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W4
cop.2
v.3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sishuhejiang03weng

先進章全旨○此夫子矯時論而酌禮樂之中首節先述時人之論末節示已折衷之意大意以中字為主此禮樂只就用處言若敬和為禮樂之本却未說及

先進節○子曰禮樂貴於得中但風會自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得宜者也而時人反謂其朴陋而為郊外野人之氣象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者也而時人反謂其彬彬美而有賢士大夫之氣象也時人之所尚如此

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進者前一番進上下後一番又進來有逐漸進上意註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只猶言禮樂該括甚廣自吾身言動交際以至廟朝燕閭凡敬處都是禮和處都是樂禮樂只是一個但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之際聲音節奏之間古人只是誠實後人便多裝飾要好看好聽野人君子都就氣象言士大夫士加一賢字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先進後進是夫子指陳野人君子方是時人之言此節雖未可下斷語然夫子述之未嘗不分是非註中文質得宜云云體認最合

如用節○時人之意如此其從後進而不從先進可知矣若我用之豈敢徇於人哉益先進存心淳厚行事質實與浮薄虛夸不同我唯一一從先進規模雖冒野人之名而有所不恤也

如字作若字看用之只據自前修己治人言不指他日得位行道言益夫子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將損益四代以為萬世常行之道不特從周之先進而已則學有斷然不惑時趨意單說從先進而不從後進意即在吏面吾字正與時人對針雖是自言其如此即寓維挽風氣意從先進即是從周益欲復文武周公之舊也註欲損過以就中言欲天下之用禮樂者皆損過以就中非夫子前此未就中而此時纔就中也聖人之道無適不中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

從我章全旨○此夫子追思與難之賢以上節為主下只門人記此以實其人見得其賢若此宜夫子於居安之日而思念之不忘也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指周初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指周末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有後進不可從意出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聚散傷怔

○孔子

從我節○夫子歎曰我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我者固皆相依不舍者也今則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或學成而歸或早逝而亡皆不及門也相從於患難相違於平居吾能忘情也耶

與難而不及門固是難忘乃皆不及門尤屬不能遣懷處回言中情別含覺其有無限深情按夫子因不對問陳去衛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楚昭王聘夫子陳蔡大夫恐其霸楚國發兵圍之絕糧七日弟子名與其難相從不舍

德行節○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詳記其人曰當時從夫子於陳蔡者有踐履篤實長於德行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宰我子貢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子游子夏夫十人皆不及門已是難忘況乎其為天下之英賢豪之選如此夫子安能一日忘情哉

此從上一皆字摘出與難諸賢姓名來只重此與難之人列為四科者見其所長又如此更是難忘耳非專為所長而記也玩註并字可見至教人各因其材尤是餘意推論理得於心而見之行事故曰德行四者當逐項看顏子之德固可以兼備三項但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聖門人品不止四科十哲即在陳蔡者尚多記者偶記此十人耳諸子亦或有兼長而此則舉其最優者以為言耳四者以道言月德行者體道於身心者也言語所以闡道致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載道且之患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雖一時之厄實萬世之光虞廣有君臣成恩有父子陳蔡有師弟皆卓古奇會

回也章全旨○此總是深嘉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含二句方盡形容中間看不得一轉語

回也節○子曰弟子問辨之際往往發吾之所未發助我者有矣若回也則非助者也但見其凡於吾言無不默合於心欣然領受已耳夫既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有助於我哉夫子蓋深喜之而詞若有憾如此

聖人之心義理昭融何[illegible]因疑而問問而愈得以發其情微逕自家意思也惟從長益一番故曰助若[illegible]然求擇怡然理順而已若說到有蓋喜之意此是在見道理入境象非顏子全量也無所不說則與精粗巨細莫不默然領受而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記者各表其長以見夫子追念之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深膺其妙悟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 寔積子中

畧無忌憂之疑矣無所不說正卽是非助我處下句只是足上句兩句俱是憾辭深喜意卽在有只一直說下若作兩截講便似以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意方得當曰語妙一下老實贊歎是後儒註解非聖人語氣註默識心通二句須在本文二句上

孝哉章全旨○此總見閔子實有是孝重在人不間三字

孝哉節○子曰百行莫大乎孝孝哉其閔子騫乎何以見之蓋使孝行不孚家庭雖父母昆弟且有異詞何況他人今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旣稱之矣而人亦皆信之初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非實行交孚何以得此此所謂純孝乎

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夫子惟稱其孝註兼友言者就昆弟之言見之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言孚緊貼父母昆弟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在後正自內及外道理惜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註積中發外中外字從人與父母昆弟生出中卽指家庭外卽指門外不作中指閔子身心上說外指父母昆弟與人說蓋孝友之實實字已着在閔子身心上說也須知夫子自是深信其孝引人不間句以證之非因此而始信其孝也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章全旨○此與前子謂南容節參看蓋弟子各記其所聞也只重謹言上言行自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故註引范註足其義

南容節○門人記南容讀再三反覆偏服白圭之詩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所謹者言則能進德可知夫子以兄之女妻之蓋取其賢也

三復只是尋常體玩念念思維之意非必一日三次之謂

季康章全旨○此見顏子死而聖學絶之意要得夫子嗟歎口吻

季康節○康子問弟子中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其能好學人也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惜哉

記此章於下數章之前亦以見夫子之深哀顏子而好學者難得之意好學此只渾淪說勿添入不遷怒二句

騫名著于外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改其三妻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惜之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顔淵章全旨○此見夫子不以情掩義之意顔路之愛回以情故夫子裁之以義
顔淵節○昔顔淵死家貧不能具椁其父顔路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椁蓋以
夫子於回恩義兼盡當無所靳也是徒知愛之以情矣
才不節○夫子乃卽昔日之葬鯉者答之曰子或有才不才以父視之則各謂之子
其情一也則汝之視回猶吾之視鯉矣昔鯉雖才不及回亦吾之子其死時亦只有
棺而無椁吾未嘗徒行而舍車以爲之椁豈吾愛子之情獨異於汝乎以吾嘗從大
夫之後體統所在不當舍車而徒行故也回也吾之葬鯉可以無椁則今日之葬回
亦可以無椁矣
才不才二句且虛說下只就葬鯉言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伯魚聞詩聞禮未
爲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惟自言其子故曰不才有棺無椁不徒行以爲椁是
正答見但當從禮之宜不必過於從厚之意從大夫何又是推說非單以不可徒
行而不與之也蓋聖人處事惟義是視當如何便如何使淵當有椁則車雖不可
與亦必有所以處之矣惟今不必從厚而命車又不可輕棄故聖人推一步與他
看

天喪章全旨○此夫子深悼道之失傳也重天字道之絶續係于顔子夫子不以身
之存亡爲存亡而以道之絶續爲死生回死則道亡而夫子不啻獨存矣
天喪節○顔淵死夫子傷痛歎息曰吾之道實賴顔回以傳今顔回死則道已無傳
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發歎益深惜之也
夫子之道頼顔子以傳者也顔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顔子死則
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哀可悲矣夫子上
接文王之統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顔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絶續皆
大也

哭章全旨○此見慟淵之非過正夫子至哀之發而中節處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有賢其子而欲厚之之意 顔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父之言親心 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以己之待子者示之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顔淵然已與顔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顔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子哭節○顏淵死夫子哭之至於哀之過而慟從者曰子慟矣蓋欲其節哀也
有慟節○夫子哀傷之至至於不自知乃聞而自許曰果有慟乎
此蓋猶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下句又是意中略一停頓語
非夫節○然夫人非他人之比非夫人之爲慟而於誰而爲慟乎之慟也蓋不能已矣
此見慟之適宜也
厚葬章全旨○此見夫子愛回以理首節是未葬而以理止門人三節是既葬而以理責門人
厚葬節○顏淵死淵之門人以師有賢行欲無厚其禮以葬之子止之曰不可喪具從家之有無而厚葬非理也
門人指淵之門人葬之兼衣衾棺槨墳墓說不可者見分雖得爲而不稱貧富則是非禮而且貽以不安矣
門人節○門人不聽竟從厚以葬之此固爲賢之情也然而非義矣
厚葬依自門人註謂蓋顏路聽之者蓋疑詞以請車爲停觀之是顏路聽之也
回也節○子責之曰回也平昔之事予其視予猶父也今不能如葬鯉之得宜予蓋不得視之猶子也然此厚葬之事我嘗止之非我之故也夫二三子實爲之也其貽回以不安者責備有所歸矣
首句只是起次句不得視猶子有自咎之意末二句正責門人四句中議嚴詞正然其曲折無臣而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淵二章正可合看門人厚葬爲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却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此須以曾子易簀單來參看益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也
季路章全旨○此曉子路以學之有序也本意是欲子路由明而幽自始而終且就實地上理會去但只以反詞當正語詞氣引而不發令他深思而自得之
季路節○季路問鬼神者人所當事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子曰人與鬼一也事鬼神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痛極呼天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爲道而動哀而不知

夫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欲字便是私意

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猶父子相當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之道卽是所以事人之道若於父兄親長之間不能盡其誠敬之心以事之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子欲事鬼神惟求之於事人者足矣

又問死者人所必有不知人所以死者何故子曰死與生亦一也死之道卽是所以生之道若自有生以來不能實見得天之賦形於我者何如賦性於我者何如而於道理有所虧欠則生非順事沒必不寧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子欲知死惟知其生者足矣

鬼神二字南軒謂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爲神往而不返爲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語類謂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惟事親盡誠敬之心節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若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要一一盡得道生的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張子所謂存吾順生沒吾寧是也夫子出事公卿入事父兄而事鬼神在其中故曰丘之禱久矣五十知天命而知死在其中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爲躐等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蓋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那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故曰無二理也二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始終幽明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

閔子章全旨口此見聖門剛德皆足以在道也首節記者總寫英才氣象見一堂有千載之彝末句重戒子路蓋愛之至故慮之深無非欲使之就中和以全樂育意

閔子節口門人記閔子侍側其氣象外和內剛德門深厚但見其誾誾如也子路則剛强不屈英氣畢露但見其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和順不足剛直有餘但見其侃侃如也四子氣象不同皆見明正直之資絕無陰邪柔暗之病薰陶造就皆可以副傳道之寄故夫子見之欣然而樂蓋喜得英才而教育之也

人於從容閒暇時本眞自露最見其氣象故侍側二字是眼目三字俱就氣象

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幽明何心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終始一理 焉於虔反〇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〇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〇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形容但人氣象見其有得于道而所成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難量 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〇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欲化其大剛

上說而氣象於言貌上見之各以兩字形容都是好一邊說當以一剛字爲主但閔子之剛較深況有溫意冉有子貢則剛直發露處已有圭角子路則發露剛氣太盡無一毫和順矣然氣象雖大同小異要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護含糊之意註故總以英才言之凡此皆其才分之所至從茲造就便足任道蓋道体重大非剛毅壁立者落落英發氣象不能擔荷故夫子樂其可以因此而裁成之也註教育字即裁成之意樂就夫子語言意態想見之

若由節○然字路過於剛强有取禍之理夫子因警之曰若由也氣象却不得其死然若能化其氣質之偏庶乎可以免禍也

若字是轉語字樣然字是未定之辭剛德固足任道太過亦以取禍不得其死即所以裁成而教育之益深之深而還慮之故特明言以使之變化其氣習也一樂一戒兩不相礙此處不可露出行字蓋上文皆記者之辭也

魯人章全旨○此見聖賢同一維曾之心閔子不直斥其非而但言舊之可仍含蓄無限深意夫子恐魯人忽此言故亟稱之正以提醒魯人也

魯人節○魯有藏貨曰長府其由來舊矣乃一旦當事之人欲改爲而更新之魯人指執政者言爲者或易其規或更其地故註曰改作貨謂金玉財謂布帛

閔子節○閔子婉諷之曰凡改作之事不得已而爲之可也今長府之役在於得已因舊制而修整之如之何似未嘗不可何必改造以勞民傷財乎言甚婉而切矣仍舊貫指修葺言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三句直下只一意非始而商量繼而斷決之語但其辭婉而厲先輕後重耳註勞民傷財乃正義愚厚藏意非本文所有

夫人節○夫子聞而稱之曰夫人不輕於言言則必有當於理而有益於人國也蓋長府本得已之役使因其言而止之其有裨於國計民生者豈淺鮮哉

註言不妄發貼不言則不言是平日不妄言也非不言則已之謂有中實指仍舊貫之言不作概稱之詞謂其切中民瘼國計之要也言只重下句非夫其慎重而美其當可贊閔子正以堅魯人之聽也長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由之章全旨○此見聖人之教之無方也二節一抑一揚抑者所以儆子路揚者所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提出舊字便見其得已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其言當從 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以廣門人蓋聖人之言隨時變化而無非教也始終總是論學非爲聲音也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由之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夫子儆之曰丘之教人以中和爲尚者也今由之瑟否不足於中和與丘殊不相似便鼓於丘之門乎蓋欲子路深自警省以化其剛勇之偏也

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之門以中和爲教而由之瑟不中和故程註曰聲之不和與已不同言此以抑其剛勇而進之於中和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使子路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而發蓋由字是全體瑟字乃其一端節一端便見全體也爲字着下讀是活字即作鼓字解門字是死字與下堂室字借說者不同勿串看

門人節○門人聞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子復曉之曰汝言以由爲不足敬耶凡人之造詣其正大高明處就是堂其精微深邃處就是室今由之學識已造於高明之域而升堂矣特其涵養稍淺者獨於精微之奧而未入於室耳由堂而進之亦易易耳安可以鼓瑟之一事而遽忽之哉

首節爲子路言則諷其短此節爲門人言則表其長堂字室字是借字重升堂句未入室只輕帶玩本文矣字也字註已字特字其字可見蓋對門人之不敬說也正則不偏大則不小高則不卑明則不晴四字形容堂字精則不粗鄙微則不淺露形容室字處竊謂入室不在升堂外只一箇道理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也就鼓瑟一事言亦自見升堂未入室處彼雖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鄙俗之態其心專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升堂也然未能以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怡然無復偏倚駁雜之病是未入室也

子貢章全旨○此以中字爲主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爲至言自見即抑太過引不及兼可於言後推論

子貢節○子貢問師與商所造果誰爲賢子曰道貴得中師也其學每至於太過商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欲食較其皆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說季氏非分之富其見不富者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

也其學每失之不及是二子之所造也
子貢是問二子所造夫子亦言其所造各偏註則本其才質言之惟二子才質如此故其所造亦如此當看兩故字須明提出中字本文過不及三字方有着落若難謂者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然則節○子貢以過乎中者差勝乃問曰師既是過商既是不及然則師勝於商與
首節已明指二子之失子貢非不知過不及俱非中師愈一問亦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耳故愈字與賢字不同
過猶節○子曰道以中庸為至失之過猶失之不及其於道均失耳吾未見師之愈於商也
子貢所謂師愈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以義理言也語氣順下重抑過上側說不得平說不得交互說不得但重譏過之離道而猶不及意自見註引智愚賢不肖不過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尹註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故置圈外
季氏章全旨○此夫子深責冉求之黨惡害民也上節是案下節正言其罪
季氏節○季氏為魯卿富於僭先君周公益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之所致也而求也為季氏宰非惟不能匡救反為之聚斂民財而附益其富其黨惡而害民也何如哉
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魯公之後也季氏取魯之財殆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此是記者書法上句見季氏惡德下句便見是黨惡但玩註一急字聚斂非必額外加賦若如設法徵收之類
非吾節○夫子責之曰吾徒以正君澤民為事今求之所為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鳴鼓焉以聲其罪而攻之使之改省可也
兩句一直說下只是切責冉求然就鳴鼓而攻中又見有救正意註意層折分明聲其罪謂宣其罪於衆也惟心術不明故雖中聚斂而不自知惟以仕為急故既從季氏見其所為使不能拔出也范註八字已斷定要發資質柔弱之所致也
柴也章全旨○此欲四子矯其偏而歸於中意玩四也字先呼名喚醒從各人身上指出受病處而使之知所變化也

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絕其違道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指制行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指觀理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指容止 辟婢亦反○辟

柴也節○子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也爲人期省不足見事多膠固而鮮通
其病也則失之愚
愚是知經而不知權知常而不知變意註以知不足厚有餘爲愚重知不足上但
厚有餘亦緣知不足故以而字貫下朱子謂知不徑不竇于羔也是守得定若更
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可見破愚只在學力上
參也節○參也爲人質樸遲厚解悟遲鈍而不敏捷其病也則失之魯曾
魯是鈍滯與聰明敏捷者相反此實是他偏病故與愚辟喭類數之但雖魯鈍難
驟那凡事不苟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
休故後所造益高從子不曰參以魯得之而加一竟字竟字極妙魯鈍也是正解
下引程尹三說俱是推其究竟見其能於偏處用功非夫子當日語氣也偏於鈍
皆知何用功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所謂誠篤也
師也節○師也爲人至意於容儀未免文煩而內少誠實其病也則失之辟
辟註少誠實三字容止亦不可少但專務乎此未免矜情飾貌只要做好看便少
誠實意思在少誠實是學人大病所以變化之者只是務內敦誠而已
由也節○由也爲人俚率野俗未免粗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則失之喭若四子者
其各思所以變化之哉
喭只訓粗俗兼言行動容說粗者欠細膩俗者少文雅註俗論是借證之辭喭之
病何以藥之所謂文以禮樂者是大凡性之偏處思所變化他要費許多矯揉氣
力故楊註一屬字大有工夫在性謂性質
回也章全旨○此見二子造道之異亦借回以厲賜也兩節開說抑陽自見不必將
上下交互對看
回也節○子曰人皆求道而近道者少回也以明睿之資務沉潛之學其於道也庶
幾相近矣乎且又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數至空乏也回蓋近道又能安貧矣
此節以近道爲主近道所該甚廣未有近道而不能安貧者首句便可包屢空意
但貧最人所難安因特另抽出言之註故以又能二字作一折庶覺是幾與道一與
忠恕違道不遠只將如有所立卓爾尤是想便見屢空只是貧而安貧意在其中

便辟也謂習於（指氣象）由也喭 喭五旦反○喭粗俗
容止少誠實也 也傳稱喭者謂俗論
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
曰當在此章之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許純而兼忘過） 庶近
首而通爲一章
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
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卽處境也輸一着可進之仉）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
也
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
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
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
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註故補出不以貧富動其心而求富句

賜不節○若賜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彼則不肯安受天命有心求富而貨財常生殖焉其不如回之安貧樂道多矣然其才識明敏億度世事揣摩却能多中不可謂非進道之資也使賜由識而進之以義孰謂賜遠於回哉

不受非與命衡決只是未能順命意貨殖只是富而致富意在其中朱子云不受命也在平日不在貨殖上見若貨殖固是不受命然誠能受命則處處著循天理豈僅僅不貨殖不受命事大貨殖事小註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總貼上句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以上一句可以對其庶乎屢空二句也此節只重不受命而貨殖上屢中句雖是說他長處却帶說不重益才識之明是他本來天資好非窮理樂天之功聖人取他處謂有此等才識不用之於料事而用之於窮理以樂天則自能受命而安貧矣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徵而料事耳

善人章全旨○此論善人現在品第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就質美上說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就未學上說兩路夾出善人身分

善人節○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曰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極美他所行的自然皆善不消循規蹈矩以踐前人之成迹而自不至於為惡却緣以是如此而無涵養擴充之學亦不能造精微之域而入聖人之室也善人之道如此

道字虛看猶云所以為善人的道理不踐二句一揚一抑一串說下迹是聖賢所遺之成法註自不為惡四字正是答善人處善人是天資渾然一個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故所行的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室非神化地位只是深奧所在不入非限他終不入必學方可入耳雖入室由於踐迹惟不踐故不入然此是言外意上一句不踐迹自是贊辭

論篤章全旨○此見聽言貴乎覈實兩乎字且信且疑意雖側重色莊但論篤中未始無君子兩誌之而意自見不必滾重下句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欲入室必先踐迹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欲人所言觀行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不自專皆是不敢自是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奮其始且更勵其終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論篤節○子曰人藏其心觀人者非但言之巧佞者不可許也卽言之篤實者亦不
可輕許若但以篤實而遽許其爲人斯人也其果表裏相符而君子者乎抑亦矯飾
外貌而爲色莊者乎使其爲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色莊之人則亦與之不
幾於失人乎觀人者當考其行也
與字有定其生平有君子而論篤者色莊而論篤所以難定論篤是言註加貌
字者大凡談論篤實的其容止自然亦不輕浮就言說而貌在其中論篤亦謂之
色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謂色
子路章全旨○此見聖人因材之敎以一行字爲主進求退由各因其偏而正之均
欲歸到行之恰好處
子路節○告子路問由嘗聞道而患未之能行也自今一有所聞卽斷然行之可乎
子曰聞義固當勇爲然父兄在上亦有不得自專者如何可以聞斯行之是一言而
沮之之意有在矣冉有問求嘗悅道而患力之不足也自今但有所聞卽勉而行之
可乎子曰學莫貴於力行見義不爲是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是一言而進之之意
有在矣公西華疑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曰有父兄在則旣以禀命爲恭及
求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又曰聞斯行之則又以必行爲是問本同而答逈異將行無
定旨矣赤也不能無惑敢問其故子曰行非有異此其故仍在由求也求也資禀弱
而主於退者也故告以聞斯行之使知勇往力行以變其柔懦之習所以引其不及
而歸之中也由也資禀强而主於兼人者也故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從容詳審不流
於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亦又何疑哉
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禀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再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
要勉其行者非不禀命於父兄禀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敎之耳由求之明未必同
時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耳進求退由上二股已有下特因問而解之退之與
求也退退字不同註約之於義理之中求以進爲中由以退爲中約字兼抑其過
引其不及二意
子畏章全旨○此見聖賢處變之不苟
子畏節○子畏於匡一時衆卒顏淵相失在後旣免方至子謂之曰吾以汝爲死於

但論問答不論資質所以生疑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理只大
中質有勇數故敎必由人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
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
專者若不禀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
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禀
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禀失之弱不患其
不禀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
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
確然無疑
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

匡人之手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曰若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軀以赴今夫子既在回亦何敢輕生赴鬭犯匡人之鋒而死乎此不獨師弟恩深抑且生死不苟矣

吾以女為死只疑其為匡人所害非是疑他死於非義間却將死字着力看了故註解為道鬭必死曰子在隱然見子必不死曰何敢隱然見已不當死蓋死非難處死為難回不肯輕擲一死正其守死善道處敢字作不敢之敢看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亦明回知夫子之在以天之未喪斯文必之也道以夫子為存亡故回以夫子為死生赴鬭必死是我要去死非人能死之也可知聖賢自有處死之道朱子謂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已遇難却如此亦不得

季子章全旨○此見聖人明體竊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末二節子然欲資由求以助已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問答處是就由求論却都着在季氏身上

季子節○僭大夫季孫意如遂昭公者也其子子然習見其父之所為無君之心久矣茲乃自多其家得臣聖門高弟故問仲由冉求其德器才識可謂有大臣之風也與盛稱二子之賢可見季氏之得人也

現在私家而儼然稱為大臣開口便僭妄

吾以節○夫子以大臣既非家臣所以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特輕以抑之曰大臣豈易言哉吾以子與德業非常之人以為問今乃以由與求為問子之問亦異矣

異非常也如商臣王佐便是輕二子非固輕二子也抑季然也

大臣節○蓋所謂大臣者非以其名與位也其進而事君不以功利不以容悅一以道正其欲而納之於軌物之中若使君之道或不行便奉身而退必不可枉道以辱身也其進退一無所苟所謂大臣者如此

所謂二字自循名核實意大臣以人品言非限定居其位以道事君謂本正心誠意之學以盡嘆吾閉邪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不可謂君不行其道有不可則止句總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緩說箇道便着不可之理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其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隱然以大臣自待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問錯只由認錯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二句不平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到底立心不善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

在傳有則止之義在故下句亦是以道中事二句註平對恐人輕看下句耳然本文自串說上句是行道下句是守道總以道字作主註不從在十分盡頭處說不專在大端上須看得細行己之志謂行其守道之志

今由節○今由與求也進未能以道退未能知止特以備數一官能備一職所謂備數爲臣者則可矣大臣云乎哉

具臣不可說壞玩可謂字矣字亦寬言可當一臣之任非尸位者比但無以道事君二句的本領雖才足濟用便只是具臣已耳

然則節○子然不知夫子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進止俱不能守道然則由求之事人也只凡事聽命而順從之者與子然覺由求可脅以非義而爲之羣逆不臣之心已見矣

然字承上節既非大臣來從之謂從其非道之欲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弒父節○子曰由求雖不能盡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彼亦曉然知之若弒父與君之大故必不肯黨惡以從人也蓋季氏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爲羽翼故夫子陰折其心如此

以古之大臣律二子則二子不能以道事君以今之不臣擬二子則二子却能以道守己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能之曾是不知順從之臣馴習蹉跎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蓋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自弒逆以下未必事事皆從只一事不逆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此也註以死難言者蓋凡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之者有能全其身者也夫子明以死難不可奪之節深許二子季氏聞之知二子必不爲之羽翼弒逆邪謀自當潛沮故云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

子路章全旨○此見當學而後仕之意上二節因子路妄舉未學者以仕而非之下二節以子路妄對以飾佞爲學而惡之

子路節○子路臣於季氏而費邑數叛難治以子羔厚重有德欲使之爲宰以治之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有重厚之德足以

此是大本

氏之所爲而已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是在言御人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

言無道而非學也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如此是成德之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與說深辟開同意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化民故特舉之
矣節○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厲數之邑非所以全之也夫子責之曰由使夫人而至費既妨於修己而道無由進奸又妨於治人而功必不成是賊害夫人之子也夫人可害費也哉
賊兼害學而妨尤重妨仕遽謂政事之設施必至廢古任意而名實俱喪也註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為政之道說謂探討窮究其治民事神之理也若孝弟忠信之事雖未達時固未嘗不行也
有民節○乃子路設為強詞以辨之曰夫子謂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也不知費邑之中有無位之民有位之人焉皆所當治也有上神之社穀神之稷焉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目習其事則自明其理即此是學也何必治讀章句之書然後為學哉
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見得經書虛處夫人民聰事感格夫社稷一面習其事一面明其理正不必咕嗶於章句間也朱子謂夫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自聖賢有作道之載於經者詳矣會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費之中材之人乎
是故節○子路使羔初意本不如此只不宜自認錯而取辨於口耳夫子直責之曰我平日所以惡夫人之佞者正謂其言不由衷不論理之是非而惟逞口辨以求勝也今由以仕為學之言是亦佞矣豈非我之所惡乎
子路不無節仕為學之意因夫子責之乃臨時杜撰以抵塞聖人耳其言本非是然云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暇斥其以仕為學之非而特惡其佞也註中自幾希矣以上是補言外意是故二字承平日來言因由今日之佞而觸動其平日惡佞之心也朱子謂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敎胄子敎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誘掖天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可以廢古而任意乎夫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禮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也哉
侍坐章全旨○此見聖門用世之學各有分量之不同首三節因四子侍坐而誘之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此章見聖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是就之如 坐才卧反○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誘之尽說且虛說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觀其自知何如且同其可否以教之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言志中四節因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五節因曾點辨志而兼有所與蓋與曾點所以廣三子之用與三子所以實曾點之用總是造就諸子望其大有用於世而無負人知也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學者須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胸襟方始不偏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敍事法就中摹寫都看意在氣象上凡記敘閒冷處俱宜着眼

侍坐節○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一日侍坐於夫子之側

子路少孔子九歲在四子中年最長此記侍坐亦以齒序也

以吾節○夫子誘之言志曰爾輩行懷未吐或以吾之年有一日長乎爾故也然辨論之際非年之所得拘者且毋以吾之差長而遂難於言也

此節但誘之盡言還未知教他言箇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註

居則節○吾嘗見爾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之才皆是用世但人不知吾也如或有君相知爾則爾將何所挾持以應人知哉試爲我言其所以待用之具可也

上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合其願任不是笑其無具故不吾知之歎只是自負語不是怨人語則何以之問正料其必有所以非代憂其無以而勉其預備所以酬知也聖人此問亦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子路節○子路一承夫子之問更不遜讓便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甚繁管束乎兩大國之間舉動有制勢已難爲矣且加之師旅而調發不寧又因之以饑饉而荒歉頻仍時又難爲矣以此時勢難爲之國使由也見知於人而爲之務農積穀於其先簡閱訓練於其後鼓銳以作其氣忠信以結其心將見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敵愾禦侮之氣使又且皆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不依然能爲之千乘也由副知我者以此言畢夫子微笑之以示不足之意爲

着率爾二字便全節見率爾意此二字與下鏗爾對已爲其言不讓地千乘之國攝處大字下大國又不止千乘矣然亦不可說千乘是小國恐於下六七十等說不去千乘句提起以下一節難一節千乘二句是勢難加之三句是時難攝是

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此等才氣已強天下無難事子見其有凌駕當時人才意故以**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哂以折其自負之氣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子路使民勇于孫吳冉求足民不同素發於不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鈐制意爲之內兼善政以厚民生善教以淑民志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政教是一時並舉有勇知方之效亦一時並到非一年二年有勇三年纔知方也着一日字意折重下截閒乎大國故致師旅師旅之後必有飢荒如字因字各有來路說到萬難措手處不是一味畏事正有躍然任事之意夫子不是哂由做不來只哂他率爾然此意未可說明有勇知方便是王政與後世動兵閱寄軍令者不同有勇屬政雖是簡閱訓練亦兼務農積穀有厚民生作民氣二意

求爾節〇子問求爾之志何如對曰千乘大國非求所堪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國若使求也見知於人而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薄賦斂節侈以節其流比及三年之久不惟俯仰有資亦且凶荒有備求之志如斯而已然此特富而未教也如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情使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成德之君子然後能之非求之所敢當也求副知我者以此

求雖因子路見哂退處小國其實才品不過如此伯七十子男五十求所言大約在伯與子男之間而不敢居公侯耳爲之內便要伏足民根子兼開源節流二意子路冉有皆以三年爲斷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指身備禮樂者必履中蹈和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此節只重足民禮樂未能帶看求固知富不可無教特未敢自任耳足民必言禮樂亦是王道教養規模與後世務耕戰任地力者不同註謂詞遜只在氣象上見不在俟君子上見

赤爾節〇子問赤爾之志何如對曰求言禮樂俟君子果惟君子能之赤非敢曰便能之願即其事而學焉蓋禮樂無處無之而宗廟會同爲大彼宗廟有祭祀之事又如諸侯有會同之舉皆禮樂所在也斯時或有知赤者赤則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爲贊禮之小相使君不失禮於神明不失禮於天子焉亦副知我者以此

語氣緊接以俟君子來之字即上禮樂字非能願學〇中是謙意中是在下四句正是願學禮樂處宗廟之事指諸侯祀其先若天子宗廟則大宗伯詔相王之六禮未有諸侯相君行禮者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或疑諸侯會同大子不得用相贊禮然周禮載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爲上相諸侯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考周禮諸侯有四時之朝春見曰朝

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勿將二句串說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〇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〇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点所見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素位也毋意必也但見其由乎見性而然不同異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端之見必者只虛無於曠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〇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之外又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者諸侯有事而會不以常期同者十二年王如不巡狩諸侯既不得就見則六服一時盡朝王令諸侯以命政註衆俯殷也頫俯見也端衣名其衣正幅染玄色故曰玄端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皆以緇布爲之玄端章甫通上下皆得服乃禮法之地盛服也端章甫作亦身上說連下句一氣爲字正與學字應相以贊禮禮便該樂以相爲學就禮樂之儀度言者禮無大小相故註謂言小亦謙辭朱子云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冉有公西赤雖如此謙退却如何及得子路又謂二子謙退只是曉得禮之皮膚曉不得裏面微妙處觀此則夫子之不哂二子者但以其辭之謙退有合於禮非謂二子眞能以禮爲國也

點爾節口方三子競言所志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點之志何如乃鼓瑟之聲方歇餘音尚鏗然可聽於是舍瑟而起氣象何從容也對曰三子之志皆用世之具若點之志異是有難以對夫子者子曰撰之異何傷乎人各有志汝亦各言其志而已點乃言曰如今暮春之時春服則旣成矣或借冠者五六人焉或借童子六七人焉相與浴乎沂水之上風乎舞雩之間興盡而止相與歌咏而歸焉因天之時就地之勝同人之和此則點之志也所謂異乎三子者如此斯言也據其所居之地其樂雖止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懷也夫有物我內外之間哉夫子有契於心不覺喟然嘆息曰吾與點之志也

上截見氣度之雍容閒暇下截見志尚之淸明高遠與點意通管全節觀哂子路之率爾可見鼓瑟希不是瑟音希是鼓之者希漸漸住手之意鏗爾連下句讀鼓瑟將歇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然也此二句正與率爾急欲見長者相反各言其志是令點自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點非有擇於暮春想時當暮春便信口說來就眼前事寫發揮中庸鳶飛魚躍偶舉一事而言一般此段雖就現在說得平實而意思自濶遠道理自廣大固是樂趣洋溢亦目物情流通克得去時便可使四海之內無物不得其所喟然一嘆正悅豁胸着自老安信懷一段道理其與點處與其識之高與其趣之活與其量之濶非其見道分明心不累私安能獨處見夫天理流行之妙耶道理流行天地間隨處充滿日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點意性命事功自可一貫不必諸賢後有此問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起居食息之微以極夫天地萬物之大此理無乎不在曾點就目前觸景說起雖是箇無事無爲的道理却做得有事有爲的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鍼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朱子謂曾點言志便有堯舜氣象者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安友信少懷亦是此意三子所言者皆才而點之所見者道三子得道之支流點見得道之大本正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但點只見得到此未能行得到此夫子不過因其一時道著故歎而與之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体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註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四句是說他平日所得故其動靜之際句是該他舉動氣象而言而其言志三句正見莫春一段乃眼前見在至平至實所謂素其位而行也初無舍已爲人句謂不暇必於人之知而在我者重在人者輕即不願乎其外也而其胸次悠然四句却是旁觀細味形容點之樂處非點先擬其有合於此而後言之也理欲原不並立曾點如此氣象看爲人欲所覊係者能有此否蓋人惟心中有一點累便自從容脫灑不得且亦無緣有下而與物公共底意思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堯舜孔子便做到曾點只見到註有以見夫見字便是點之分量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此又是無中形容出有來悠然是無介累與規規正相反道理觸處發見看他鼓瑟一節動靜從容亦是隨處充滿中之一分浴沂註謂上巳祓除只是盥手濯足非必解衣浴也雩祈雨祭名爲百穀祈膏雨使童男女舞之因名其處爲舞雩

三子節〇三子者言畢而出曾晳獨留在後猶侍坐於夫子也因問曰夫三子者其所言之是非得失果何如子曰三子各有其志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無他說也

何如一問是勘驗三子不是自証自己也前各言其志重各字此各言其志重志字見三子各吐一番經綸俱非空言意分明是兼與三子子

哂由節〇曰既是各言其志由之志乃所優爲者夫子獨於由而哂之何也

何哂一問從上各言其志轉換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須渾說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即求赤之爲邦何嘗見哂由不在爲邦

與平聲下同〇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二句並說爲邦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二句又被解小相以寬之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〇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

爲國節○子曰大凡爲國者必以恭敬辭遜之禮然後可以定名分而和民志以禮則讓矣由也語言之間衹乎激昂無必謙遜則不達爲國之禮矣此所以哂之也此禮字是說自然之序禮字中便含讓字意爲國以禮節以禮讓爲國與下不讓是一反一正之詞爲國以禮只是綱紀措施不任智力凡事循天理之自然而行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不各得其所所謂堯舜事業便自如此其言不讓緣他有這般才具横據胸中時時要做出來便是任智任力模様與堯舜氣象迥別卽其言之不讓便知不能爲國以禮子是故字堅承見哂之者此是爲此非其志無可取也註一特字最妙求赤二子亦自退遜可謂達禮者矣而亦無曾點氣象者朱子謂三子只是曉得那礼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者曉得禮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其言不讓句最难體貼寬綏則夫子之意不出大露則曾點不必再問須云自負過激直任不疑而不能退讓以出之方於夫子之哂曾點之疑兩相關着

唯求節○夫子所謂不讓者特以其言詞之不讓非以爲邦自任爲不讓也點未解其故意以子路旣以不讓見哂如求亦以爲國自任而不讓者何以不見哂乃自唯求則非邦也歟子曰先王之建邦不皆大國也彼千乘固爲邦矣安見方六七十與五六十之小而遂非邦也者求之所任固爲邦之事也是夫子之所以哂由者不在爲邦可知矣

點因其言不讓遂疑哂由不讓爲邦故以求非邦爲問聖人於求赤俱無取辭皆許其爲國則哂由之不讓不在爲邦而在言語氣象之間矣然此意夫子終未說明故下又以赤問

唯赤節○然夫子究未明所以不哂求之故也故點又問曰唯赤則非邦也歟子曰先王分建諸侯立之宗廟以主邦祀聯之會同以時邦交赤旣志於宗廟會同矣謂非諸侯祭祀朝覲之事而何且赤本嫺禮樂之才而自哂爲小相特謙退之意耳若赤也而僅爲其小能有出其右而爲大者乎赤之所任固爲邦之事也是夫子之所哂由者不在爲邦而點因以釋然矣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抑字理字虛己字禮字寔克己是緊處遜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肅復是本原具在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此一問雖因求及赤亦仍是在由工完闡會同二句亦是反跌說與上安見方六七十句固見赤所任者亦爲邦之事也相本無大小此大小字作禮樂之優劣看故註以無能出其右言之三子所任者爲邦亦只是輔佐諸侯得國之柄而任之非說要自爲諸侯也看兵農禮樂各司一職可見三子者出以下數節考辨三子之志亦是一截勿求不必糾纏與點則微與三子以實點之用意亦只就言外見得通章禮字是眼如點之順其自然而不以私意撓之正得禮之微妙者由求未能達於禮便不是曾點氣象求赤亦未能便達於禮蓋彼只因哂由而益加謙退耳故求二節只各許其能而止

顏淵章全旨○此章顏淵以爲仁全盡之功只一箇克己復禮便都包括了上節言其綱下節詳其目總註至明以密幾是致察於非字至健以致决是用力於勿字

顏淵節○顏淵問爲仁之道子曰仁者心之全德純乎天理也天理之節文爲禮仁與禮非有二也但身爲私欲所累則禮失而仁即失耳爲仁者於己私萌動之時則克勝之而根株悉拔以反而復於天理節文之中使事事皆合規矩準繩此便是爲仁也若夫功夫極至之一日己盡克而無一私之存禮盡復而事皆當理自一心而言念念皆仁自一身而言事事皆仁而天下之人同此心理無一人不許其仁矣克復之效固甚速而至大也然旣有己吾自克之吾有禮吾自復之內而念頭上己與禮交戰決斷之惟我外而事物上己與禮相持操縱之惟我精察乎己禮之界力致夫克復之功其機乃己所得爲而無難而豈由人而或制於人也哉

此節重克復爲仁句下一層極言其效一層直決其機相承遞下正見不可不盡克復之功也問仁是問所以爲仁此仁字是專言之仁兼四端說故曰本心之全德己非即是私但私即附身而存故謂私爲己克己非克去其己乃克去己中之私欲也己之私有三氣禀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然觀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克勝也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直至那邊全倒了只有我在方是克發時固要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禮乃心之自以爲規矩者即仁之模範也不曰理而曰禮者只說理却空了禮是天理節文有規矩準繩可以憑據則防範自嚴更無透漏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制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能知其非全用文來勿是約之以禮最有力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

限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克己是着力掃蕩工夫猶粗復禮是檢點入規矩準繩今與本然天則脗合較細密克是戰而獲勝之名復是還本來初體克己復禮有二說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此既克己又要復禮也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此克己便能復禮也然不會做工夫的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的才克己便復禮也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以克己復禮爲仁不是略克略復便了須看註事皆天理句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爲言則仁卽禮禮卽仁安有復禮而非仁也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禮矣天下歸仁程子云稱其仁是也蓋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但言其效必至於此註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上克己復禮指用功說下克己復禮指成功說爲仁由己爲字包上克復字與上爲字略不同上己字與禮字對此己字與人字對歸仁由己註雖兩對然本文一氣貫下末二句註謂機在我而無難者蓋凡事由人則有所制而難若由己則無所制而易我之己任我克之我之禮任我復之何難之有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言當日日接續用功無少間斷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據文是前一段事傳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己復禮孔門弟子孰不知己是不可縱的禮是不可棄的但下手最難一則怕界限認不清一則怕力量制不住惟顏子至明至健不怕認不清不怕制不住只怕當下偶放過了於己上偶放過一分己便自肆於禮上偶放過一分禮便日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言可畏哉

請問節○顏淵曰請問克己復禮其條目之詳何如子曰所謂克復者亦惟於一身之內克其非禮者以復於禮而已如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所以主之者心也

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視必以禮一毫非禮即禁止於心而勿視聽必以禮一毫非禮即禁止於心而勿聽
言必以禮一毫非禮即禁止於心而勿言動必以禮一毫非禮即禁止於心而勿動
夫曰非禮皆己也曰勿皆克也如此則無一非禮而己克無不合禮而禮復矣此克
己復禮之目也天下歸仁歸此而已爲仁由己由此而已顏淵曰回之資質雖有歉
於明與健而不敏請從事於夫子四勿之語而盡爲仁之功矣蓋直以爲己任如此
回不問如何是己如何是禮而請目從事是曾用過博文工夫於理欲界分上熟
辨析分明了註已判然三字可玩非禮四句正因一目字分出個款項與他看非
禮便是己勿便是克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四者皆人所不能無只是
不可累以非禮顏子非禮不但邪色淫聲等項只畧有些不循天理便與徇人欲
便須克了勿字全是心上工夫蓋以心而攝此身也不是非禮既視聽言動了纔
去禁止禁止即在視聽言動念頭之方發處說文謂勿字如旗腳此旗一麾三軍
盡退工夫全在勿字上顏子力量大故聖人便教他一刀兩斷斬絕根株與原思
之不行只隱制潛伏令其不發者逈殊朱子所謂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也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乎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哲人知幾誠
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動之於身人之視最在先次聽
次言次動自有次序視聽言動總在動處說者蓋私欲未萌猶無可克處然靜時
亦必有戒謹恐懼工夫始得朱子所謂未發時如烈火之不可犯是也總而言之
視聽言動皆是外面事故程子謂制外所以養中若細分之視聽自外入而動於
內言動自內出而接於外四者總不外明健二意只因顏子天資聰明博文工夫
易到手故非字之前夫子不消更教他辨其孰爲禮孰爲非禮而但曰非禮者即
勿之也其實臨事也要省察其非非只要行不要知也故註中兼明健二意說非
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其非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勿爲蓋非智勇不能
成仁也此章乃聖賢傳授心法蓋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相傳秘指只是精
一執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所謂至明以察其幾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
而不離所謂至健以致其決也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
用無所滯知指形體之感而言化謂與之相忘而無彼我之間也躁屬氣妄屬欲

辨其動微見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敬以全其心之德）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以推其愛之理）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恕是推那恕得是的）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戶之闔闢在樞弩之張弛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而後見亦樞機也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敬謹之體也詳言有四件約之只言行兩件再約之只是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

仲弓章全旨○此語仲弓以為仁精密之功顏子剛健果決便教他一刀兩斷君仲弓且教他斂藏嚴謹做將去此積漸消磨法也敬以立仁之體恕以達仁之用恕承敬字來無怨承敬恕來六句緊接說去須作一片看

仲弓節○仲弓問如何可以為仁子曰為仁莫要於存心存心不外於敬恕如一出門也儼然如見大賓而禮讓之不敢忽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一使民也肅然如承大祭而對越之不敢慢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至凡己之所不欲必惟己之心度人之心而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是則或內或外皆吾考驗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相安在邦無怨內而尊卑和順在家無怨是無在非敬恕之徵驗即無在非敬恕之通流也而寧不謂之仁乎仲弓曰雍之資雖不明敏請從事敬恕無怨之語矣蓋亦以為己任如此

出門使民常多忽玩見賓承祭便自各有竦慎意思須從截然不同處看出彼此一致來方見得持敬之密兩如字纔有精神出門使民二句是專動時之敬言之其實靜時亦如此但動時易得走作故爲當着力耳即動時亦不止出門使民故二句之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於全身中隨地提示個下手景象耳恕兼欲與不欲舉不欲勿施而所欲之施便在其中說個恕便有忠在內無忠做不出恕也仁是心之德非敬不存非恕不行惟敬則能收斂此心入來使不得發引惟恕則能推擴此心出去使不至錮蔽註私意無所容句是敬恕為仁交關所以然處蓋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心德全矣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為私欲所開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違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存心非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耳此中主客層次須分明須是先志於敬而後能行其恕若能敬而不能恕便是理會自守卻無溫厚愛人氣象然不到卻家無怨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欲牛謹一言以存心**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欲其慎行以謹言而存心**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亦衆見敬恕之量充足飽滿處也故朱子謂大句須要一片看邦家二句不重邦家無怨重我能致邦家無怨上兩無字正見不怨之盡疊兩在字有在此則此宜在彼則彼宜之意二句正有考驗工夫在謂考驗得果無怨則敬恕已至否則敬恕猶有未盡也此之謂目者如上章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爲仁工夫有所未至上云請事有徑捷要約意此云請事看積累縝密意上歸仁之應廣而速此無怨之應狹而緩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有守克復是剛斷果決工夫敬恕則把截關防法子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

司馬章全旨〇此欲牛訒言以存此心也上節指出個現成仁者全體已包在內因牛不去體認故又推出所以訒言之故告之

司馬節〇司馬牛多言而躁者也一日問如何可以爲仁

仁者節〇子曰子欲知所以爲仁當自言不妄發始試觀仁者之人涵養深沉惜詞簡默其於言也若有所訒而不敢輕發者子惟致謹於斯而爲仁之方不外是矣牛問仁非問仁者說個仁者是衆來作榜樣與他看仁者二字須請從心存不放卽在仁者裏面卽是訒言之故其言也訒只就現成說其學也字乃指點之詞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卽仁可知牛多言而躁其病在心不存夫子不直告以存心而只告以訒言者蓋卽源同可以及流自流亦可以得源能訒其言心便收攝在內此急則治標之法但此意隱而不發言下便是要牛體認以爲求仁之端意蓋仁者言自然訒學者卽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仁是心之全德無所不該故仁者無一件不是心存不放樣子註其德之一端謂此乃全體之一端耳

其言節〇司馬牛又問曰仁道至大只是其言也訒便謂之仁矣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訒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訒蓋人惟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爲惟爲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仁者心存於事必熟思審處兢兢業業不肯以苟且爲之是以出諸口者自然不敢輕率卽欲無訒其可得乎是其言之訒也由於心之存而爲之難心存而仁不外是矣牛可以爲易而少之哉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二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〇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憂懼俱以外患言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懼處惶恐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皆由易處錯過不曾做工夫 夫音扶〇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〇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爲之難三字是仁者下其言也訒上中間隔過接處爲之之字以事言難字不是
說事勢之難是心上其難其愼之意不敢胡亂做者自不敢胡亂說言之之字卽
承爲之之字說得無訒是不由得不訒有自然意非强閉也本文只以言訒爲主
言之訒正由心之存但心存難以舉似故就爲之難示以常存之意心常存爲與
言訒都有註二故字雖兩層相承實總根心常存來

君子章全旨○此見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君子節○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夫子以牛多憂懼故告之曰凡人於事變之將
來則戚然憂於事變之既至則悚然懼此非所以爲君子也君子不能無憂懼之事
而未嘗有憂懼之心如是斯可以爲君子矣

君子只渾淪問故不憂懼只泛說而處兄弟之變自在其中此與上章言訒同是
舉現成體象說下乃推出工夫致此之由憂屬事變未來懼屬事變既至專指禍
患上說只是愁慮恂恐與憂勤惕厲意無涉兩不字不是有心排遣只是不見有
此之意故爲成德體象也但自然意勿太露方不礙下問

不憂節○司馬牛曰君子之道大矣只不憂不懼便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子勿易
視不憂不懼也君子平日所爲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無一念不可與人知故能內省
於心無有一毫疚病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縱有意外之患夫何憂何懼之有
此非自修之功已造於成德者不能何疑不足以盡君子乎

牛疑只一時强制夫子提出內省一段與他理會凡遐諸忘而皇然有歉卽是疚
不疚說得細非平日事事當理未易至此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註無愧是不
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兩何字言憂懼何從得來卽兩不字意但換兩何字
便越見得自然何憂何懼非能保無意外之患只是非己所致雖當之殊自坦然
强爲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惟乎
日所爲仰不愧俯不怍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自無可憂懼也註補
平日所爲二句最爲親切勿學者必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眞積力久一私
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不憂不懼全從憂懼中做出來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君
子無須臾敢懈也惟其有終身之憂故能無一朝之患

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
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禀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此見憂有錯要自修 君子敬而無失與 卽能立命格天而無憂一不應則仍守忘憂法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 旣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滞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人皆章全旨○此不是寬解他安命之詞正要他自脩以感動兄弟見自脩無缺即
安命格天之道安於天命固不必憂而脩其在我又不至憂也
人皆節○司馬牛憂形於色而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相安相樂我獨不能相保而
亡也其柰之何
牛兄桓魋嘗欲弒宋公又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
牛之所以憂也憂曰是合愁而言我獨亡是雖有若亡之意
子夏節○子夏曰子勿以無兄弟為憂也商嘗聞諸夫子矣
商恐已言不信故先述所聞
死生節○夫子有言曰人之或死或生是從命裏生定的非人之所能移人之或富
或貴是皆天之所賦的非我之所能必但當順受之而已然則兄弟有無亦天也命
也憂何益哉
命以所稟言天以所遇言命本出於天在天即是命一也不過偶然分屬故可該
只上言安命命在生初故以今對說天有主之者故以我對說惟移不得必不得所
以當順受語意歸重順受上子夏見兄弟有無亦天也命也言下便有欲其知此
而安之之意
君子節○但君子固以天命自安又當脩其在我誠持己以敬又能始終如一而無
間其功接人以恭又能隆殺合宜而皆當乎禮則盛德所感人人皆愛敬我四海之
內皆可為我之兄弟也疎者可親而況親者乎然則君子患不能自脩耳又何患乎
無兄弟耶
若安於命而不脩已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了故既告以安命又勉
以脩身使兩盡其道也敬該身心動靜說恭單指接物無失是常常敬意有禮是
不足恭意恭敬是主無失有禮是從恭敬內推進一層本要去開廣牛之意只不
合下個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
辭當矣何患無兄弟正對我獨亡言言疎者尚可化之使親自家兄弟豈有不可
感化之理君作申上句是教牛舍自己兄弟而認他人為兄弟矣
問明章全旨○此即心之不蔽者以言明明之至即所謂遠也不分兩層子張務外

理是以不能▲張意欲在遠處用力抑知只在○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
踐其言爾事理上精細而其本只在知敬窮理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
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
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
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
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
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
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
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
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

過高此等處看不及察故云然○兩段只是舉個樣子與子張看但作現成說
問明節○子張問如何方可謂之明蓋欲於窮高極遠者求之也子曰所謂明者亦惟於人情所難察者察之而已如譖人者其詞駁則不能入人之深惟譖而浸潤或乘我喜怒而暗爲中傷或迹其近似而巧爲誣詆微言冷語不露形迹如水浸潤相似如愬冤者其詞緩則不能聳人之聽惟急而膚受或言人之加害最慘或言己之受害最酷情狀危急事勢迫切如膚受菑毒相似譖以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愬以急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若能察其爲僞而不行焉則是確然有見可謂明也已矣抑不但可謂之明也若如是之譖而浸潤愬而膚受而果能不行焉須旁燭無疆而不蔽於近可謂明之遠也已矣今欲求明何必遠有所求哉
譖是不干己的事惟浸潤則緩不暇覺愬是切己的事惟膚受則急不暇詳一是易疑一是易信浸潤膚受但是借影語須講得重方見不行難處註信字發學節本文行字不行是彼不得行於我了不必作我不行人之譖愬解不行二字甚靜任他搬弄我前而心體毫不爲動彼自勞擾我自從容所謂先覺者不行雖是臨時察得但非就浸潤膚受上用工夫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上蓋居敬則心有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惑譬如鏡然只在磨拭上用工不在照物上用工也明謂心無私蔽而物來自照遠是明之遠註不蔽於近是遠字眞詮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可謂已矣都是現成稱贊口吻因明字尚不足以贊之故加一遠字明與遠雖只是一個道理非明外又有遠但須作兩番呼喚方得反覆叮嚀意明譬如日月有明而容光必照節明之遠也甚實只是一個日月自本體言爲明自照之所照言爲遠耳子張本問明而夫子添出遠字正爲好高者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今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但謂之明而謂明之遠正指點他返求於近耳如此方見下段不是贊詞楊註遠則明之至句節乃註不蔽於近意俱視遠惟明遠字與本章不同
子貢章全旨○此合常變以論政首節論萬世經常之道下二節論一時應變之道可見食重於兵而信重於食聖賢論政與權謀術數不同
子貢節○子貢問政於夫子子曰政以爲民而已食者民之天食不足非養民之政

異乎富強不同要紹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敎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忠信爲甲冑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腹飢氣仁餒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

也必爲之制田里薄賦歛使民倉廩實而足食矣者民之衞兵不足非安民之政也必爲之比行伍時簡閱使民武備修而足兵由是教立於上而化行於下兵食足之民皆知尊君親上信於我而不離叛矣此政之常經也
而足字內有政事在所謂政也此時兵食尚在民間詳倉廩武備俱指民間說信是誠意孚結根上一項說是因此所致首民信之矣非至此而後教民以信乃至此而後民信於我也蓋上之教措在食兵未足之先而民之信上在食兵既足之後註敎化行字然後字皆成功言玩本文矣字可見因敎化一事不可置兵食之前又不可置兵食之後故另換一個文法此節層遞說下未嘗平分三項下子貢分作三項問而夫子方以三者輕重答之
必不節○子貢曰三者兼全固爲善政設若事變生於倉卒兵食信難以兼得必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則已何者爲先子曰若不得已寧可去兵蓋食足而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衞父兄手足捍頭目雖無兵而守固矣
此不得已如欲存兵則民不能出粟以供欲存食則兵又缺食而散亡欲彼信守城則兵食又不能兩全須知決無兵食既亡之後猶有不得已之義者此不得已乃就三者素不預備而變起倉卒者言加之事勢或被前人弄壞輪到我手一時難整頓而又當水旱交作强敵在境人心疑二之際要這三件兵備勢有不能只得且先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苟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戈予車甲之敝未暇修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耳去字無乃非已有而去之乃不能兼全而少此一件之謂信而曰孚是我之信有以入民之心民之信因以固結於我有彼此無間之意孚字重在上一邊
二者節○子貢又曰三者去兵已屬權宜若事變愈甚必不得已并食信亦難兼得於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則以何爲先子曰必不得已寧可去食蓋民無食必死然自古人皆有死若民無信則相欺相詐而無以立於天地間故寧無食而死不可無信而生也蓋由前而言政則知三者先後之序由後而言政則知三者輕重之等矣
上節遠未是十分危急時候此不得已如欲顧食則不能全信欲顧信則勢必無食去食者蓋如後世加派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爲只得因見在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衞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意欲維世言駟不及舌則可惜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泛言文質不可分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專言廢文之不可也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詩用不計飢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頂上亦頂下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之糧依着正道理做法主而外援或至敵兵或悔可以效死圖存亦不可知若到事勢萬不可爲則寧可就死恐人道是這箇話說得迂了故又申言自古有死二句不立謂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便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不必說到無信亦同歸於死如此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不立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寧無食而不加派摟括便是不失信於民民寧死而不失信於我者謂相守而死便是此信字雖與上同但上就平常維繫處言此就一時感激處言

棘子章全旨○此因論文質而見二子言詞之病分兩截看上一節是子成欲去文而存質下二節是子貢欲存文以辨質

棘子節○棘子成矯時人文勝而發爲論曰君子欲挽頹風凡持身應事惟任乎所不失眞樸之意而已矣何用絲飾文采以炫觀美爲哉

君子兼德位言乃有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責者棘子成所謂質兼內而忠信外而樸實說而已矣何以爲語氣太斬截故爲矯弊而失之過

子貢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固君子之意也但發言太易不無矯枉過正之聽旣已出於舌雖駟馬不能追之矣惜哉

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把君子也三字一提喚將駟不及舌却之見有此意乃失此言所以可惜此君子以品言謂心存救世也

文猶節○夫子之說是以文爲可無也若我論之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質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獨存也文質之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若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此也若盡去其文徒存其質則君子小人混而無辨就如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都是一般了若虎豹所以異於犬羊者在於毛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在於文文豈可以盡廢哉此夫子所以失言也

上二句子貢自述所見下二句是折子成之言文猶質則何以文爲何見文不獨輕質猶文則質而已矣何見質不獨重子貢文質雖平列却側重文上末二句是有質無文之比但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君子與小人相對雖不以文見

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只知其利不知其

書**之何其徹也**二節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是憂貧節其富

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

兩人究亦不同也質爲本文爲末末則重末則輕子成欲去文存質其流將有棄禮蔑法之弊子貢謂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輕重故註謂胥失之註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兼德位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

哀公章全旨○此見足國當先足民也哀公之意只欲足國有若之意專欲足民以盍徹句爲主末節道理已包在內下因公不知君民一體之意故申足之

哀公節○哀公問有若曰如今年歲饑饉民之賦稅莫辦國用不足將如之何而可足用乎

註加賦足用是欲今從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饑年者目前加賦則饑年何從徵斂乎日中說如之何意中却已有如之何之法在特欲借有若一言以贊其成耳

盍徹節○有若對曰國家財賦必取於民者有制用於上者有經然後歲之凶荒不足爲患良法具在君欲足用何不仍行我周徹法什一取民之舊乎

盍徹之對亦是畫將來長久之策三字內須體貼虛婉○吻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而意却在用此正針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然有若之言非腐節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旨註同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共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徹兼貢助二法官公稅畝只是加稅於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時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强兼并自是孟子時事朱子謂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上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君什卿祿之制皆可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然則四分公室三家何得自肆耶

二吾節○公曰吾魯自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矣念吾之用猶且不足如之何其可行徹法而十分取一也得毋用之不足視今爲愈甚耶

欲加賦意只在一猶字上見說個吾字見但爲己計都忘却百姓了前如之何是商榷之語此如之何是怪訝之辭

百姓節○有若以君民原自一體復對曰公毋謂徹法徒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也誠使徹法行使百姓不因於征求而足焉則百姓皆樂爲農而力耕奉上者必衆此豈

崇德辨惑○子曰內外本末推交相養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須推開說見凡情之安發者皆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乃正名核定

必損下以益上哉借民之力不取民之財豊則俱豊矣雖有饑年不能爲災矣君即不足孰與不足也不然者徹法不行使百姓困於橫征而不足焉則百姓不樂爲農而田卒汙萊者必多此奚必悖入而悖出哉既取其公復併稅其私盡則俱盡矣雖無饑年亦憂其坐困矣君欲獨足孰與之足也君民相關如此公欲足用請專行徹法可矣

此節正破解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之疑公但知徹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謂行徹正所以足用也語脉都重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轉語耳若泛講如意百姓便失其旨百姓足根徹法行來百姓不足根徹法不行來與字是相與之與非取與之與只作其字看方是一體關通意非謂民助之使富民奪之使貧也蓋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前爲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內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楊註井地均以民之所耕田言穀祿平以君之所取稅言軍國如言千乘之國以軍計也軍國之需如朝覲會同之費祭孔兵革之供須賞在來之給人君飲食服御之用皆以是爲準而節其用度

崇德章全旨○此敎子張以治心之學德本諸性當還其所固有惑生於情當究其所本無高從卑處做起明從暗處撒開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崇德節○子張問曰得於心者謂德所當崇也何以崇之而使之進於高明於心之謂惑所當辨也何以辨之而使之進於明乎了曰德根於心而達於事者也使內有僞妄之心外無遷善之勇德何由崇也必也內主忠信使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又外徙乎義使見於事者無一事之不宜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日親本心之德日將自進於高明矣豈不是崇德乎

主忠信以心言徙義以事言忠信不分內外只作誠實之心看曰主者凡事靠他做主也徙義謂未合義者須遷到義上去若事已合義見得猶有義之精處則又徙到義之精上去故曰徙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其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惟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爲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崇德在徙

之意

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不瑞個大腦而欲大家分任其責便不知自振了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取信十人 折之舌反 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義上見也信其本耳兩者平重而實只重說
愛之節○何以謂之惑而辨之哉彼人之死生本非吾之所能主也當其愛此人便欲其生一日惡此人直欲其死同此一人當初緣何愛他既欲其生今緣何惡他又欲其死此豈生死之柄在我乎奪巾即甚矣其惑也能於此而辨之則惑可得而去矣
上二句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只作一個人看但上只平說下二句方側串四句總是虛用其心於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損益於彼故曰惑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正見本文四句有兩截意耳此只偶就人情之弊指點教他去辨於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辨惑一下并以辨之之方者蓋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是是即所謂辨也
齊景章全旨○此見明倫爲出治之本君君臣臣四語只是昭萬世之常經定一國之紀法而所以箴切齊景者自在其中下節將聖言一反掉轉便覺不可終日
齊景節○孔子適齊齊景公因問政於孔子
君君節○孔子對曰爲政以正倫爲先正倫以君臣父子爲大必也外而朝廷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內而家庭父盡父道子盡子道仁敬慈孝各無所歉而政不外是矣
君君是確不下移臣臣是執不上逼父父是恩不偏嬖子子是愛不奪嫡上君臣父子情其人言下君臣父子指盡道言當用四字有循名責實意君臣父子雖庭言重在君父上見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須於義合恩聯處講得成敗廢興関係亶然方得告誡景公木肯惟其爲人道之大經所以爲政事之根本彝倫序則治具可施舉而推之國與天下沛如矣不然節目雖繁何益哉
善哉節○景公贊曰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論也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綱紀廢弛而國之滅亡無日矣米粟雖多吾得安享而食之乎
信如有禪以而得光是分明曰知其弊而不能自克亦大權已去難以勢奪溺愛以深辯以理割故耳按左傳晏子語景公曰陳氏雖無大德而厚施於民公務斂陳氏厚施民歸之矣景公嬖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請擇諸子賢且長者公竟立荼及公卒田乞召公子陽生立之是爲悼公遂殺荼田乞爲相其子田恒弑簡公傳至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自立爲齊侯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此見爲政之心須始終內外无間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片言章全旨○此見人當取信於素意上節夫子稱子路能取信於人下節門人記子路養之有素以明之都無實事須會意講

片言節○子曰訟之情偽多端若能於片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得其情而人無不輸服者其惟由也與

片言謂半言只是詞未畢之意折者折而二之也兩詞具備曲直混淆為之判分曲直使劃然兩開也此本無實事故可以字并其由也與句俱想像之詞片言之可全在忠信明決忠信是折獄之本明決是折獄之用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夫子蓋表他忠信明決足以信服乎人而無折獄之事以斷之口中出美他折獄意中實美他忠信明決也但四字之意下節方見此處且渾含

子路節○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為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託已應承了則必急於践言未有過宿經宿而不行者盖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践而不遲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此所以取信於人而獄可折也夫子稱之非以其養之有素哉

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故記此以見其取信有素上說人信服子路乃忠信明決之效此言無宿諾正忠信明決裏面事盖忠信明決該得無宿諾是即一端以見全體無宿諾不限定不留一宿片言折獄亦不限定只半言俱活看

聽訟章全旨○此夫子示崇本之治穆然思古無刑之化而不敢易視意

聽訟節○子曰為上者因民之訟而判其曲直此事吾尚可猶夫人也然民之有訟者德禮之化未至也必也道德齊禮使民知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為可貴乎聖人耳順自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者將以深頭夫使民無訟之難也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歟化之而若使之耳

子張章全旨○此論為政之心二句雖分心與事而無倦以忠總歸在心上說蓋以政之大本言之其條目想已經平日熟講故也

子張節○子張問為政之道乎曰為政之道一誠而盡之矣以此政而存主於心謂之居居而或倦則非不息之誠矣必也持之以悠久始如是終亦如是不以遲久而

弗畔矣夫重出○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用心正 用心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明其用 探其本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言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清盜源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

小有倦怠之意則政自有恒矣以此政而顯設於事謂之行行不以忠則非不欺之誠矣必執本之以真實外如是内亦如是一本實意而不徒為粉飾之具則政皆實事矣無倦而行之體已立以忠而居之用以行體用一誠純王之治不外是矣

居行分體用看二之字指敎養之政言倦指勤始怠終說忠對襲迹慕名說方切子張居之無倦是直說行之以忠是橫說行即行其所居也以一誠字為主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始終如一重在終字表裏如一重在裏字本文雖只言為政之心未及政之條件然有此徹始終合内外之心則事事皆實得失也

君子章全旨○此分別君子小人之待人其用心各不同而所以不同者一以所存有厚薄一以所好有善惡所存以心言所好以居言兩意總在用心内

君子節○子曰君子存心則厚而所好又在善故見人行一好事使誘掖之以引其進獎勸之以堅其守而成人之美見人行不好事想正之使知所懲沮抑之使不得遂而不成人之惡若小人所存者薄而所好又在惡故見人之為惡則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見人之為善則詆毀忌刻以阻其為善之心盖反是焉君子恥獨為君子小人喜同為小人固如此

誘掖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作之於將成之際誘是以言引導之掖是以身扶持之獎是許其已能勸是勉其未至四字是所以致其成不可就當成說觀註下以成其事可見不成惡謂懲戒沮抑他如曉以義理諭以禍福皆是成美有許多勸勉意不成惡有許多懲戒意成惡有一番邪說以激之不成美有一番曲說以沮之各有實際註所存所好是推本說存指心好指情存心厚便要人好存心薄便要人壞好在善便樂人有善好在惡便樂人有惡既字又字分兩層

季康章全旨○此勉康子正巳以為為政之本康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巳

季康節○季康子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政盍就政之義而思之盖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於正也然未有巳不正而能正人者子大夫固有正人之責者若自端其身安分循理而帥之以正則人之得於觀感者孰敢有乖法度亂倫紀而不歸於正者哉不然雖刑驅勢迫何益耶

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欲善有作為在内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則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殺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問所以故達意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急與喝醒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急與是聞

首句只解政字言政是正人的且虛說子帥二句方是就康子身上說正人之本
帥以正兼內正心術外正施爲言照康子身上如無僭踰無偏陂便是孰敢不正
兼朝野言敢字可玩人之不正有敢心也

患盜章全旨○此見弭盜不以法而以心盜因於欲而欲啟於上故以不欲箴之

患盜節○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問於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爲盜生於欲心而所以啟之者上也使吾子淸心勵節不貪於國無奪於家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以誘之爲盜其心自恥而不肯爲矣何盜之患哉

不欲該得廣如分不當得義不應取皆是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說因欲而民貧爲盜却多轉折盍上遵以欲雖溫飽皆有盜心上不欲雖饑死亦不竊民豈有賞之使盜之理雖賞之不竊只極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爲盜耳

問政章全旨○此夫子以善機遏殺機正以德易刑之意

問政節○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民俗之澆也人多不道吾意欲殺無道之民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民之善惡顧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有子爲政勿論不當殺亦焉用殺哉子誠欲善而躬行乎善以率之則民自然觀感而歸於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分尊而易於倡導其德主於感猶之風也小人分卑而易於至從其德主於應猶之草也以草而加之以風無不偃仆以小人而臨之以君子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然則民之不善亦子欲善之誠未篤耳何以殺爲

如殺二句謂殺一儆百也子爲政三字見主張在子意欲不是空空一欲了得便有躬行其善意但未及乎政教法令耳而字矣字見呼吸相通處下風草之喻只是解此二字德指君子小人之分位言非性中之德也

問士章全旨○此以辨達爲主非以聞對達並言也何哉一詰是聞非達一折夫達夫聞兩辨正欲子張知達異於聞而不悞於所趨也

問士節○子張問士以達爲貴然達必有所以致之上果何如斯可以坐言是達矣

是問如何方能達之意若達字名義下邦家必聞他已自認做達了達只就行無不得意處說註德字於人二句乃解達字二義子張固不知也

何哉節○夫子知張所爲達者必誤因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試爲我言之可也

也非達也斯正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存乎中以應乎外審乎正以實乎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此全是爲名所爲與上爲實者相反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對曰節口子張對曰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礙吾所謂達者謂其在邦必著聞於一邦在家必著聞於一家而達可知矣

此子張誤認聞爲達也聞謂聲自外來說個必聞自是單在名譽上走了

夫聞節口子因折之曰據子之言是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聞與達豈可以無辨哉

此解聞之非達非以聞達並言聞者使彼聞我達者自我達彼且虛就字義辨別註誠僞二字是下兩節意勿露

夫達節口夫所謂達也者非有心於求人之知也其內則質實而無澆漓正直而無偏曲而又孜孜好義凡事必合理之宜其立心行事之善如此然猶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已之得失又不敢以賢智先人而當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其接物處已之謹又如此此皆不求人知之事然盛德所感人皆敬愛由是在邦必獲上信民而達於邦在家必悅親信友而達於家所謂達者固如此

夫達也者正喚醒子張處質無華飾直無邪曲作兩件看然總是一箇實心故註曰內主忠信質直亦有徑行直遂不合宜處故又要好義好義不但空好就是行以忠信會意解之不可以質字當思直字當信質直似在外然皆心之所爲故註了質直好義串說此句是主下二句根此句說察言觀色是者驗吾言行之當否正身做工夫處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不知覺也下人又是個不敢自是正恐矜已自高工夫便至疎畧也此二句亦串說質直好義與色取行違反觀察下人與居之不疑反三句呌接逓下一步收斂一步總身闇修不求人知之事以與求二句作反勢故註用然字轉必達不重邦家信我重我足取信上

夫聞節口若夫聞也者存心虛妄其中本非仁也却外貌做出仁的模樣而考其行則乖戾多慾全與仁相背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泰然處之畧無疑阻恰似實有此仁一般與觀察慮下者異矣此專務外求名故人被其欺而稱譽之在邦則聞於邦在家則聞於家爾所謂聞者蓋如此誠僞之間爾當深辨矣

夫聞也者正點破子張處上觀色專指顏色此色字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居之不疑是放出外面收斂不得只得自贍當不放退不然則連前面都壞了之字指仁上說義此說仁只是一理必聞二句緊根上求名說見與達絕不相干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口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口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爲己心原于去惡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情專于遏欲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平聲口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口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所行通達者名與譽自然著聞名譽者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

樊遲章全旨○此示樊遲以治心之學

樊遲節○昔夫子閒遊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問曰理得於心謂德如何以崇之惡匿於心謂慝如何以修之理蔽於心謂惑如何以辨之故以問諸夫子

記者定以首句九字亦見適情之時不忘治性之功但善哉一贊却非爲此耳蓋三者雖不遊舞雩而問亦切問也

善哉節○子曰善哉子之問乎何其切於爲已也

三者皆治心之事可見爲已之切張亦同是問獨善此者此加修慝尤爲切已也

先事節○夫德非他吾心之理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志專一本心之善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所以崇德與慝非他吾心之惡也若能專於攻已之惡而無暇去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一疵不留矣非所以修慝與若夫一時之忿很非不共之仇與終身之恨也乃不能自制遂忘身及親而不顧非惑之甚與能於此懲創之則治無所蔽而惑可辨矣遲宜知所從事矣

上二段實說崇與修的工夫末段只舉惑的樣模知其爲惑則辨之之功卽在其中矣事與得卽就崇德上說崇德工夫謂善德之既崇謂得先後俱以心言合做底事是天理有一毫計得之心便是人欲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惟先事後得則心力專一而不以功利間吾道誼之事天理自日增長而德崇矣攻者直與惡對壘而克除之攻其惡句是主下句正是足上句見攻其惡之心一而力專處蓋惡匿於心循生迭起着力克治常覺難盡有欲檢點他人而無暇及者則自治嚴密慝又何處容得一朝二字甚言忿怒所激發全是沒此緊要的忘字作不顧慮看及是連及之及忘身及親因小忿而致大禍此是見理極不分明輕重倒置故曰惑三非字三與字指示親切崇德辨惑與前異者乎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要收斂着實做工夫樊遲近利則生計得之心鄙則必吝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各因其病而藥之

問仁章全旨○此見知仁相成之理首節平說見仁知之用分二三節串說見仁知之用貫後一節只申解之總是皆不悖仁而正以成仁意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仁知乎問乎答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疑知妨仁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始疑知有所擇今學錯仍是擇故仍疑又不明能使之故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問仁節口樊遲問曰如何為仁子曰仁主於愛凡人之親疏厚薄皆在其所愛之中而已又問如何為智子曰智主於知凡人之邪正賢否莫逃其所知之下而已

註施字務字就仁知之用言但用不離體言用而體在其中

未達節口樊遲未能通達其旨意以愛欲其周知人則有所分別恐不能偏愛疑知之有妨於仁也

未達只說知妨於仁勿說仁妨於知未達非有言說記者從旁窺其意象而得之

舉直節口夫子窺其意而告之曰子不觀舉錯之道乎誠知人之正直者舉而用之知衆之邪枉者錯而舍之將見枉者莫不觀感奮發以去惡從善能使枉者化而為直矣甄別方行而感化隨之知之用有如此者子何疑焉

枉者直就感激說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但夫子只申明知字註仁字并相為用意俱宜渾不舉便是錯君用郊遂寄棘語停於此諸字下衆字俱說不去夫子知遲意有未達於知人下畧停一會使接舉直二句遲不知夫子揣其未達直謂知人下足此二句故下面只說問知

樊遲節口遲以舉錯為知而言因疑能使枉者直之於知何指又不敢多問遂退而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告我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知也吾知其所謂矣又曰能使枉者直此於知之理果何謂也

此本仁知並問此只曰問知者遲只知已之未達是知夫子答於問知之餘亦是言知故只曰問知惟其只疑為言知故能使枉者直句於知的道理不知所指微有兩層病根只一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子夏節○子夏一聞其說遂歎曰富哉夫子之言其所包者廣而不止於言知乎

子夏悟出能使二字是智之妙用富哉一歎只說不正言知內含無限意味

舜有節口聖言之富觀於往事可見矣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舉皋陶為上師由是天下感陶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也而不仁者皆遠去於舜之世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舉伊尹為阿衡由是天下感尹之見舉而恥已之不與也而不仁者亦皆遠去於湯之世矣以此徵夫子之言豈專為知哉

衆該枉直在內舉該錯枉在內選於衆而舉皋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

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不仁字只作仁字與問仁之問不同不得混於前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口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不仁者卽是枉不仁者遠矣卽是枉化而爲直因選舉而致不仁遠上下夾縫中便有能使二字意在不仁者遠仁字與上文仁字不同蓋所以使不仁者遠方睹合仁意子夏不知樊遲仁知並問故上文仁字子夏只中終不宜露通章雖是辨知却重仁說疑知妨於仁以重在仁也夫子明知足成仁亦重在仁也樊遲初本問仁次乃問知聖人治天下便合下欲天下同歸於仁知乃所以成仁也

問友章全旨○此明交友之道忠告二字是主善道所以善是忠告也故而字串下

問友節ㆍ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仁也凡勸善規過必肫懇篤摯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又不可以直遂也務須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而善以道之使已之意伸而聞者亦不忤也如此而友見信焉幸矣不然而執迷不悟則當見幾而止無致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交友之道如此

友字作交字看忠告是心盡也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固有忠告而不善道者若其心雖厚而不善於詞說不得意思相入也告非難忠告爲難道非難善道爲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能善道爲難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不聽則所失在彼吾亦安能如之何故止而無自辱何也朋友以義合也

君子章全旨○此示人取友以爲明道進德之資也照註本看或串講亦可

君子節○曾子曰君子爲學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文者道之散殊君子固博學於文矣然不能無賴於友故君子之會友以文會之或與考詩書於古或與窮事物於今參互考究而道益明矣仁者德之統會君子固以仁爲己任矣然不能無資於友故君子之爲仁以友輔之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切磋琢磨而德日進矣夫明道進德皆資於友如此

上句致知之方下句力行之事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詞據其詞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註講學以會友猶云會友以講學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道益明益字如此看仁是我心自有省察克治之功亦當自盡但規過勸善必賴友以輔之耳君子以講學會此朋友卽以此所會之友砥礪切磋輔我之仁耳友是求友之方仁是取友之益作兩截串說亦可但不可倒從仁字說入把文字看輕耳

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若相須缺一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便可以致知力有此皆資于友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子路章全旨○此見爲政必本諸身下節因其請益而告以無倦不過足上節之意凡得當與先勞無復可益也不分兩層

子路節○子路問爲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以興民行必以身先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正己率物則民有所觀感而教無不行矣以作民事必以身勞之欲民勤於耕必春省以補之欲民勤於斂必秋省以助之率作興事則民競相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如此

先是率他倡道之以德意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先其行勞其事分政之本未言行者政之本事者政之目

請益節○子路以爲政多術復請益於先勞之外子曰子惟於此二者持之有常而始終無倦已耳民行雖已興而所以先之者愈加民事雖已舉而所以勞之者愈力此則所以益之也更何益乎

方答先勞遽之請益勇躁之意可見倦乘於惰者易知而伏於勤者難知因於急事者易見而生於常事者難知子路看得先勞容易便是倦根程子謂須是無所欲無所厭乎平常常幹得去方是無倦無倦原包在上節中縱不再問原無闕欠只因他請益便知病根在此故告以無倦似更見得一番道理與脩己章相似

仲弓章全旨○此見政有大體首節三平看俱是執要行簡之道下節只因其所問而爲廣其意以告之

仲弓節○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政有大體衆職之修廢宰之任也如必事事親之則不勝其煩矣故凡事必先分任於有司而吾惟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庶獄之平反宰之任也若於小過一概苛責則人無所容矣故於無心之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人才之用舍宰之任也賢才不舉則百職廢矣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爲政之道何以出此

宰是家臣之長三句俱要切定爲宰說宰之所屬或典錢穀或典兵賦或典禮制各有所司故曰有司先是先其身之使治對後考其成功說重在不使上赦小過只指有司說以家臣只治事百姓非所管轄也舉賢才亦只是舉之爲有司蓋已不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以身)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持以心)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大煩瑣)赦小過(不苛刻)舉賢才(不自用)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過爲宰安能舉之朝廷加之上位註明云有司皆得其人可見但有司中之位亦自有尊卑之不一其未會進用之賢才固舉之爲有司卽已爲有司之賢才其舉亦只有升秩兼說方備三句本平說而朱子謂亦有相須之理則以有司串遞亦可

焉知節○仲弓又問曰賢才伏處無窮一人之智有限豈能盡知天下賢才而舉之乎子曰所謂舉賢才者非必盡出於巳也但於爾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其或爾所不知人亦必有舉之者矣孰肯終舍之而不舉哉人舉人之所知爾舉爾之所知自可無遺賢之患矣何患賢才之不盡舉哉

仲弓非全不知須照註加書字仲弓此問本是公心但以自己之聰明爲聰明便覺氣象狹小狹小就是私了夫子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把此事我與天下渾同公共做去便自廣大而公溥則雖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也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卽我現前耳目所及者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藏乃得未二句只平平說去若謂我倡爾彼應反成小樣若謂人豈舍之而不告我亦多周折

程子人各親其親二句最宜細玩

衛君章全旨○此見明倫爲爲政之本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首二節言衛政先正名名不正二節反覆復示以名之當正末節結言君子必先正名言無苟卽是正名而已矣與必也二字呼應註三以實字言於名字最切

衛君節○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晉國靈公旣卒衛人立蒯聵之子輒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此時孔子自楚返衛子路以爲將仕衛也因問曰設衛君待子而爲政則子之設施當以何者爲先

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子路昧於義因是時孔子居衛故疑爲將仕而問之

必也節○子曰政莫大於正倫若使我於衛爲政必也先正其父子孫祖之名使名稱其實而可乎

必也二字見斷然首務應上先字非謂衛政只正名便了名是祖孫父子之名不君身說蓋蒯聵雖不可以爲靈公之子未始不可爲出公之父衛國固不可以無君國君尤不可以無父子嘗有父而禰爲其祖實有子而孫爲代名不正如此焉得不以爲急務正名一句分明是示以不肯仕衛之意蓋仕衛則必正名正名則

司皆得其人上是爲政大体此又是舉賢大体而政益脩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

必易輒易輒則必立郢不能易輒而立郢則名不得正但既要廢正如何仕他若
要先勸他如此區處亦不成仕也所以知其不仕衛故朱子謂聖人必不肯仕其
無父之人若輒有悔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
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當日人倡天理確是如此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
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分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
私乎父廟曰禰

有是節○子路不深思其意乃曰有是哉夫子迂濶而不達於時務也爲政者惟取
今日所宜行者圖之可也何必拘拘以正名爲先乎
輒[redacted]十二年一旦正名必欲易位置君此子路所爲迂也

野哉節○夫子責之曰野哉由也何其識見鄙陋而言詞粗俗也君子於事埒有不
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若此
此先責他妄對下乃就所不知者而詳示之率爾妄對便是野闕如猶言此心闕
然抱歉而不敢輕議也二字正與率爾相反

名不節○言之欲先正名者非迂也亦見夫名一不正弊有不可勝言耳若使名不
正實是父而不父實是祖而父之則稱謂之間必然有疑而言不順言不順則把父
做仇把祖做父所爲之事自乖違而不成矣
此與下兩節也申言名不正之弊名不正三字提起下五弊一齊都到特節節推
出耳非有相因之次第也言是稱呼名不正則出口便逆稱之有遁詞當之有愧
色故曰不順詳無以考實者謂把父做仇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仇祖
原不是父其實都不是名一不正則口頭說出便有礙說且不去況行得去乎故
事不成就衛論之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則爲國臨民之事如何做得
成蓋爲國臨民未有不教民孝不教民讓之理今却先稱兵而與父爭國則教民
孝讓之事自然不成只是一個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下禮樂不興刑罰不中
便見個大底事不成

事不節○事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然顛倒而無序悖戾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
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法度乖張小人倖免君子罹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豈不中則

是哉以上問旋

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
此名不正之係于一身者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係于政之大者言迂輒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說到大去便見正名之非迂
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必也前論衛名
故君子名之必
右止係論理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民苟知趨避何所措其手足夫名之不正其弊遂至於此
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只是那事底理禮樂本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的意思便是樂其間無一事無禮樂也禮樂只屬一身日用者言觀註於刑罰不中處始云施之政事可見與非制作之謂只序與和之發見流行便是不興者蓋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之政事便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舉害之最甚者言之蓋無禮樂之節必妄加誅戮以服人心刑罰不中則惡者倖免善者罹殃民將爲惡而惡不可爲不能舉其手足用之於所避欲爲善而善又不免不能舉其手足用之於所趨故曰無所措手足自言不順至禮樂不興就害及自身者言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二節贅疊說來總見非正名不可爲政之意一節歸一節只重在名不正上

故君節「名不正之弊如此是以君子知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名之必可言而後名之也知言不順則事不成故言之必可行而後言之也君子於其稱名之言務求其當而無所苟則事成禮樂興而刑罰中此外無餘矣吾所謂先正名者爲此子反以爲迂哉

上二節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此節正言名之當正無兩意名之二字提起言即言此名行即行此名也兩必字看力是務要如此意名必可言對上言不順說言必可行對上事不成說包禮樂與刑罰中在內末二句緊承上以決之只是言名之不可不正也無所苟便是正名不曰名而曰言者蓋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即名無所苟也苟者假做糊塗意而已矣是決斷之詞承上兩必可說下與前必也二字相應註一事苟指名不正餘皆苟指言不順以下

學稼章全旨已此夫子廣樊遲以經世之學重在上好禮三段學期有用惟當務爲急

其大遲之問異故舉大人經世之學以提之

學稼節○樊遲以力農爲治生之道請學治稼子曰惟老於農者精於稼吾不如老農安能與子言稼也又以圃之事比稼爲易請學爲圃子曰亦惟老於圃者精於圃吾不如老圃安能與子言圃也

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兩事稼圃不必學也學此則志唯在溫飽耳故却之）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此見上當好）則民莫

不如只作遜之之意但遜之而實斥之須於遜之之中寓斥之之意方妙大舜伊尹雖亦嘗爲耕稼然不過所處之遇如此而其志不役也今遲志事役於此則所以從事於聖人者謂何故夫子兩以吾不如警之其意深矣第三節意早已包在吾不如老農句內觀湯註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句可見

小人節○夫遲再問而子再拒之如此意者有在矣乃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不悟也乃徵之曰小人哉識見淺陋志趣卑汚樊須之所爲也

小人以位言故註謂細民下註大人之事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只重學業大小說與並耕章重體統尊卑說者不同朱子謂役智於農圃而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足濟其事

上好節○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如使在上者能好禮而莊以律已則民自凛然畏之誰敢不敬能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自貼然順之誰敢不服能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亦以實意應之誰敢不致其情夫我既足聯民之心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將襁負其子而至而爲之耕矣民任上作貢以奉其上上安享其奉而不爲泰又安用身親稼穡之事哉遲誠小人也

三上字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上小人對看三好字對一學字禮義信對稼圃字三者皆就本身說三好字便是徹內徹外徹始徹終之學三段文勢一直接下總是起襁負而至見不消用稼意四方之民即敬服用情之民益三莫不字已包遠近下特抽出言之焉用稼非惟不屑爲亦不用爲夫子只說不用爲的道理通節泛說經世之學見遲雖未得民而治正當預講求之於平日不可徒事稼圃也

誦詩章全旨○此見學詩貴以心得爲實用也窮經不能致用則自用皆面墻矣授政使命特指其大者言耳

誦詩節○子曰讀詩者必達於政事長於言語若有人焉誦詩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而漫不知所設施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是徒有記誦之功全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亦何用哉

人情不出乎物理情之正合乎物理者也此風俗之盛也而寔本乎政治之得情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只兼其事而非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導用心于學也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旣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達與專俱兼能明能行說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夫

之邪不合乎物理者也此風俗之衰也而實本於政治之失讀詩有得則法其所
以得且盛戒其所以失且衰故達於此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
悖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不逆不拂政理也當行不行當
行而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見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使者有介正使
不能對則介使助之今何須衆介之助故曰不能專對以則用爲只語助聲還與
專對非謂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蓋誦詩有得自有此效驗此亦視其誦之者爲人
耶爲己耶誦說耶踐行耶幽深耶精切耶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淡泊而通貫
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患哉註詩本人情四句見詩有益於政其
言溫厚和平二句見詩有益於言
其身章全旨○此示爲上者以端本之教令亦不可廢但以身爲本耳
其身節○子曰上之道示以身不以言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而其身正矣
則民皆感化雖不待教令以驅使之民自翕然聽順無不行也若其身不正則民心
不服雖令之他歸於正亦有不從者矣
身正兼內外言行見彼由我行有感化意從是我要他從有勉強意民從身不從
令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謂退有後言也
魯衛章全旨○此夫子嘆魯衛之衰無人振起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
魯衛節○子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以兩國之政觀之祖功宗德廢墜不存舊章成
憲又棄不守教化同一淩夷法度同一衰壞其政亦如兄弟而無優劣也良可慨矣
兄弟只是相似意註推原一層見兄弟字所自來且蘇氏謂此言發於哀公七年
出公五年時魯政不君不臣衛政不父不子故夫子嘆其相似但亦舉其大者耳
註下衰亂二字所該甚廣
子謂章全旨○此取衛大夫以風惟意重有節不盡美上循序不欲速帶說
子謂節○夫子嘗謂衛公子荊善於居室方其初有之時草草粗具未必其湊聚都
有也在他人必求至於盡合彼則自曰苟合矣既而漸漸少有未必其齊補無缺也
在他人必求至於盡完彼則自曰苟完矣其後富有充足亦未必其精好工緻也在
他人必求至於盡美彼則曰已苟美矣既不以殖産爲能又不以多財爲累恬淡之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
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
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
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
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
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
行是潛孚從是順應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
慨之愛之
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
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
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
寡營由于寡欲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
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
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
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風可移俗者有沾矣
居室猶云處家公子荊處之容易至於後來處盛處之尤難三有字如錢財宮室田園之類不止器用食者初始聚而未備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也富則有餘美則盛盈而文生矣苟如俗云聊就云矣字見苟了罷了之意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而無欲速之心苟合苟完苟美又見其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循序則不欲速有節則不求盡美當其始有之時不求少有富有且若有本未合少有尚未完富有猶未美而心裏只云云總見即此可安不必更求都是知足處而知足之原則由於寡欲
子適章全旨○此因感衛民而發王道之全庶矣哉爲主下富教總是保其庶沮富要從庶講出教要從富講出既字又字方有着落
子適節○夫子一日適衛冉有爲之御車而行
庶矣節○夫子見衛人民之衆因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繁也
嘆庶有兩意一是幸其庶而澤可遠施一是惜其庶而治之無術庶矣哉三字滿腔仁天下之心已全體流露下富教意原包此句內須形容一段撫舊德而思振興其切痛癢心事始得
既庶節○冉有曰既庶矣當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而庶不可保矣必也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
田是百畝之田與之耕而食也里是五畝之宅與之蠶而衣也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輕其征稅
既富節○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而富不可保庶亦不可保矣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保也一問答闡而王道之規模施爲之次第具於此矣
立學校兼鄉學國學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是也明禮義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田里是富之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從出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君道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師道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三年有成治化行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從施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各兩事相因說富貴之教之兩之字原昔重在上人身上富教以保庶乃帝王作君作師之事非專爲衛言也註三事主庶富教言

苟有章全旨○此夫子亟期用世自擬其效以望世之終其用意

苟有節○夫子抱用世之具而不得試故感而嘆曰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人委我以國政而用我焉則期月之間而紀綱法度漸次就理庶乎其可觀也若用我至三年便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厚民德新治功大備而成矣惜乎不得少試而徒托諸空言也

苟有二字期望甚切用我非嘗試而使之乃舉國而聽之也已可者整把從前不好的事都革除得盡一切換出自家好的如財匱兵弱教衰俗薄一一爲之整理都有個條緒無一處缺而不舉故曰綱紀布有成謂功效著如財足而兵強教行而俗厚故曰治功成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擴充之而已矣此皆于道教義實做但未到淪仁饜義淪肌浹髓由地然亦只是這個所立的規模充將去期月三年俱言其遠而已字有字見用則有效之意

善人章全旨○此爲當時以殺止殘而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道之化感動之

善人節○子曰古語有云善人爲邦而治天下積功累仁累世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和氣熏蒸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古語如此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也蓋民心有善無惡其所以陷於刑辟者由上之人無以感之耳善人以一念醇厚之心積之而化使可刑措不用撥之以理度之以勢古人之語不我誣也吾得見善人斯可矣

善人資質好故存心惻憫敦政和平百年謂以善繼善善心善政有許多積累處兩意俱重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四字連看亦可以三字正隱隱對聖人之治說只是深予之之詞勿偪不足之意誠哉是言非徒信其有是言矣實信其功用能到此地位蓋就理勢上決之此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是追慕其想望神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欲速者只事督責那知善人王者從无旦夕之效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優游饜飫周徧無遺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如有章全旨○此見王者之治無近功如有二字有企慕甚望之意
如有節○子曰治道莫貴於仁而仁豈易言也如有王者受命而興必漸仁摩義積
三十年之久而後德教浹洽淪肌浹髓天下同歸於仁也夫豈速效者哉
如有是假若之詞與真過致治便是王者不必定是革命如有二字與必字而後字
照相呼應此仁字即心德之仁俱合一世而言所謂教化浹洽者盡淪透徹融液
周遍之謂蓋自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此正
唐虞雍變成周太和景象全由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方能如此故必以
世註必字是功候是如此之意而後二字是運難之詞註周自文武至於成王
而後禮樂興非至此方興禮樂蓋至此則民無不秩然有序陶然和樂即上教化
浹之意非有二也勝殘去殺如能去人之疾仁則元氣渾然而自無疾者也
苟正章全旨○此見人臣輔治之本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苟正節○子曰凡政皆本於身苟自正其身矣則輔上師民於為大夫而從政乎何
有若不能正其身雖欲正人其如正人何哉
前章其身正通君臣而言此有從政二字專為大夫言正身點不悖綱常不踰憲
度講從政內便有正人意故下云如正人何人字兼君民說
冉子章全旨○此重正事句當時臣竊君權恬不知怪夫子辯政事分別一番事出
於國即事為政政出於家即政亦事政事之名正而家國之分明
冉子節○冉子退於季氏之私朝而來見夫子子曰今日大退朝之晚也對曰適有
國政相與商議所以遲也子曰求以為有政吾意此必季氏私家之事且若是國政
則我嘗為大夫今雖致仕於禮猶得與聞今既不聞則其為家事也又何疑哉
以下見上皆曰朝晏非曰晚退朝自有常期今獨遲耳冉有所答國政不是實話
夫子亦明知是國政只是開示冉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政與事只論
公私不論大小附考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
徵同升徵孰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昭陵則臣
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文德皇后太宗后也昭陵后陵也獻陵太宗父陵也
定公章全旨○此總重君心敬肆上定公求興喪於一言夫子要他求一言於心

仁也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政已遂而猶欲存其名

蓋欲歸權于君也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兼釗字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興本

見其難便是興機必悖其樂便是喪機興喪不在一言在君心於此一言何如耳
一言亦小異上人之言是言人君下人之言是君自言
定公節○定公問曰國之興也恒資善言以致治不知一言之間可以興邦者果有
之乎孔子對曰興邦之效甚大也一言之微未可若是而必期其效也
幾即庶幾便有期望意故註訓期一言甚微故未可期必
人之節○然亦有之人有言曰爲君至治甚難爲臣輔治亦不易時人之言如此
人言二句平說夫子引言則止取上句耳人言重在爲字上有必稱位盡職使無
愧歉意夫子下句轉語却重在知字上
如知節○人君唯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苟使因其言繹其所以言而知爲君之
難也則必兢業以圖之不敢有一念之或忽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天
命於是乎眷佑人心於是乎愛戴矣不幾乎爲君難之一言而致興邦之效乎
知不是泛泛知故註補戰兢三句蓋知得爲君難一言則時存兢業凡法度綱紀自
然振舉矣一知字含無限意義知難處就是爲難處爲難處就是興邦處知字固
重然須照定一言語脉講一言雖未便能興邦然本實事因一言致之聖人意甚
含蓄而語氣實發得盡正欲實其一言興邦之問也
一言節○定公問曰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一言便可以喪邦者亦有之乎孔子對
曰喪邦之禍甚大也一言之間未可若是而必期其禍也然亦有之人有言曰予爲
君他無所樂只是隨我所言臣下都遵行而無敢違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
二句要爲臣驕主不知爲難光景
如其節○夫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亦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之善而臣
下不敢違也豈不善乎如其所言不善有害於生民有損於社稷亦要臣下不敢違
也則君驕臣諂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矣不幾乎莫違之一言而致喪邦之
禍乎
莫違本是不好的語又開出善不善兩路相形只引起不善二句如其善不可太
講得好蓋唐虞不廢吁咈莫違之言其善有限只無關大利害便爲者精神全注
下如不善不亦喪句亦只云如此猶無害亦勿講似興邦模樣言莫予違兼臣民

手積漸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語本乎引來却重君边易去聲○當時有此
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復粘爲臣 每事加謹皆由此言也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興邦乎爲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與喪只在人不在言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故言不可幾
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與喪雖在人而先本此言以
爲之故說一言而興邦語極活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莫予違豈指臣言定公聞口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說得億底輕忽不聖人說一言可若是其幾又曰不幾乎一言而興一言而喪何等慎重周詳尤見其蘊蓄肆之間即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興亡之所以判也詳味此章語意煞甚曲折見聖人之言直恁平正穩審無毫髮偏重處

葉公章全旨○此見爲政以得民心爲本近悅遠來爲政之效也然所以致之必有道矣

葉公節○楚縣尹葉公問政於孔子

子曰節○子曰政在得人心而已民有在吾境內而爲近者能使之被其澤而感悅則可以知能邇之政矣民有在吾境外而爲遠者能使之聞其風而來則可以知來遠之政矣政豈外於得民心哉

此必有一番實落設施在以葉公老成必能曉解故夫子第以其效言之欲其即民情以自考也此非有意於求其悅且來也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自如此耳兩句平說然先言近悅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章全旨○此因子夏規模狹隘故夫子以王道之悠久遠大者告之上二句是戒詞下二句推言其弊

子夏節○子夏爲莒父邑宰問政子曰爲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是爲欲速之弊爲必須推行有漸凡厚生正德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狃於淺近而昧於遠大是爲見小之弊子必須志量廣大凡遂生復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爲得計也蓋政以能達爲貴然必有漸而後可達若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也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爲期然必所志者大則小者不得域之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

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爲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狃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惟是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爲其所當爲而已矣達由此通彼之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見當体貼人心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久速有自然次第大小有自然分量欲見只是私心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

謂無序則先後緩急一齊施出去必有雜礙利非財利亦非專在利澤猶云便益耳利在一方一時則小利在天下萬世則大政亦有當速亦有小利不遺弊者欲字見字此就其心而言也本文兩開說然見小與欲速每相因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黨章全旨○此論父子當曲全其恩方爲直也直不論迹只論心天理人情總不外這點直心所以爲直

黨節○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而行無所私曲者其父盜人之羊而子乃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直可知矣

直在於心謂直道直在於身謂直躬但直於躬便不問心之安否子人之性有理有氣順理之直則理順心安所謂當天理合人情者也順氣之直則因偏就僻所謂違天理逆人情者也

孔子節○孔子曰吾黨之直者殆異於是子有過父惟諭義方之訓而已初不以揚於人而父爲之隱父有過子惟盡幾諫之誠而已初不以播於衆而子爲之隱父子主恩愛曲以全恩其迹似乎非直然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而直即在相隱之中矣豈以父子相證爲直哉

父子主恩愛曲以全恩於天理爲極當於人情爲極順也直在其中正在天理人情之至處見得凡言在其中者皆婉反上文之詞如是曰是非曰非直之常也父子相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已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爲直註順理爲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爲徇情

樊遲章全旨○此見仁道不外存心之有常也居處三句是存心末二句是常存此心通節一氣讀下合之乃見心存理得方可爲仁

樊遲節○樊遲問如何爲仁子曰仁且於心隨時隨處而無不在者也時而居處必整齊嚴肅而一於恭則心存於居處時矣時而執事必主一無適而一於敬則心存於執事時矣時而與人必誠實不欺而一於忠則心存於與人時矣然又不可少看間斷也必以此三者奉爲服膺雖夷狄患難之中而此心亦確然固守而不可棄焉

之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人情以外之天理外無理也）告之

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人情以內之天理直之權理之經也）

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此當與仲弓問章參看恭敬忠恕只是一体一用）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心常存則理常得而仁在是矣
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個恭及至事來此心若不在事上爲事
便凶恭所以著個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如已不可容些欺僞所以著個忠
上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又能待守而無間斷便私意自無容處所
以爲仁敬事言如修已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註曰敬主事又曰敬主乎中者事雖
外而敬則在心雖云恭見於外敬主於中然恭見於容而實根於心也敬主於心
而節寄於事非截然分中外也恭敬並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
單言敬則該得恭忠是內外如一不單以內言若對信則信爲外忠爲內單言忠
則信在其中恭敬忠各自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三項雖平說但由靜說到
動由已說到人立言亦有次序在之夷狄不可棄蓋極言之詞總是無時無地略
有些間斷意上三句橫說是全體意下二句竪說是不息意此數言自始學至成
德皆不過如此故曰徹上徹下
子貢章全旨○此要看註本末二字行是本才是末首節本末俱可觀其次但取其
本立又其次本末皆無所取猶不失自守末節本已全虧即有他才亦不足論章
意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將行已句貫通章亦庸人自擾之耳
子貢節○子貢問曰人而謂之士自有所以爲士之實者必何如然後可謂之士矣
子曰士以守身爲本亦以適用爲能必其行已也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羞
恥而不爲是其志有所不爲而本立矣及其使於四方也又能剛柔合體言動皆宜
而不辱君命是其才又足以有爲有體有用如此始可謂之士矣
行已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爲也有恥只在心裏說即到所行
一無可恥而有恥之心正自刻刻不懈也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
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使命不辱不但是言語兼進退守禮
處事合宜不隨不激不亢不卑說方盡蓋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勉其所未至也
材足有爲不止是使事特舉一事言之耳材足有爲固由於志有不爲然志有不
爲又必須材足有爲觀註於下句用而字一折分明是兩件志是本材是末論其
全當本末兼優論所重當先本後末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子貢問曰何如
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 立本致用俱不止能言
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 只宗常見稱
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便情有未見處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
故爲 必字雖不及賢智之同趣亦非若末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其次 世之放誕也
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
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
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
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敢問節○子貢又問曰全才不易得亦有次於此而可稱爲士者乎子曰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大本有虧寧可才猷不足若有人焉有孝敬之德而宗族皆稱其孝焉有謙讓之實而鄉黨皆稱其弟焉此其才雖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謂次一等之士矣

孝弟原是第一等人但僅爲宗族鄉黨所稱不過大本克端尚未盡到孝弟極處也故只是行已中之一事未必事事有恥況但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國故止爲士之次宗族鄉黨箇是見之必真可取以爲據亦見所稱止宗族鄉黨限之非可語於通神明光四海之孝弟也

其次節○子貢又問曰孝弟亦難盡者亦有下此一等而可稱爲士者乎子曰言行人之大端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拘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於信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期於果此識量淺狹硜硜然堅確之小人也本末雖無足觀而自守之固亦可爲次一等之士矣

信果是言行之準病在必字不必則惟義是從變化無方而大必則一意堅執拘滯不通而小言必信所信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信也下此則言誕矣行必果所果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果也下此則行縱矣故亦可以爲士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識淺不能見遠以所知言量狹不能容大以所守言

今之節○子貢又問曰士品有三既聞命矣若今之從此爲大夫者何如亦可謂士乎子曰噫此輩人猥瑣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亦無可取何足置之議論哉

斗筲是器量容受言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此正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當時列國名卿豈無猶有志節可取者今概目以斗筲故註以爲如魯三家之屬

不得章全旨○此因欲傳道而思及狂狷言下便寓有裁成之意重必也句下二句正明其資有可與處註中道字是主志節二字是眼目

不得節○子曰吾之道中而已矣若得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之士而授之以道固吾

人則非士斗筲則非小人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必也二字見非此項人決不可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

所深願但中行不可得而與矣下此求其可與者必也狂與狷乎何者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其過往之志駸駸乎有不可限量者道非卑污者所能勝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其能守之節皎皎乎有不可少涴者吾各就其過不及處而激勵裁抑之狂者使之戢斂從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爲之節以歸於道不難也此吾所以因中行而思狂狷歟

中行謂中道上行者蓋志本高而行又能踐守有定而識又能通無過不及故曰中行必字內有惟此庶幾可與意有含此別無可與意進取以志言是意氣激昂有所不爲以節言是節骨堅定雖似與中行不類實於道上擔當得起撐持得住正是傳道種子進取即志極高有所不爲節守有餘本文只言其好處行不掩知未及是朱子備解狂狷全體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勵之使狂者方行其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激厲者使狂者加力行之功而行當推言狷者加致知之力而知當推廣裁抑者蓋志極高本是狂之好處但一向從廣大高明去了精微中庸處全不究心着實終自有流弊豈不適成其知之過守有餘亦是狷之好處但知有未及則就所已知者堅持着道些子便道是了更變通不得豈不適成其行之過故須裁抑然激厲其不及即所以裁抑其太過四字正須互看到得激厲裁抑後已是進於道矣非必又進於中行而後進於道也謹厚的人雖是善人好人但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立之操故寧舍謹厚者而取狂狷也朱子補此一層正是推出必也字乎字神情中行狂狷雖是說資質亦有他學力在

南人章全旨○此見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爲而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無恒也上下相承只是一意

南人節○子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之可以有爲者惟此常久不變之心而已若人而無恒處事則作輟鮮終與人則反覆難測此等人雖巫醫賤役尤不可爲蓋巫交鬼神而無常則誠不聚而神不享醫治病疾而無常則術不精而醫無效南人之言如此由是知人而無恒即巫醫且不可作況修德立功之大者乎此雖當言而實有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只是不可爲意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可但 只滋 此易恒卦九三之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羞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以理相合爲和 以私相合爲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至理也善夫
恆即恒心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南人之俗語其意正看得巫醫重大故註亦推
其意云巫醫可以無常若夫子並其言則以巫醫賤役尚不可無常而推開說
不恒節○然恒之有無不惟術業係之而榮辱且係之矣易恒卦九三爻詞有云人
若德行無恒反覆變遷不獨內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羞進之矣
德字即心字承是奉承之承如人進羞辱與他或者不一其人之詞二句語意甚
緊緩看不恒便承之羞不必到業敗名隳而後爲羞也
不占節○夫子既引此詞又曰無恒取羞大易之明訓如此而人顧多無恒亦不玩
此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則知無恒取羞而惕然警矣何至於無恒哉
爻辭是人所占者此占字即指爻辭不可認作古此爻辭看楊註云玩其占只作
玩其義說故朱子謂不占而已矣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章全旨○此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和者和於理同者同於私和於理則
不苟同同於私則不能和與周比章不同彼就愛人言此就處事言
君子節○子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矣君子之心公其處事也從容坦順初無乖戾
之心然惟理是視故是非可否各用以相成殆和而不同也小人之心私其處事也
狎昵黨尚莫非阿比之意然以意相狥故黨同伐異惟務相傾軋殆同而不和也
朱子謂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刻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
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君小人則反是焉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觀人如
已故和者狎昵故同義有可否故不同利有爭奪故不和註無乖戾之心心字
極有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有阿比之意意字亦不苟言但以私意
相同奉耳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
自有不同之義此而字分辨意也下句亦然
鄉人章全旨○此以類字作骨子貢欲情人於好惡之同夫子則決人於好惡之類
鄉人節○子貢問曰公論每由於鄉人今有人焉一鄉之人皆好之何如其行成
名立者乎子曰一鄉皆好安知其非同流合汚者也未可信爲賢也子貢以爲不得
於好必得於惡又問然則鄉人皆惡之何如其道高毀來者乎子曰一鄉皆惡安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分別其類又去子
皆字便宿動妥當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
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
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 恕 公
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私 刻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
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
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
已 皆有先然且是意但有理欲之分
矣○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知非詭世戾俗者也亦未可信其賢也我以爲取必於鄉人之皆好皆惡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善其與己同也不善者狃於私欲今從而惡之是必惡其與己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必矣

子貢未嘗於皆好因子說未可故轉問皆惡兩何如俱就好邊說兩未可見鄉人不能皆善者亦不能皆不善也不如二字貫下二句須照註互勘合說見志行之美既足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故決其爲賢四之字只指一人言子貢之論全靠鄉人夫子說箇善不善便見自己先有知人之明始得

君子章全旨○此是就與人接物上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此君子小人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君子節○子曰易事人上看操用舍喜怒之權人固有任其勞而事之者亦有投其意而說之者若君子則易於服事而難得其心之說也何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以正以非理之事說之彼必拒之而不說也說之不亦難乎難說宜難事矣而及其使人也則又以恕心待之隨才器使雖一才一藝皆得進效於君子之前事之不亦易乎小人則難於服事而易得其心之說也何也蓋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則好尚不以其正說之雖不以道彼亦欣然而說也說之不亦易乎易說宜易事矣及其使人也則又以刻心待之責望無已必求全備而後已事之不亦難乎一念之間而相反如此

兩段各首句虛冒下方說公恕私刻公私就持己說恕刻就待人說兩而字與兩及其字語氣相應上及其字從難處逆折下及其字從易處逆折不說不是也拜競是與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不是開賢路亦是他平恕之心自如此君子持己甚嚴而待人甚恕小人治己甚寬而責人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賤人才求全責備而卒至無一可用之人

泰而章全旨○此見君子小人氣象之不同氣象從心上流出註循理逞欲四字是驕泰根本處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其些質者急須發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與行行相反只爭涵養工夫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民化于善可共安危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泰而節○子曰君子小人之氣象皆本之心而形之外者也君子之心循理故心廣體胖常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已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之心是欲故志氣氣盈常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君子小人之存心異故氣象不同如此

君子非有意於泰也循理而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小人一且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矜肆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自高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

剛毅章全旨○此天資之近乎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反觀之則彫華辯之遠於仁可知也

剛毅節○子曰仁本人心所固有而不能不拘於氣質之偏故柔懦而委靡者不勝其物欲之私文飾而口辯者不勝其外馳之失其去仁遠矣若剛者志氣強勁而不撓毅者德性堅忍而不餒木者容貌質朴而無華訥者言語遲鈍而不佞四者之質爲近於仁蓋仁無欲而剛毅則不屈於欲仁在內而木訥則不馳於外豈不與仁近乎有是近仁之質而充之以學可與仁爲一矣

剛是禀質堅強不欺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的氣象剛以體言毅兼用言木以容言訥以言言分之則剛毅一類木訥一類四者各近仁非兼備而後近也上智之資氣質純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燦然而宜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必由學問之功庶幾其全體可也故朱子謂雖有此質定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非以剛毅木訥卽爲仁也未能如此卽須著操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

問士章全旨○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言士貴全養而又善其施也士涵養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子路負行行之氣故夫子箴之

問士節○子路問曰何如而後可謂之士乎子曰士之質雖貴於中和凡行已接人之時必也切切如而情意之懇到偲偲如而告戒之詳勉怡怡如而容貌之溫和其

之類皆當思其作○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卽不戰亦先棄了）爲如何乃有益

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在俗淸者易知在名節者難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

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能不行便难只不行故未仁）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

氣象如此非涵養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是三者不可混於所施於朋友則當切切偲偲以盡箴規之義於兄弟則當怡怡以敦天性之恩恩義兼盡而施之各當士之爲道何以加此

切切就情意上說偲偲就告語上說怡怡就顏色上說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疎略未能偲偲勇則亢直未能怡怡故曰皆子路所不足如也二字總承上只做一句讀工夫全在前一層夫子直圖畫出一個氣象來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只在如字中形容出來下二句俱是養成後觸處咸宜之妙因子路無所取裁故又告之

善人章全旨○此夫子深與善人之教非專爲即戎而發也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

善人節○子曰今之爲治者不知教民久矣惟善人慈愛惻怛而有實心外有實政其於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以養其心教之務農以厚其生教之講武以習其藝大約積之七年則民知親上死長雖以之即戎亦可矣善教得民如此豈威强狙詐者可同語哉

教民本非爲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善人二字便見與兵家狙詐者不同註親上死長須遞承上三意蓋不務農講武民亦不能親上死長也朱子謂教須本末兼具蓋以孝弟忠信對務農講武而言則孝弟忠信爲本務農講武爲末以務農對講武而言則務農又爲本而講武又爲末也

以不章全旨○此爲輕用其民者發其言不教之失以見民不可不教

以不節○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曾教民以孝弟忠信而遽用之戰則不能有勇知方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是自棄其民也

此教字專指孝弟忠信與上章兼務農講武說者不同故朱子謂戰法自不用教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武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弟忠信之意

憲問章全旨○此慮原憲不爲之志以進於有爲也恥也雖雙承須抑揚重有道邊

憲問節○憲問何者爲可恥之事夫子慮其志曰君子固當有守尤貴有爲若邦有道不能有爲而但知食君之穀雖非枉道而未免素餐邦無道不能卷懷而猶然食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閒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在懷字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隨時當理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

君之穀則徒貪位而不能獨善二者皆可耻也人未有不自有守而進於有爲者也
亦未有不能有爲而徒貴有守者也子其勉之
憲甘貧守道自守常有餘而事爲常不足故夫子以有道穀之可恥進之蓋因其人
所已能而廣其所未及也朱子謂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克伐章全旨○此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乃淸源制流之分非自然勉强之別也
克伐節○憲問人心至虛克伐怨欲皆爲心累若能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旣遏
天理斯存斯可以爲仁矣
克伐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克伐是一病怨欲是一
病四件只兩件兩件又只一件病根總在欲字有所欲則貪多求勝遂所欲則氣
盈而伐不遂所欲則氣歉而怨仁則私欲淨而天理流渣滓消而本體見四者總
是私心不行全是强制在內與那拔去本根者迥別味可以爲仁矣句角分明是
誤認此爲仁只要得他不行便了故朱子謂憲之所少先在窮理一層
可以節○子曰克伐怨欲皆人情所易動者今能制之使不得行有甚於激湍之隄
防奔馬之銜勒者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今但不行只强
制而已保無潛滋暗長而不覺者乎以之爲仁則吾不得而知也
可以爲難自是許之之辭但矣字施下語氣注重下句不知其仁是聲價語不是
依回語朱子謂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
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
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鬭進於胸中則失所謂
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歷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
留於心念之閒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克己復禮是殺賊工夫主敬行恕是防賊工
夫四者禁制不行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强亦仁所
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强無涉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
猛勇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己此猛勇決去法也
士而章全旨○此見爲士者當心無所累
士而節○子曰士志於道必無係於情欲也若士於意所便安處如宮室器川之美

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言勇全欲人充養在內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欲仿當世而尊夫子夫子不敢承當故不答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寒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聲色貨利之私戀戀不能舍則心爲形役而志以物損卑陋甚矣惡足爲士乎
居字所該甚廣但只指已有者言不兼未得者言不足爲士只就懷居上斷之轉
氏謂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內則指德外則廢業此是後一層意此與小
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其樂也大
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而安有所執着其累也大

邦有章全旨○此示人以因時制宜之道行無時而不危持身之節言有時而不盡
保身之智專就在下之士言若居其位諫不得言孫不得其言惟有去而已

邦有節○子曰君子處世言行固當一出於正然亦看時勢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
大行邦有道之時也則高峻其言而侃然正論之不屈高峻其行而挺然勁氣之不
同蓋道與時合無所顧忌故言行俱高峻而無害也若君驕臣諂公道不明邦無道
之時也此時行固當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已之守言則不妨卑順不可太直以取人
之禍蓋道與時違不得不委曲以避害耳此君子所以處治亂而咸宜也
危只是介然守道不狥於世之意非峻厲激烈也但是世俗觀之則見其危耳孫
非阿諛失正只少致其委曲含容卑順以免禍耳二者皆是理當如此

有德章全旨○此爲以言勇而有德與仁者發見內可以信外外不可以信內欲修
身者知所重并欲觀人者審所尚也

有德節○子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謂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敷之議論必然循理成章可必其有言若有言者則未必其有德蓋有君子之言
有色莊之言未可遽信爲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曲
則正氣常伸臨事之際自然見義必爲可必其有勇若有勇者則未必有仁蓋有義
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未可遽信爲有仁也
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心德之全也兩必字是自然意必有
言勇者言即德所形勇即仁所發也全要從德內看出言仁內看出勇方與下言
勇有別德言是華實之辨仁勇是理氣之分德必其言即靜默自持而精華自在
仁必有勇即凝神歛氣而强毅自存兩必字最妙兩不必字活看兩註兩或字正
貼兩不必字若尹註兩徒字明是無德無仁矣便失本文意

躬稼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
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
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
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
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　○子曰君子而
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道心惟微　人心惟危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
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閒而人去　○子曰愛之
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其利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　蘇氏曰愛而勿勞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禽犢之愛也忠而
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用人於命如此於政可知　裨婢之反諶時
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林反○裨諶以

南宮章全旨○此見人當尚德意适以德與力並問夫子祇美其尚德而抑力伸德之意自見

南宮節○南宮适托以問孔子曰羿善射奡能陸地行舟權力之雄天下無能過矣然一爲亂臣所殺一爲夏后所誅皆不得其死然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其勢亦甚微矣然禹親受舜禪而有天下稷後至周亦有天下一亡一興若此然則小人未嘗倖免君子亦豈終窮乎适意欲以羿奡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而謂力不可恃而德有可尚也夫恃力者亡尚德者昌理則有固然而數或難定而尤嫌於傷時已甚於自任故夫子不答适亦會意而出夫子乃嘆美之曰自世之尚力不尚德久矣今即适之言而觀其行君子哉其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即其言而察其心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時趨向者可比哉

善射盪舟是有力然羿篡夏自立奡滅斟灌斟尋殺夏后又是有權禹平水土所以爲播種之地稷播種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故皆曰躬稼不言德而獨稱躬稼正見其有德於斯民甚厚說躬稼即是說德福善禍淫天道常定适自有正論但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然氣數雖難憑而修爲則在我聖人並不必計到禍福上去即有時善不福淫不禍而禹稷之當爲者自在也況嫌於傷時與日在尤有難於答者故夫子不答若謂無可贅說及揆人非倫恐非正旨○不答一出已相喻於言外矣但恐人不喻其旨故俟其出而贊之又所以堅天下後世尚德之心也君子以品言尚德以心言君子句虛尚德句實上句是引起下句重尚德邊

君子章全旨○此勉君子而警小人見仁之難盡也

君子節○子曰仁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存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君子志乎仁宜無時不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天理有時間斷而不仁者有矣夫至於小人則失其本心縱天理有時暫萌亦不勝其私欲之擾棼有小人而仁者也人君子有不仁則君子不可不勉小人無時而仁則小人可不亟反哉

天理渾全之謂仁君子照管不到處少有間斷使是不仁若小人雖間有此天理形見終爲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有矣夫是疑詞未有是決詞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産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 度時審勢嚴以行惠 子産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騈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騈邑

愛之章全旨○此立忠愛之準焉知愛之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註兩知字重

愛之節○子曰父之於子未有不愛然愛之也切則其慮之也遠凡所以責成與戒敗有一出於勞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能已乎臣之於君未有不忠然忠之也至則其謀之也周凡所爲陳善閉邪者一出於誨雖欲承順而勿誨也忠之之心能已乎爲父與臣者各盡其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矣

愛之忠焉一頓接下方有力愛忠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勞之事雖難從然勞於前者逸於後故爲愛之深誨之語雖難受然長其善而救其失故爲忠之大不勞便不成愛不誨便不成忠味能勿二字見理勢之必然兩乎字正是提醒人處

爲命章全旨○此見鄭能用人之效四項宜平列

爲命節○子曰國之有辭命所以講信修睦也況鄭介兩大之間辭命尤重今觀鄭之爲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之爲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一人之識見尚未精核也以世叔博古則使之討究典故以求其合論講義理以求其當然雖經討駁未必多寡適中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飾之而繁簡合宜焉然雖經裁割未必文采可觀也惟東里子產又從而潤色之而光潤有采色焉一辭命而用四子之長此所以應答諸侯鮮有敗事也

草謂畧爲大意創謂造立體制討謂尋究典故論謂講論可否修謂去其太繁飾謂添其不簡潤色謂易徑直而使之委婉化鄙俚而使之新雅既草創又討論又修飾又潤色不鹵莽不疎畧此之謂詳審精密草創用裨諶討論用世叔修飾用子羽潤色用子產當其才竭其賢此之謂各盡所長此章自是以用人各當其才四子和衷體國二層爲正意至謂子產富國不欲掩三子之長故各用之而以潤色總其成此雖屬偏論却亦當補出

或問章全旨○此聖人評論春秋大夫而各當其人三段隨問隨答本無關紐只閑問評論三子皆當時最表著者故或人舉以爲問夫子於子產則稱其心管仲則稱其功不沒人之長也子西則見之而不數其失不揚人之惡也於褒貶中而寓忠厚之意如此

或問節○或問子產子曰子產之德澤歌誦於鄭國蓋惠愛其民之人也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 老雖大亦可而 期乎小大夫小曰不可而況於大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子產爲政一欵依侯宣恭徐從封洫鑄刑書惜幣帛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雖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曰惠人蓋指其心而言也

西節○或又問子西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見其不足爲重輕也

彼哉彼哉猶云他麼他麼言無置褒貶也故曰外之之辭註曾子三層雖分重輕但見無足論之意但不入語氣中提出但孔子一層亦見其無知人之明耳夫子非以私意外之也附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都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管仲節○或又問管仲子曰是人也功足以服人者也桓公以其有功奪伯氏所封之駢邑三百戶以封之宜伯氏之怨仲也伯氏乃心服管仲之功疏食粗飯以終身而無怨言夫管仲之功能使仇已者忘怨其功之大何如哉

此節表仲之功大人也二字連下讀奪是桓公奪但致其奪者仲也只重心服管仲之功上伯氏知罪安貧意輕看、

貧而章全旨○此就恒情上別其難易如此工夫在言外

貧而節○子曰人情處貧多怨乃能處之泰然略無怨尤之心此非安於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此實人之所難人情處富易驕然稍知義理者便能安分自守而不至驕肆猶爲人之所易當情知此人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也

無驕苟自知收斂不矜外物者能之無怨非內有守者不能蓋有一毫不平於中皆怨也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也無怨亦有天性恬淡與學問刻厲兩種

孟公章全旨○此隱諷公綽不稱服以見魯失官人之道分明是說孟公綽不可爲滕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就說他短先說他長處多少婉曲重不可句

孟公節○子曰人各有所宜用之者當因材器使如孟公綽若使爲世家之長即趙魏大家亦爲之有餘蓋公綽廉靜寡欲固優於此也若使爲大夫則滕薛小國亦不

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是人中行君子 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知去聲○成人猶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是人狷者不爲 復加曰字者旣

可蓋大夫非有理煩治劇之才者不能公綽短於才則固不足以辨此矣夫一公綽也爲家老則趙魏且優况小於趙魏者乎爲大夫則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綽本大夫而曰爲趙魏老則優其不優於大夫可知矣綽本爲大夫而曰不可爲滕薛大夫其不可爲魯大夫益明矣重才望二字老以望爲重只廉以風貪靜以鎮躁足矣大夫內撫百姓外應强大非才不能任故一優二不可爲正要分輕重大家勢重句輕家老望尊句重滕薛國小句輕大夫位高句重優處在廉靜寡欲不可處在短於才然亦可互說蓋爲家老則廉靜寡欲便足雖短於才無傷爲大夫只短於才便不可雖廉靜寡欲亦不濟事國小政繁言國雖小而政亦繁若說國小故政繁豈國大政反簡耶政繁就見逼强大困於朝聘會盟征伐貢賦說

成人章全旨○此上節告以人道之全下節告以人道之重欲子路由今以進於古也上節重下節輕

成人節○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聖人踐形盡性固人道之極至者也天下豈概見哉誠若臧武仲之明知公綽之寡欲下莊子之强勇冉求之材藝兼四子之長矣猶未足以爲合乎道也又必文之以禮去其過中失正之偏而歸於至當文之以樂去其乖戾矯激之病而協於和于則才全德備渾然粹然以爲成人亦已可矣

成人是說完全個人道若字貫下四句有兼字意在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此四者兼字指得於天資得於學力兩項說然未到中和地位猶未合乎道如知或流於苛察廉或失於矯厲勇或役於血氣藝或傷於便巧又必須禮以接之去其偏倚邪僻而歸於無過不及樂以和之去其駁雜矯激而出於和順從容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正和樂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去氣禀學問中有疵累處以此消融之氣禀學問中有得力處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通節文之句最重蓋必文之而後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也之字即指上四項文字即節字和字惟聖人天道渾全不待逐項說此猶未能如聖人故曰亦可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禮樂方是才全德備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得盡好爲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德成於內二句猶在文之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方承文之句合

耆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於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偏過乎情誠人所难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

理可以成人上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
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故下節思義是廉受命是勇只缺得知藝而註云才知禮
樂有所未備明是以才字代藝字
今之節〇子又曰若今之所謂成人者何必才智禮樂之兼備哉但能見利思義而
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與人有約雖經歷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
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實則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爲成人矣由
今之成人而進之而吾所稱成人者可及也由也勉之
何必然言今者中和之風已遠詐偽成習須以實心爲本不必兼備衆美也見利
三句平重正是個敦篤誠實的人故註以忠信之實四字括之久要卽生平之言
上亦可對聖人言此亦可對上文言忠信之實總承三句說不可分貼思義卽是
廉受命卽是勇才知未備是欠知與藝禮樂未備是欠文之一句今之成人句自
是薄之之詞語意中頗有抑置子路得意處有激勵子路進步處
子問章全旨〇此夫子維中道意上節不言不笑不取顯出於中之外故夫子問之
欲人知過情之非中下節雖言樂笑義取又混入於中之內故夫子疑之欲人知
中行之不易信乎其然總是不得其實而欲核實正衆好必察意
子問節〇公叔文子廉靜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公明賈曰人謂
汝夫子平日不言不笑不取信有之乎蓋疑其過中而不近人情也
人之言笑取如何絕得夫子非不知而問只因有此不近情之譽欲核其實耳雖
過實之名必有所自來此註推其故以爲必廉靜之士
公明節〇公明賈對曰夫子豈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殆告者過也然爲是言者亦
有由矣蓋多言則人厭其言吾夫子但時可言然後言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
不言也苟笑則人厭其笑吾夫子但遇可樂然後笑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
笑也妄取則人厭其取吾夫子但義可取然後取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
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然特人固爲不情之言而賈允爲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
詰之曰汝謂汝夫子時言樂笑義取其然乎豈其果然乎吾未敢必也
不言不笑不取似難然皆能如此是一偏之行也時言樂笑義取似易若果能如

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公明賈
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
其取行適乎中尤人所難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
之之辭事適其可
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
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
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
故曰其然豈其
然乎蓋疑之也〇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
宇其罪以正人臣之心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〇防地
名武仲所封邑
也要者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此則時只之行也賈只分解不言不笑不取而不覺適合乎時中故夫子疑其未
便到此其然是承賈之言而按之豈其然乎方是疑詞此可決文子必不能而聖
人但疑之所以爲忠厚之至註禮義充溢二句勿入講者入講是決詞非疑詞矣
臧武章全旨○此春秋誅意之法要君全在以字上見首二句是案下二句是斷
臧武節○子曰臧武仲既得罪於魯已去防出奔於邾矣即欲請後只宜歸於魯以
身請之或待罪於邾使人請之可也乃自邾如防以求立後於魯推其心以爲君不
從我之請則將據邑以叛猶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武仲卑詞請後時人不知其據邑以請之爲
要君故夫子特拈出之饒氏謂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非其請非其據
邑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惟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
隱而難見 既用知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故楊氏言春秋誅意之說附考襄公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謀於臧紇立之公彌遂發季孫愛臧
氏成已志孟孫莊子惡之及孟孫卒紇入哭甚哀八日孟孫之惡子也而哀若是
如季孫死其若之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
孟氏欲爲公彌仇臧乃誣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及孟氏將葬臧使正
夫助之從甲士孟氏又告果有兵季孫怒命攻臧氏臧氏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紇乃宣叔之繼室子立爲宣叔嗣前毋兄臧賈臧爲在鑄國毋勇處武仲致大龜
於兄賈賈使爲納請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
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爲爲臧氏後紇致防而奔齊按知不足謂使里從
已慮事淺也二勳謂文仲宣叔
晉文章全旨○此即桓文而論其優劣見霸術亦漏降也正譎論事不論心心則皆
不正也而其事則彼善於此耳註發隱亦指其事之正譎人所不知處說
晉文節○子曰五霸桓文爲盛人皆知其心術之不正然其行事之間有彼善於此
者文公爲人專尚詐力不由正道是譎而不正者桓公則猶知正道不尚詐謀是正
而不譎者晉文所行之事如楚圍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則復曹衛以
攜二國之交至溫之會以臣而召君踐土之盟以下而凌上是也桓公所行之事如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
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
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
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
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
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觀伯業之升降則人心之日下可知)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謂其害此心之正理)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楚未服則問王祭不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至葵丘之會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定世子之大法是也二公他事類此優劣可知矣霸術其遞降矣哉

註引二事以着其實下即二事以推其餘朱註極仔細於桓則曰猶爲彼善於此則可見桓未得爲盡善於文則曰其譎甚矣又可見桓亦非不譎者夫子正而不譎對晉文言註心皆不正對王者言霸是齊桓始今却先說晉文者從譎而不正倒遡正而不譎便見晉霸益衰於桓處卽此有傷世之意在

桓公章全旨○此許管仲有仁者之功子路只見管仲不死在心術上論仁夫子稱管仲有功在事業上論仁

桓公節○子路問曰管仲召忽皆相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致命而死從義務得矣乃管仲獨不死而反臣事桓公盖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以忠言之管仲未得爲仁矣乎

殺糾者魯而桓實使之故曰桓公殺公子糾稱忽所以例仲嘉忽之死正以愧仲之不死也未得爲仁全在心術上說重註忍心害理四字忍心謂心所當爲而忍之使不爲害理謂理所當然而拂之使不然忘君事讎則是忍心害理處相桓由於不死來子路認定見危授命一段道理只重在不死上見仲縱不事讎只當下不死早已是忍心害理矣附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遂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弑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illegible]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九合節○子曰子以仲之不死爲未仁亦知其不死有仁之功乎彼桓公糾合列國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乃不假兵車之威諸侯莫不服從若是者皆管仲內謀外斷之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觀其力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耳 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 上疑其不死又相此疑重 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此承上鋪張之詞言后此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則當時益可知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

功也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爲心今仲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利澤及人之功如此當世孰有如其仁者乎孰有如其仁者乎未可以不死而遂病之也

九合乃連屬糾合諸侯以爲尊周攘夷之計不以兵車謂全是以大義驅之以大信一之而諸侯自莫不率從也此句最重仁字正從此出益兵車一舉傷殘無算仲以一人之力全天下之生仁即力之所及也如其仁只就春秋時似兵力以賊民命者說仁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子路疑仲之不死非仁夫子許其不死以後之功則仲之可以不死已隱隱見於言外朱子謂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程子謂桓兄糾弟襄公死則桓當立故春秋書桓曰齊小白書糾不曰齊以不當有齊且不曰子以非君嗣子也況仲爲糾之傅非糾之臣乃齊臣也及小白入而爲君則亦仲之君矣且有叔牙在知必用已以成後來事業亦不必拘小節而昧大功故夫子稱其仁亦是不必死而又有功故稱之耳若果當死不死雖有功亦不足贖

管仲章全旨〇此許管仲在相桓之功子路疑未仁重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非仁雖輕在不死重在又相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次節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下節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

管仲節〇子貢問曰管仲其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爲子糾之臣義當有死無二彼不死則亦已矣乃又輩桓公而爲之相忘君事讎忍心害理豈仁者所爲乎子路勇者也故有取乎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

相桓節〇子曰子以仲相桓爲非仁豈知仲正以相桓有大功乎自周室東遷夷狄縱橫幸有管仲者輔相桓公爲諸侯之長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亂於是一正非特當時賴之至今吾民享安寧者皆仲之賜也使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安有衣冠文物之盛哉蓋其相桓有大功如此

相字正頂上相字來匡一匡天下句匡指名分體統說兼尊周攘夷言但尊周攘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上言其相無害于仁此言其徒死尚反成小信）**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〇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夷不平直觀被髮左衽句可見霸諸侯項相桓來匡天下項霸諸侯來民到今受賜項匡天下來此句又推其極而言其功之大勿以當時後世平看不以兵車表他能以義信保生民之功一匡天下表他能以名分正華夷之功

豈若節〇夫仲既有大功則其不死也意益有在矣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終身之遠圖自縊於溝瀆之中而竟無聞於天下後世者哉乎亦錄其相桓之功可矣

此節緊承上文豈若二字一氣直貫到底諒小信正與大功相形莫之知謂無聞於天下後世惟其爲小諒所以人莫之知若扶植綱常雖死亦凜凜有生氣安得人莫之知夫子着此二語正見仲可以不死耳朱子謂夫子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見不死之無害於義非謂因後功而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

公叔章全旨〇此特著其薦賢之美文子得謚爲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爲拈出言只此一事便無愧於文只極取其事并論謚法也

公叔節〇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爲大夫名僎者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並列焉蓋以文子忘分以薦之也

臣是家臣既曰臣又曰大夫自其後日言也同則不儕升則不抑公則不私皆春秋書法

子聞節〇子聞此事而稱美之曰謚法文之一字最爲美稱今公叔之得謚文我固不知其他然即此事觀之是即可以爲文矣夫知賢能薦明也拔之家臣之賤公也惟知爲國用賢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何愧文之謚哉

拘分蔽賢何等暗陋忘分薦賢何等光明文訓順理成章蓋薦賢爲國理當如此順理便自成章言順乎理而有章采可觀也四字不平此并翻前論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實其謚耳借謚法以明進賢之義是正意見史臣之不知所以爲文是餘意論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泄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附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

可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以臣而得同升便有荐意在內）也

公〇僎士免反〇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深許其事之順理）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〇洪民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〇子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喪〇喪失位也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只見得人之重非謂得人而可無道也）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〇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以其死衛寡人不亦宜乎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

子言章全旨○此只重靈公用當其才上加是指無道下加是指用人

子言節○夫子在魯嘗言衛靈公無道之事季康子因問曰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衛靈公既無道如此何故能保其位而不至於喪乎

首句是記者總括之詞無道大概言其彝倫不敘綱紀不張也文法如孟子道性善二句一般其中云云最多看夫如是三字明是有所指不止無道二字喪訓失位如見殺見逐之類與亡國不同

仲叔節○孔子曰靈公雖無道然御最善用人如仲叔圉長於言語者也則用之以接待賓客祝鮀熟於禮文者也則用之管宗廟祭祀之事王孫賈長於武事者也則用之以治軍旅夫治賓客得人則彼雖不能勤信義以睦鄰國不啓釁矣治宗廟得人則彼雖不能握匕鬯以安先靈而神人亦胥悅矣治軍旅得人則彼雖不能培根本以固吾圉而緩急可有備矣此所以內外咸理而國可保也靈公雖無道何至於喪哉

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三人勿說太好註賢字以德言才只取其能也見才之當用雖三子猶存無道之國況賢而才者乎用當其才雖靈公能存可喪之國況有道之君乎此只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

其言章全旨○此專爲大言不慚者而發重不怍二字與謹言敏行等旨無涉

其言節○子曰凡人有必爲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慚愧而不敢輕言然後其爲之也易若或輕肆大言高自稱許畧無慚媿之心這是全無必爲之志徒妄言以欺人耳其爲之也不亦難乎

大言不慚初念只要口頭誇張原不思量去做爲難只就言不怍時已知其必不能行不待爲時方知也全重註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二句

陳成章全旨○此聖人正君臣之大義也首句提起作案下以告君告臣分兩項看孔子請討此天下治亂大機若云借以振魯則反小矣

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不怍慚則其進

雖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記者之詞不是書法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稱名以正其罪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傷君權之不振也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

陳成節○昔者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此句是記者之詞與崔子弑齊君同如春秋法則名陳恒陳恒者陳完之後完初
生其父厲公使周大史卜云其後必昌君在異國必姜姓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
完恐禍及奔齊齊大夫懿仲欲妻完卜云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八世之
後莫與之京因妻之完如齊以陳氏爲田氏卒謚敬仲五世至田乞事景公爲大
夫得齊民心乞卒子常代是爲成子與闞止同相簡公常心害闞止追殺之簡公
出奔常執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之立簡公弟平公田常爲相常卒謚成子至曾
孫田和立爲齊侯呂氏遂絶和之孫威王彊於天下威子宣王宣子湣王湣子襄
王襄子建滅於秦
孔子節○孔子時已致仕乃齋戒沐浴而朝告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
雖齊國之亂賊實天下之首惡也況我魯義在鄰國請興兵以討之蓋欲申大義於
天下也
曰陳恒罪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也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
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於齊尤密邇當討子
嘗爲魯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所必告也擧強臣無君之心自
是兼及之意耳朱子謂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
下事可次第擧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也以上大意也
公曰節○時政在三家陳恒之討公不得自專其事因語孔子曰汝往告夫三子
只是合孔子自告非必使將已命也是弱昏庸一言如見
以吾節○孔子出而自言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以我常從大夫之後不敢不以告
聞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曰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此從大夫後句是謙從說見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而況君乎此是嘆詞君曰告
夫三子者聯註乃字便有味註弑君之賊二句是就魯國當討齊賊說人夫謀國
一句是就聖人當告魯以討齊賊說
之三節○孔子奉君命往告三子以爲不可意以齊强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
於我何與夫子因正言曰弑君乃齊之大變討賊實魯之大義君之所以來告者以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
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
警權臣之无君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
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
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
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
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
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
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
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
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
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
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
得而討之仲尼此擧先發後聞可也 ○子
子路有自欺之蔽故告之如此
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顔諫爭○范氏曰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乃以爲不可獨何必哉夫子此言所以復其臣者深矣
夫子明知事不行特將君命而冀其萬一可即可其奏之可不可亦詰聲勢相倚
工此從大夫後句是當面說見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而況在位之大夫
乎此是譬詞也是年春西狩獲麟請討在是年之夏春秋絕筆於獲麟遂不復書
陳桓事孔子請討只與孟獻論討之得行與不得行而必不可以不請聖人從天
理人倫上起見不論事勢也朱子謂哀公誠能聽孔子之言名三子而以大義詔
之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惜乎其不出此也聖人舉事也不曾只理
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如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事聖人
亦必曾入思慮但卻不得主此耳當日齊強魯弱其請於天子理勢固有當然者
然事非一槩在乎時義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未至乎迫遽而
得以告也其力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
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
以制之而乃區區焉狥請命之小節忘弒逆之大罪在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
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此註既載程子論
理之言而必更載胡氏先發後聞之說以見義理事勢不可偏著一邊論事勢不
論義理則爲權術論義理不論事勢則爲拘迂隨時處中其惟聖人能之與
子路章全旨○此教子路以純臣之心以勿欺作主轉到而犯之又一層串說勿乎
干路節○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之道無他惟誠與直而已凡平日進言宜力
務使道誠懇到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力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心也而君或未向道
志仁則本此勿欺之一念無諂諛無畏避侃侃然盡言極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以
此事君則幾矣
欺字說得濶或獻納而不盡其誠或敷布而不盡其力或雖言宣力而有一毫內
交要譽惡其聲之萌或利害未至於是主於感君而言之太過或已好色好貨而
諫其勿好皆欺也兼言事存發說須是平日於窮理愼獨上實下工夫始得勿欺
就平日言犯則專指諫諍一事言犯時要不勿欺來勿欺非事爲犯地南軒謂盡
誠而勿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信誠允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分只在趣念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狥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只是務名務實之分 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子路剛强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爲主六字一句讀者非朱子用范註只取先後二字非併說也

君子章全旨○此見君子小人志趨之殊

君子節○子曰君子小人始不過一念少殊終至趨向之迥絶何以言之君子循乎天理故其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將日進於高明矣豈非上達乎小人狥乎人欲故其志氣昏昧物欲牽引所知者日以殘失所行者日以恣肆將日流於汙下矣豈非下達乎

上下只是理欲兩路各兼知行說而達字各有漸進極至之義註高明汙下貼上下字日進日究貼達字見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直達到天理盡頭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直達到人欲盡頭循天理狥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循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明矣苟狥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汙之地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沉而愈卑不上卽下不君子卽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夫子言此正欲人審於其所從達也

古之章全旨○此欲學者審其幾於用心之初也古今二字有不勝升降之感

古之節○子曰古今所學之事同而用心則異古之學者其從事若與今同也然只爲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只爲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進其德雖求盡其在已而已今之學者其從事若與古同也然未必其明道者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人未必其進德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世雖恐人之不知而已古今人之不同如此

先要認個學字然後及於爲己爲人之辨兩學字俱是正學兼知行說若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兩爲字俱在用心上分別雖同一學行爲己者只求明道立德而人之知與不知恐非所計爲人者只思致與邀榮而已有實得與否初非所問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用心既有爲己爲人之分其工夫亦不同其所得亦各異爲己者收斂僕實工夫必純篤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乎高明爲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兼安勉說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此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有餘者言行以不足者言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

人者輕浮淺露工夫必苟且糊塗必無實得而終於壓墜耳輔氏謂其差只在毫
釐之間則爲己爲人之分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爲人即希世獵名之謂若經世
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

遽伯章全旨○此見聖賢相交以道也通章是記叙体既要見其淵相思意又要見
注坐歎意既要得歸重寡過意又要得歸結贊使意處處俱到方有神情

遽伯節○孔子至衛舉衛大夫遽伯玉交既而反魯遽伯玉一日使人於孔子
使非僕隸之謂觀于華爲夫子使齊可見

孔子節○孔子敬其使特命坐而問焉曰爾夫子果何所修爲對曰我夫子所爲無
他其處心積慮惟欲自立於寡過之地但人欲难淨天理难純常未能如其所欲此
則夫子之所爲也夫曰寡過可見伯玉省察克治之心曰未能又可見伯玉檢身不
及之心伯玉有心何意使者能道之哉夫子於其既出而稱之曰可謂知德而善於
詞令者矣使乎使乎非伯玉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不能知伯玉之心也
使玉使人豈止通殷勤道故責而已以夫子之道而求也觀夫子開口便問何爲
無非若道之心寡過未能亦是請益之意方見聖賢切磨以道正者過有三念慮
言語各事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欲寡則不自是未能則不自足十字作一句讀
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止要從缺陷中見功力註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
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之未改而常加克治也使乎兩兼知
心而又善詞三意隱重知心邊但口中嗟嘆使者意中實深契伯玉蓋伯玉苟未
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亦未必深許也註化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
六十而猶未已也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古人爲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
履篤實也光輝宣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

君子章全旨○此示人善思之則須体艮卦止而不動之意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
邪者違理之謂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

君子節○曾子述艮卦象詞以示人曰心之所慕爲思身之所處爲位思而出位則
位內之道反不能盡矣君子觀艮止之象而身之所處止其所則心之所思亦止其
所凡夙夜之所圖慮者惟求盡其本分所當爲之事初未嘗越位而有所思也

有餘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 道本無窮聖人未嘗自見其有餘也
之辭
亦有勉進人意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
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
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 只用功于知言旁理思
齊內省豈暇方人
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
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
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
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
惟患不能使把知字抹却
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
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
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此位字濶不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凡當其時與其地皆是思只是事上之思凡位中道理須就當位研窮方能隨事盡理而不貪乎其位若思而出位則位中之理反不能盡矣故君子但身止其所思亦止其所方是体艮之象思是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位隨時而變更思亦隨時而轉移不出位非拘方之謂也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必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是非君子不能思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原非位之可限也

恥其章全旨○此表君子矯輕警惰之心此與過全在心上說註不敢字欲字可見

恥其節○子曰言易至於有餘也君子則恥其言若有所愧怍而不敢盡行易至於不足也君子則過其行必致其能勉而使之有餘此其所以爲君子也

恥是羞赧愧怍意就他開口時有囁嚅的意思便是恥心所發過是勇猛精進意就他施行處有踴躍的意思恰似過向前去兩件本平說有謂恥是恥其言之浮於行過是使其行之過於言作兩截說亦可

道者章全旨○此夫子擊道未見之心夫子之言聖不自聖子貢之言智足知聖人

道者節○子曰君子所以爲道者三反之於我皆無能焉三者何仁知勇是也仁者理足以勝私慮順逆而不憂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物而不惑勇者氣足以配道義當大任而不懼此皆君子之道而爲我之所未能者也敢不勉哉

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個君子不憂不惑不懼總是一個君子之道仁者不憂便見我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憂惑懼三字須看得精微难盡方是仁知勇極際而於我無能句須見体貼此另有自責之意而勉人意即在其中註一以字可玩

子貢節○子貢曰此特夫子聖不自聖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純純乎有餘矣安有未能者哉

自道猶云夫子自言如此耳自他人言之夫子固優於能也自道自說也不可即以道字當謙字蓋凡人自說則常引退故自謙者即在其中註謙一字有分曉

方人章全旨○此見學當以自治爲急蓋儆夫制兩字虛婉須得優他自省之意

方人節○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言以極言之

寧之意亦何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億非覺不逆億未必居覺可得乃爲賢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揔是不可解之詞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言正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力並方爲驥然所重在

曰方人之事唯自治既密者能爲之今賜務此賜也其賢乎哉工夫方是實有餘也若我則於人短長固不暇及之賜其亦思之否

不只方人就是病只一心向別人身上去其於自治之力便疎註專務二字要看賢謂自治功盡而餘力可以及人也不暇謂無暇及人言下有方自治意賢其褒乎哉是疑其辭我則不暇是自貶自貶正所以深抑也本文二句重下句

不患章全旨○此是爲己之學二句一直說全重下句

不患節○子曰人之處世常患人不知已然此不足患也惟學焉而未明其理行焉而未踐其實反之我心而未慊者此深足患也今乃不以此爲患而患人不知何哉

人不知已卽指不知其能說能字細著分中有一分不盡不可謂能患其不能全是求所以能處兼知行說凡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者皆是學而求能乃爲己實功若謂求以爲人知地則猶然人不知念頭矣只是反已自盡不慕乎外之意

不逆章全旨○此爲世之以察察爲明者發也

不逆節○子曰人之欺已者謂詐人固有詐未至而先迎之者今則不逆料人之欺我人之疑已者謂不信人固有不信未見而先億之者今則不億度人之疑我然亦不至嗔小人之計而人之欺我疑我者抑亦自然先覺使人卒無以施疑詐於我若此者乃爲賢乎可爲用智者法矣

逆億是詐與不信之未來而先揣其有是逆億只是以意見推之雖亦有中者但未免私見紛擾先覺則以義理照之就詐不信之方來而情狀更能了徹固不先時而預料小人之爲奸亦不臨事而嗔小人之奸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三句語氣不直固亦有不逆不億而反爲人之所罔者故着抑亦字作一反轉故朱子謂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你能先覺方是賢本文當云不逆不億而不能先覺猶未爲賢抑亦先覺乃所爲賢三句語意較重先覺上是賢是字緊承可見賢字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的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的要兼二項說註情僞二字似兼詐與不詐信與不信說只重僞一邊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是惟其不逆不億乃能先覺非立言本意其誠明二字亦太說大了蓋此章欲人於日用間便要知此

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分明匿怨而不直矣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借勘便明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重報怨以德報德重以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言莫莫我知也夫知其所以聖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

微生章全旨○此聖人自明以道易天下之心玩疾固二字正見不得已心事
微生節○微生畝乃以退隱爲高見夫子周流歷聘因謂之曰丘於列國間何爲是栖栖然相依不舍與無乃好爲佞口以取悅於世乎
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也二字指聖人行蹤說爲佞固是口給然要切于時求用意爾爲字和呼應無乃二字從上何字轉出與字乎字叠用是詰問之辭故朱子謂其辭甚倨
非敢節○孔子應之曰夫人立身待人自有中道丘非敢爲佞以求悅也疾夫固執太過不通於世用也此所以栖栖而不能忘也敢爲佞乎哉
首句是接微生語而直折之疾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然畝之固執可疾亦見言外註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
驥不章全旨○此論才德輕重如詩之比體君子意在言外
驥不節○子曰天下惟德爲最重即以驥論德與力驥實兼之矣然所以得驥之稱者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稱其習熟順服之德也驥固不徒以力貴也哉
驥字提起驥本人之所稱者雖德力爲所俱有而所以稱之者則不以力而以德德只是調良調者習熟而易控馭良者順服而不蹄囓此章爲驥發非爲稱驥者發觀尹註可知此正借驥以示學者當詘才尚德若徒爲稱驥者言未得本旨
以德章全旨○此見報施貴得其宜只以報怨爲主不是將怨德平說上一節是或人矯爲厚而反失其平後二節是聖人酌其平而不失爲厚重以直報怨句
以德節○或以人情讎怨相尋之無已也乃設一問曰人惟懷怨過明斯世風日薄今於人之有怨於我者我惟一以德報之何如
何如之問亦自謂能加厚之意
何以節○子曰報施貴得其平以德報怨似乎厚矣但上而更無一件可以報德彼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或人意亦美若直說不是抑他不倒故只將何以報德反詰之言有德於我者將亦以德報則等於怨將欲別於怨則又窮於報正欲使之自反而得其平意但不重爲報德者地正爲報怨者辨正意却在下

兼循節

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積漸二意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巳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在羽發此試則可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

以直節○必也於人有怨於我者我不計其怨而要憎取舍惟以直道處之使其人可愛可取固不懷私怨而昧與善之公心使其人當憎當舍亦不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所謂以直報怨也若人之有德於我者則隨其大小而必以德報之也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

以直報怨緊緊接上正答或人之問此句道理已足復說以德報德不獨申足何以報德句正還他以德之本分使他知姿用不得上句重下句輕以直報怨諸類謂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故曰直要之小怨可忘當下不必報固自此矣後來遇他事亦只是公其愛憎取舍而怨無與焉若君父大怨自當報之以復其仇然後足以伸大忠臣孝子之心聖人終不欲人忘怨而沒報復之名也但不以私害公以曲勝直耳須分別觀之德有大小報有心力然亦自可以伸私情而不害公義者言之若委曲以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為也

莫我章全旨○此發為己之學以示子貢不怨三句俱是退一步意須說得意思平近為妙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天知正是莫知處

莫我節○夫子之學固人人所當知之道亦人人所能知之道但夫子不求人知人亦有不及知之者故發嘆曰據我平日所為其殆莫我知也夫蓋將發子貢之問而示以反己之學也

知乃心相默契意非遇合也子貢平日多在高奇處求聖人而平淡中之精微則不知也夫子此嘆正是提醒學者處不要錯認明王不作世莫予宗意

何為節○子貢自以為能知聖者因問曰子云莫我知果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人惟高世絕俗始足以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矣彼窮通係於天我雖遭時之窮而不敢怨天用舍係乎人我雖值時之否而不敢尤人但知黽勉於庸常之間惟必求其所當知事必求其所當行只在平實與邇處做工夫而理得於深造之熟道融於貫積之久日然知日精而至於知之至行日進而至於行之盡以上達乎高明精要皆無以異與於人而致其知也吾惟奉天之理以與天心相默契已耳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所謂莫我知者以此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皆為眾人言也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相時行道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是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擇君行道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不怨主末語氣相承勿斷惟不怨尤但知下學而下學自然上達上達是我契天故天亦契我總是解何爲莫知子句註反己釋不怨尤自修釋下學循序釋而字交關處漸進釋上達大以窮通言人以用舍言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五一心向下學上去先從不怨不尤說起者一涉怨尤如何能下學下學須從不怨尤始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厮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事是形而下者理是形而上者理只在事中事不在理外學是事而通其理便是上達不是下學外別有上達亦不是纔下學便就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下學上達有主積久說者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看主逐節說皆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朱子原兼此二意其實全體之上達即在一節之上達積累而貫通之非有兩個上達也朱句駁貞上句說天與人對目是蒼蒼之天但天所主者理理與天合故曰天知蓋不怨天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許特能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其字乎字中便含有人莫知意在註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正是知我其天註脚然深味其語意以下乃朱子推論

公伯寮全旨〇此見人當安命意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

公伯節〇子路爲季氏宰公伯寮愬之於季孫而季孫信之子服景伯告孔子曰夫子固惑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識邪害正以吾之力猶能誅之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明子路之冤夫子以爲何如

殺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此曰市朝連言之耳

道之節〇子曰道之或行或廢有非人所能爲者使道之將行歟命之通也道之將廢歟命之窮也今由之用舍固有命有公伯寮之愬其如命何哉

命以氣數言氣數主之自天猶命令然故曰命此以道行不行屬之命這命字實關世之否泰非僅一身榮枯註謂欲行亦命是寮特爲命所使耳上四句泛言下方着子路說子路非王佐之才袁臣非側相之任其爲用舍無足重矣而孔子以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知是智之尽爲是仁之至與平聲〇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有貶意荷去聲〇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〇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

道之興廢係于君者以此為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於是乎在耳

賢者章全旨○此節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賢者二字冠四節四辟字從重說到輕三其次乃辟之次非賢之次也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

賢者節○子曰賢者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何如耳有見舉世無邦遂辟之而遠去者

辟世是藏身待清之意非長往不返者如伯夷太公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是也

辟地節○然不必世盡無邦也語乎其次有見此地衰亂則辟去而之他邦者

天下大邦國小故地次於世註治邦活看弗說得大好辟地如百里奚去虞入秦

辟色節○然不必盡因國辟也語乎其次有見其君禮貌衰因辟色而去者

上是辟國此與下節是辟人辟色如衛靈公顧蜚雁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便是

辟言節○然不惟色之宜辟也語乎其次有與其君議論不合因辟言而去者蓋其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

註謂有違言是與其君議論不合言字屬人君說辟言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便是辟與隱不同四辟字是用世的心不是隱遯的心辟世是所遇已窮或欲待天下之清而幸無可待不得不降高舉之志而遷就於辟地辟色辟言或重或輕總是時勢使然無分優劣也作數人看亦可作一人看亦可○

作者章全旨○此聖人憂世之言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作者節○子曰君子一身關乎氣運今起而隱去者已七人矣世道不深可憂哉。

作是見幾而作有高蹈遠引而不復出之意與上章辟字不同槩說七人益有傷心而不忍指言之者感慨神情全在一矣字上。

石門章全旨○此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晨門本作譏刺卻道著聖人心事故錄之輔氏謂賢者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石門節○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石門之地有掌晨啓門者問曰汝從何地而來子路曰從孔氏之門而來曰君子相時而動有知其可而為之者有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我聞曾有孔氏者明知時事之不可為而猶栖栖皇皇以為之今子所自得非

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

其人與子之從之亦不智甚矣。
奚自指地言而人在其中一問一答俱屬無心下方專論夫子黃氏謂晨門見已
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
其身則是亦賢也已。
擊磬章全旨。此見聖人不忍忘世之心以有心二字作主荷蕢知聖人之有心而
譏其有心夫子因曰表其不能無心也。
擊磬節。夫子一日在衛偶然擊磬以寓其憂世之心適有擔草器而過孔子之門
者聞磬聲而日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荷蕢蓋審音而識其心也。
夫子憂世之心非必托磬以傳只是心存天下偶然擊磬不覺流露此誠則必形
道理荷蕢過門偶觸即一語道破故朱子謂那個人煞高也此只是猜着夫子心
事卻不是贊美夫子然亦尚未有譏意磬編磬也以玉爲之。
既而節。既而譏曰斯人也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而不達時宜也君子相時而動
世莫已知而不之用也斯亦潔身以去焉而已矣吾聞涉水者過水深之處則穿着
下體之衣而過之遇水淺之處則提起下體之衣而過之夫涉水者必視淺深爲厲
揭今斯人可已而不已是深不知厲淺不知揭矣何其鄙也。
鄙以識之不達言硜硜訓石聲是就磬聲內想見其心之專確專確謂一於世用
也深則厲二句是借詩詞作自家話只是微詞冷諷意謂涉水者尚知深淺之宜
用世者何不自量度也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
果哉節。子聞而歎曰斯人之言何其果於忘世哉夫人惟世忘我而我不忘世所
以難也若但果於忘世亦有何難哉。
果哉一斷是歎荷蕢果之難矣言外便有不肯如此之意荷蕢以夫子爲鄙夫子
以荷蕢爲果蓋役志功名者爲鄙超視民物者爲果聖人既非役志功名亦非超
視民物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在矣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
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
書云章全旨。此人君居喪之制子張疑以子道妨君道孔子明以臣道代君道也
書云節。子張曰周書無逸篇云商君小乙之子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言政事夫人

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〇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
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
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
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
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
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
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
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
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

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命書豈言何謂也
何必節○子曰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自古爲君者皆然古禮君薨則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處分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雖三年不言何憂國事哉
古之人兼天子諸侯說既是己職何謂總攝此已通大小官員自己言如錢穀兵刑之類都總來一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攝百官之事也
上好章全旨○此欲人君崇禮教之意精神全在一好字註禮達而分定句在上好禮之下民易使之上
上好節○子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若爲上者心誠好之修之於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敷之於政而訓方型俗必以禮則禮達而分定民皆知事使之當然而處常則趨事赴功處變則從征犯難不待刑驅勢迫而爭先恐後矣有不易使者乎
禮字說得濶兼治己治人者言好謂內自誠意肅恭以至於外之衣冠瞻視近自宮庭朝廟以至於遠之郊甸閭閻凡躬行施設處無非誠意貫徹不徒是儀文而已如此則躬行既足以觀感條教又易以率從由是禮教風行達於四境民皆見得分定而易使使字兼當變說易謂樂於從令而無所勉強也須知上之好禮非單爲要使民而然民之易使乃好禮中自然效驗一則字下得輕快
修己章全旨○此見敬修之功之難盡只重修己以敬一句安人安百姓俱包在內因子路之問引伸言之耳
修己節○子路問如何而後可以爲君子子曰君子之爲道惟修己而已君子之修己惟有敬而已內而無一念之不敬外而無一事之不敬則天理存心欲遏而德無不成矣君子所以爲君子者以此而已子路曰君子之道大矣乃如斯修己以敬而已乎蓋疑其限於己也子曰自吾敬之充積者推之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凡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將治人而人得其安是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子路又曰君子之用大矣乃如斯修己以安人而已乎蓋疑其限於人也子曰自吾敬之充積者廣之則端拱篤恭施爲當理將羣黎百姓無不各得其所是修己以敬而可以安

由是出以此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事天饗帝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百姓也夫至安百姓豈易能哉雖堯舜至聖而當時之民亦難保其無一夫之不獲其心猶有歉然不自寧者夫堯舜且以爲病而謂修己以敬不足盡君子乎修字中工夫儘無窮敬字是舉其大綱總腦處任你許多修己工夫如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都少此敬字不得此修己必敬以修之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蓋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中庸戒愼恐懼就是修己以敬道理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就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治人者皆得其道而人人皆被其澤故能安人安百姓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故夫子以此盡君子而註中以至安盡矣言之下文推說功效不過指其充積之所至耳修己以敬以字看工夫下二以字作即以看註自然及物非端拱無爲凡綱紀法度知明處當俱包在修己內故說個修己而安人安百姓都至安人安百姓上俱是以修己字便見安人安百姓不是修己以外事不說敬者修己中便有敬在堯舜猶病非徒謂安百姓之難只是修己以敬工夫終身做不盡耳須知在修己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即了更無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上下由遠近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乃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卻是分量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故及人處有遠近廣狹程註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的意思達順是致和的意思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正緣身心惰慢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存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如何得安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立萬物育而[illegible]四靈[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哉

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寵龍皆在宮沼者

原壤章全旨○此見聖人待故人之厚使知禮法不容廢也

原壤節○原壤見夫子來而兩足蹲踞以待之夫子責曰汝自幼時便惰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至長蹉跎歲月而無善狀之可稱如此則不如速死庶不爲風俗蠹也今又老而不死徒敗常亂俗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旣責之而以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旣責其已往又警其將來其厚於故人如此

夷俟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如所云禮豈爲我輩設之意老而不死承上不弟無述來四字讀斷不連下三字爲句壤母死而歌夫子不責而責其夷俟蓋大者斥之則當絕小者責之則猶故人可見聖人忠厚之至

闕黨章全旨○此見聖人敎童子之道須以禮字爲主蓋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害人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二章以類記之見老幼皆不可無禮也

闕黨節○闕黨看童子夫子使之傳賓客之命意蓋有在也或問曰傳命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爲此以寵異之歟

註寵異猶言重用也

吾見節○子曰非也禮童子當隅坐今吾見其居長者之位而隅坐之禮不循矣童子當隨行今吾見其與先生並行而隨行之禮不循矣此非能謙受而求進益也乃欲躐等而連進成人之列者也我使之將命亦欲其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所以抑而敎之耳豈寵而異之哉

二廿字指童子非求益句重正與益者句相應聖人不但不許他益並不許他求益成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未須補抑而敎之意

衛靈章全旨○此因聖人去衛適陳之事而記之前一節見去就之義後一節見處困之道惟不難於決去故不難於處困上下正可合看

衛靈節○衛靈公以戰陳之事問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學禮如宗廟中俎豆之事則嘗習之而聞其說矣若軍旅之事固不之學也豈敢妄對乎蓋問非所問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孔子明日遂行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去就之義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因之道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

俎豆禮之器以俎豆言者對兵陳言也事字包得廣凡一切禮文皆是與俎豆以該祭祀之事與祭祀以該禮樂之事非專爲祭祀言也曰嘗聞曰未學盖抑其所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遂行內須兼問陳又不能問俎豆兩意盡公大病全在

禮節倘公能悟俎豆之意豈有後來父子稱兵之禍耶俎豆皆木爲之俎如几子以載牲體豆容四升以薦葅醢

在陳節○孔子去衛適陳在陳絶糧時相從之弟子皆餓病莫能興起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全不許較所以絶糧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荅禮陳蔡大夫用事者恐其霸楚而危已也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絶糧七日孔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之然後得免

子路節○子路不勝愠怒見於顏色問曰君子抱道宜乎天所佑人所助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者此乎子曰窮通得代繫乎所遇君子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處窮能以義命自安若小人一時窮則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今日之窮亦安之可也

愠非爲絶糧爲道窮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君子亦有窮以常理言君子固窮以天命言固窮作固有窮時方與上文亦有字文勢相應不重小人只借小人以見君子不濫意註不若二字可玩總註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

賜也章全旨○此示子貢以有本之學全要合他於所學所識中見得個總綰關通處通章節身指點兩二字並是眼目然字非字但看在夫子身上講學識則中外益內枝葉工夫一貫則由內該外根本工夫

賜也節○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而探本窮源之力未竟故夫子發之曰賜也女見予於事事物物之理無不周知其以予爲多聞多見以學而又將所學一一識之於心而不忘者歟

學識兩平多字貫下之字指所學說學識乃是窮理格物工夫女以予爲四字正就子貢所素求聖人處行一提醒者與二字便有不與以可據之意註所本謂萬殊中之一本是也夫子自謂聖人不是不要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

學識固不可少但專靠此不得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焉疑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欲問於多處探其本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貫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然非節○子貢對曰天下之事物無窮不多學而識之則理必有遺夫子其殆然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必多學以識之則力或不勝夫子抑或非與是其疑信之間有將達之機而積學功至可以語上矣

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非者因今日之提撕而疑之也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貢博頭快惟然字上夙有工夫故非字上忽有見地耳語意重能疑上於能疑見其將有得註亦字從曾子說來彼云積力久此云積學功至知行之別也

曰非節○夫子迎其機而決之曰予誠非多學而識者也予之所以周萬物而知之者惟一以貫之耳蓋萬事萬物同出一原予只是以此心之一者貫之自然觸處洞然而無一事一物之有遺也若必欲一一多學而識之則用力愈煩而去道遠矣豈吾之所爲學哉

不可以非也二字便謂聖人全不用博聖人未嘗不博但有約以御博耳一正是所本就理之統會於吾心者言之字則指所學所識之事物而言也一以貫之乃一理渾然而萬象畢照見所學所識者雖萬有不齊而皆一理之貫通便知向所謂萬殊者無非一致也聖人生知不待多學而識合下便有個一到手然學識工夫亦不肯闕略正要於貫之之字上精微曲折無不詳盡蓋道理雖聖人胸中所自具而古今禮樂制度名物象數亦須考辨而知是也若學者合下氣質不清明義理不昭著於一字之本量原欠是當於多學而識上做工夫然事事考究到至善地位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妙此必從學識而後做到一貫也聖人一貫是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一貫是自下面末流做上去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個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未到一貫時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之也誠能格物致知以至於知性知天田地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吾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知從寔踐体認來）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德盛過隆）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形容無爲之象）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猶問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況於近乎）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況於遠乎）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

心本有此統體之一便是天命之性多識後方會得統體之一便是復性便是合天一貫本不分知行但人頭各有途轍曾子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子貢以知識明一貫驗得是知兩章雖分知行但曾子精察已兼得知子貢非全不行只是力行處尚不及曾子故夫子只從知邊告之子貢此後須兼力行用工乃能至曾子地位耳

由知章全旨○此欲由勉進於德意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眞知其味不徒重知字而重在德字

由知節○子曰由義理得之於心謂之德必其體驗得於獨到之餘涵養熟於深造之後而後知其意味之眞也夫然則死生禍福窮通得喪自不足以動其心我求其人益亦鮮矣由亦知勉進於德哉

知德與知道不同知道者知在行先猶未爲親切知德者知在行後此道已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絶糧便慍見此德字是衆理會歸之德非僅得一理之謂知字深作體驗領會字看鮮矣二字有提醒勉勵意

無爲章全旨○此贊虞帝無爲之治舜之無爲在德盛遇隆上恭已句言惟敬德之容可見益以見其無爲也

無爲節○子曰自古帝王以盛德而成至治者多矣然皆未免於有爲也若夫德盛而遇又隆無所作爲而天下自治者其惟舜也與蓋德盛民化既不待其有爲而又紹堯之後凡經綸開創之事堯周已先爲之下得諸臣爲輔凡亮工熙載之事諸臣皆已代爲之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遙想其時舜果何所爲哉但見其垂衣拱手而居南面穆穆然著敬德之容而已矣

無爲是無事之意註德盛而民化二句見舜德之盛紹堯之後三句見舜遇之隆德盛爲羣聖所同遇隆是舜所獨二意是惟夫子獨稱舜之意當講在其舜也與內備舜與無爲者其惟文王乎相似以書傳考之朝覲巡狩封山濬用則元凱誅四凶皆在攝政二十八年之間及踐天子位則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夫何爲哉不是連上語乃是喝下語恭已句正極形無爲之象言人不見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即兩境以示念念不忘之意**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佩服眞切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不拘時而異其節

其有爲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恭已謂敬德之容非推原無爲之本也
夫何爲哉二句語氣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
問行章全旨○此見利行貴乎存誠二節論行之理三節是功效之驗末節見子張
服敎之誠
問行節○子張問曰人之處世必如何然後使行無不利乎
行是行去不閡滯故曰徧問達意
言忠節○子曰至誠乃能感人如所言者忠誠信實絕無虛誕之辭所行者篤厚敬
謹不爲浮躁之行似此誠實無僞自然見者愛敬聞者嚮慕雖蠻貊之邦亦通行而
無礙矣而況近者乎若言不忠信而徒務口給以禦人行不篤敬而徒爲飾貌以相
與似此虛誕無實必然動則招尤言則啓侮雖州里之近亦阻礙而難行矣而況遠
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如○兩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兩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凡
事詳審不輕發是篤的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的意思四字俱平說兩雖
字是極言之辭上段舉遠該近見無處不可行下段舉近該遠見無在而可行入
心乎然後行得通達誠然後能孚人心上段重下段輕
立則節○然忠信篤敬非可以襲取而强爲也必須念念在此無少間斷則一立也
如見忠信篤敬之理參於吾之前一在輿也如見忠信篤敬之理倚於吾之衡夫然
後所言皆忠信所行皆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行豈可易言哉
或問云參衡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常
是耳則本文上二句是指用功純熟之後睹其所在而皆見此理非立時在輿時
如此用功也註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工夫在本交之前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
如有見於目也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
只念念不忘自有此形於心目之間耳立與在輿不過偶舉二端示例以見動靜
語默出入起居無適不然之意夫然後行不是如此而自能行正見必如此而乃
可行見難之之辭正鞭緊子張工夫必到純熟而後可
子張節○子張遂以夫子之言書之於紳蓋欲其觸目而警心也其佩服聖敎之切

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
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
夫子稱其直
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能因時而行其志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
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
藏也如放孫林父甯殖於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
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
用工不在語默而在知人根本全在居敬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存理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子
人有兩般心只　理有無二字便見毫不可苟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如此

書之於紳以寫提撕警覺之意故雙峯謂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正
外註直塞是私意乃人欲之未盡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
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相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正是莊敬持養正是
旋旋磨擦查滓效驗
直哉章全旨○此表兩大夫之賢全是不狥時而易其節下是能相時以行其志一
得之性成一得之養後兩哉字皆重稱而贊歎之辭
直哉節○子曰直哉史魚也凡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世殊不能不委曲以隨俗
者未足爲直也史魚當邦有道可以危言危行之時彼固挺然如矢之直也及今邦
無道乃危行言遜之時彼亦挺然如矢之直焉雖有變遷而守無屈撓此直何如哉
邦是衛邦有道無道只作有事變無事變看正直不阿孤忠自許何等風裁故曰
直直主節槩上看兼言行在內節只就一事見他無道如矢則有道如矢可知附
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
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子以告
公愕然失容於是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君子節○若乃制行合宜有君子之德哉其蘧伯玉乎當夫邦有道也則居位行志
而見用於世及乎邦無道也則從容引去可以卷而懷藏之是出處之際合乎因時
之宜非成德之君子孰能至此哉
君子是說其德性深厚以涵養言下二句見其循理而行出處中節正德性深厚
處則仕不是空空底仕卷懷亦不是空空底懷都有箇道在衛靈當有道伯玉未
嘗卷懷可者亦因其未嘗而諒其可也只就他作用韜晦不露鋒頴以攖禍患上
見得故註說以不對而出一事可仕則仕可懷則懷只是出處之大端不失與聖
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兩則字似不同蓋未必如聖人之從容自然不假安排也
看可字便有斟酌直是　節之善君子是全德之善然只依夫子口氣而優劣自
見不重品題高下附左傳孫文子欲逐衛獻公語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命臣敢
好之雖好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出奔齊及甯喜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

○子貢問爲仁子曰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看欲字精神全在爲己不是單靠他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夫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四節爲邦大法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

一曰瑗不敢間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甯喜攻孫氏克之衛侯復歸

可與章全旨○此見語默常節爲難重知足知人上也敬窮理是前一層工夫

可與節○子曰言貴因人而施知人或虛己而能受或聞言而能悟此可與言者也而乃不與之言是以可言之人蹉過了豈不失人若其人或剛愎而不納或癡錮而不通此不可與言者也而乃與之言是以有用之言輕發了豈不失言夫不與之言是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是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素精權衡素審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而不至於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而不至於失言語默各得其則此其所以可法也

與言泛說不專主教人不與言不知其可也與言不知其不可也兩而字中便含無知人之明意故下特提知者兩不失總是有知人之明在二句分承自應乎說亦字只是中間串遞非合併說也不失言內含得知人意若謂不失言即在不失人處并作一項便拋却上文不可與言一邊

志士章全旨○此表成仁者不以生死易其心正爲偷生苟免者發也以一仁字爲主下兩句一正一反語雖相對意則順下

志士節○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而理有重於生死者惟慷慨自立之志士與心德渾全之仁人當事變之際必求全吾心之正理決不苟且偷生以害吾仁有寧殺其身以成吾仁而非生死所可奪也苟背乎理則生而有所不安苟得乎理則死而有所不避也

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雖若有異而不虧其仁則一也仁爲心德害仁成仁只在心之安不安心之安不安只在理之是不是註理當死三字要看二句一正一反以決其必然有無二字相應兩以字不作用力字解無求生有殺身當下只是要此心之安不害仁而成仁是從旁人看出若其人先有此意便是要借此成名而爲意計之私矣死生是大關節工夫卻不全在那一節上須於日用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死生之際不差程子補實見二字最細孔曰成仁以心所安言孟曰取義以理所宜言一也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此一節爲邦大戒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子貢章全旨○此見爲仁必有先資意上引諭下正說須上下兩相影射爲妙
子貢節○子貢問爲仁之方子曰爲仁之功固當取決於己亦必有資於人如工欲善其所爲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器[illegible]而後事可善也況爲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事之接其言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勵吾之進修則標準有人此心自嚴憚而不敢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友之德業相勸以日進於仁過失相規以日遠於不仁則夾持有人此心自勉勵而不敢怠矣爲仁之方孰加於此
賜問爲仁是求所以用力之方故夫子就取資處言之善其事比爲仁器字與大夫士對利字與賢仁對必先字與欲字緊相呼應利是活字不是死字居是邦是字要看活見隨在皆攻錯之資意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事之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之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只此嚴憚切磋收攝此心不走作便是爲仁處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只未必專資於仁耳玩註恐不若己當重在賢仁上
爲邦章全旨○此示顏子以王道之大上四句平看爲萬世立此法也下二戒因上說爲萬世保此法也非謂四代之可法者僅此四事而宜戒者僅此兩端特舉以例其餘耳顏子言天德則曰克復言王道則舉此四項都是說到盡頭處非本領盛大用他不着
爲邦節○顏淵志在用世因問爲邦之道殆欲大用行之道以究治術之全與
問爲邦從克己復禮上來所謂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顏淵於道理上都明自如敬信節愛居無倦行以忠之類更不消說只恐他制度尙有欠缺故只斟酌禮樂而告之
行夏節○子曰爲邦之道不外法古以酌其中而已以承天休吾於夏得時焉建子建丑時不正合不善於造化之經不合惟夏正建寅協風乃至而生物之功著春氣始應而改歲之義明况時以作事自當以人爲紀行之者以凝庶績以亮天工文命之遐敷可卽敬授之一端推之矣
敬授人時帝王敬天勤民第一事故首告之夏字濶時但指其一事下二句亦然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理得方可致遠）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仍欲爲少有志者敬）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有魯君）

子爲天正雖陽氣始於黃鍾而生物之功未著丑爲地正雖二陽亦已浸長而改歲之義不明凡四時五行之序皆有不得其正者且以人事論之亦未可以趨事而赴功焉至寅則三陽開泰盛德在木協風至萬物生可以乘時有功所宜爲改歲之端焉行字兼令說古人每月有政令行夏時不獨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故註兼時正令善說時正即指建寅爲春春之時正則四時皆正如當春而春當夏而夏當秋冬而秋冬也令善即指乘時作事見示民渙然更新勃然振興之意春令善則每月之令皆善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皆可順時以爲令也但二義不平蓋令之善由於時之正故註用與其二字串下斗柄於夜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柄之所豎也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爲的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計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爲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爲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

乘殷輅○以順地利吾於殷得輅焉飾金飾玉既過侈又易敗於任載之義無當惟殷輅以木其體樸素而省無容之費其用渾堅而有可久之功況等威已辨則質而得其中乘之者以封殊制以祀異章潞哲之發祥可於同軌之一意悟之矣

朱子謂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又甚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甚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不如殷輅也殷尚質亦自過於質者殷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計木素渾堅是質等威已辨正質而得其中處古以木爲車則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周飾以金玉則等威雖辨而不能樸素渾堅故惟殷輅爲質而得其中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

季氏而獨罪仲者責時賢者之意也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不是避怨只要己無致怨之道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躁與愚自此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智者亦有此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人當集益振厲乘時有爲可知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

服周節○以傷人文吾於周得冕焉用收用哻制未備等不明於元首之尊爲各惟周冕有五其爲物小雖費而不及奢其爲體尊雖華而不爲靡況夏殷若盛九文而得其中服之者以祀宗廟以對帝天亦制之大烈可方于祭之一物通之矣

周尚文亦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註華與費是文不爲靡不及奢正文之得中處不爲靡承加於衆體之上不及奢承其爲物小或問謂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等辨分明一層卻補註所未備然未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王以弁庶人以冠

樂則節○至於治定功成而樂作則盡善盡美莫過於韶矣故於樂則必用韶不但取其音兼取其舞焉而揖讓之休性之之德無爲之治皆於樂可想見之矣

上三節是禮此一節是樂樂有聲音容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玩一則字比上三節較現成分明是在治定功成後說韶舞所以象舜之成功必思致治何以如舜而後作樂何以如韶乃爲得之不然韶之盡善盡美豈後人所容襲取也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井監周聖人爲萬世立法心公理玄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鄭聲節○然有百王之大法九有萬世之大戒必也於鄭聲則放而絕之勿使接於耳於佞人則遠而斥之勿使近於前所以然者鄭聲能亂雅樂而淫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爲邦之道盡矣

淫謂其音曼娛褻足以移人之性情殆全在諂諛側媚使人主喜愛親昵上由是用人行政顛倒其賢否是非而邦家漸就覆亡也張子謂法外意一日不謹則法廢者不是竟放之遠之以保此法正要在所以放遠之源頭處斬斷根株乃是法外之意程子所謂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果斷)禮以行之(中節)孫以出之信(誠實)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見君子忠德)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求有善之實維日不足)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切處做去)小人求諸人

謝氏

人無章全旨○此示人思患預防以爲弭憂之道慮在事未至之前憂在事已至之後有遠慮者見幾之明也抑由於窮理以致知得來。

人無節○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人心之思慮貴審若只留於目前而不爲久遠之慮則計事必不審防患必不密患害之至只旦夕間耳豈待遲久哉。

慮指事理言有經畫籌度之意註引蘇氏之說以地之遠近言特偶引以見意耳其實事之遠近有以時而異者有以地而殊者必兼時地說乃備畏葸而不及遠慮者此柔退之失鹵莽而不暇遠慮者此剛過之失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聖人教人慮患於未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徒咄咄書空則憂仍不免矣

已矣章全旨○此警人好德意。

已矣節○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天下之人其好德之誠眞有如好色者也不亦深可惜哉。

上論吾未見猶冀見之此加已矣乎三字作絶望之詞儆人之意愈切。

臧文章全旨○此直誅臧文仲蔽賢之心見在上位者以薦賢爲重也。

臧文節○子曰臧文仲人皆稱爲賢大夫也自我言之其盜竊職位而居之者與蓋以人事君大臣之職文仲知柳下惠之賢則薦引之以與己並立於朝可也顧乃明知其賢而抑之而不與立是其心蓋欲陰據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爲國家待賢之公器矣非竊位而何。

不當得而有曰竊竊位但就蔽賢一事說非盡其生平也大臣以人事君進賢則能稱其位而無愧於心今仲不然故如盜得而陰據也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己可得而私有哉文仲以惠之賢由己上惟恐被他形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非盜得陰據而何知字重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故竊字正從知字來不明則知識之蔽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

躬自章全旨○此論修己待人之道而因得遠怨之方也當從上二句推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二句。

躬自節○子曰人情寛以律己而刻以繩人此怨所由生也誠於己之所當盡者自

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爭党形迹相近心術天淵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只是公明愼 恕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四字 恕不藉于人故

施之無盡不逆于人故施之無阻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責之厚惟恐其不盡而於人之所當盡者薄以責之而勿為過刻則既有以動人之觀感而慕悅又有以深人之聽從而樂就雖非為遠怨而怨自此而遠矣

厚是責而不已之意薄責非不責也從容以俟其自化而無刻責速成之心耳上句未下責字節貫在下句內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不曰章全旨○此儆人當詳於處事也二句一氣讀也已矣三字嘆息之詞

不曰節○子曰人之於事必思之審而後出之當苟不度量於心口之間而曰此事也將如之何以處之將如之何以處之者而人若率意妄行其事必敗吾雖欲救之而亦不能終未如之何也已矣

曰字是心口相商之詞上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須連讀合看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只是任意妄為不顧事理未如之何猶云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意

羣居章全旨○此極言羣朋之害難矣哉危其詞以警之也

羣居節○子曰君子之取友本為講學輔仁之資也若羣居且終日之久譁然雜處游談譃浪所言者全不及義上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慧智如此則放辟邪侈之心滋行險儌倖之機熟欲以入德而免患豈不難哉

羣居非一人終日非一時兩項俱重不及義處其包得廣慧是明智之稱惟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則曰小慧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曰滋則其心日甚一日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滋字熟字俱從羣字終字來朱子謂言不及義無尋識之材人多如此好行小慧則邪惡傾險之輩矣雖略側小慧邊然其實相因難字兼兩層無以入德是說當下有患害是推將來重患害上

義以章全旨○此明君子制事之道首尾兩君子相應以義字為主下三句俱根義字說四句只一時事勿分先後

義以節○子曰人之處事難以盡善惟君子知事有定理必以義為質幹是非可否一視乎理之當然而事之本立矣然未嘗徑情而直行也又行之以禮而周旋曲折粲然有品節之文焉亦嘗凌厲而午物也出之以遜而謙卑退讓藹然有和順之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公而當如有所譽者善善長惡其有所試矣惡短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見無毀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譽者是法三代之直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已見有是有馬者借人陝乜有有私

焉且自始至終全是一片真心絶無一毫虛僞之意而信以成之君子之精於制事
也如此以此制一己之事則其道足以收斂是篤行之君子也以此制天下之事則
其道足以經世是成務之君子也信乎爲成德之仕乎哉
義即事之宜當做不當做全把他來傳度全是以剛決言之質幹如牆之有基地
如基之有紛地下三句只根此說出禮是無遲不及孫是從容退遜禮有規矩可
循故曰行孫只和氣所發故曰出信是一片真心自始至終皆貫禮以行之之字
指義質孫出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
說下有兼意有進意事到面前便決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爲質然義不和必禮
以行之則不至於徑情直遂矣然禮又嚴必孫以出之則不至於稜角嶄隔矣禮
行孫出義已細密然幾微之間須臾之頃誠意或一虧不貫一息或間則義禮孫
皆是僞了故必信以成之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孫出禮行孫
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謂始終誠實成此一事也須知這地位不是臨事勉強
得的全本乎日主敬精義之學來看註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曰必在皆指示用
方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徒頌美夫生安之君子也

病無能全旨○此與患不能章只一顛倒但此是言君子心事與彼泛作做戒不同
病無能節○子曰君子學以爲己其所思者在道不明德不立碌碌焉一無所能而已
若身有道德之實而人莫我知於我無所指於人何尤故君子不以爲患焉
無能兼不能知不能行說病無能則必刻刻求能矣不但真無能而後病即已能
而病之之心亦未嘗少閒也君子只求在我非謂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全重上句

疾沒章全旨○此勉人及時進修之意疾無名非是要求名重註無爲善之實上
疾沒節○子曰君子固不求名於人然名者實之賓也若至於沒世而名不見稱於
人則無實可知故君子深以爲疾而及時進德焉
疾是君子自疾非疾其無名正疾其無實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公論方定非有可
稱之實必不見稱於人求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

求諸章全旨○此見君子小人用功之殊求分人己只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
求諸節○子曰君子小人品不同用心自異君子專以爲己爲心無適而非求諸

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
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
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
曰此章義疑
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亦自德心不堅業未竟所
大謀 致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矢公矢候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
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 弘者廓
弘道非道弘人 以心体以身也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
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
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
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
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改子明夫成下昏味 過而能改則復

其小人專以爲人爲心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如此
求諸己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兼學問事業說玩註無不二字可見求字與爲字不同爲則原其趨向求則實指其用力處楊註合上二章遞看具見交互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當日立言之旨然亦記者取而相足之意也

矜而章全旨○此見君子持己處人之道上句持己而不失人下句處人而不失己不爭不黨正完得矜羣二字

矜而節○子曰大凡處己嚴毅者易至於乖戾君子之持己無一事不在禮法之中可謂矜矣然其矜也乃以理自律而非以氣凌人也何嘗矯世戾俗以至於爭乎凡處人和易者多至於阿黨君子之處眾無一人不在包容之內可謂羣矣然其羣也乃以道相與非以情相徇也何嘗同流合汙以至於黨乎
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振此處須略立于仍始得矜羣字上爭黨字上這氣象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絕不相同其源頭亦只在認得君子矜羣兩頭之操和平之義迥然不同矣

不以章全旨○此言君子用人聽言之道舉人不以言則所與必當廢人不廢言則嘉言能採上句重在用人下句重在聽言兩不以字正君子至明至公之妙用

不以節○子曰君子者操用人取言之權者也當其用人則以德行爲主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其人以言之行多不及言故也當其聽言則以當否爲主亦不以其人之惡而遂廢其言以言之善自不可廢故也其心至公而無蔽如此
上句慎於用人下句廣於聽言但兩言俱就好邊說人俱就不好邊說不以言舉非不舉始必觀其行也人不好的斷然要廢但言當節取耳人不以言舉則其言之不廢可知言不以人廢則其人之不舉可知言外有此二意

子貢章全旨○此見行己之要在乎恕之公子貢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以恕之一言啟之欲其從心上體認也

子貢問○子貢問曰學貴於知要敢問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體而行之者乎子曰

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遂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 無益 句 不如學也 思不如學有虛實與漸之分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加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就常情得失說見人當謀道 立心純

餒奴罷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智則格致之功全仁則力行之功盡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

終身可行而欲求之一言必也其恕乎所謂恕者以己度人知人心不異於我而不
以己所不欲者施於人斯則視人惟己只此道理推去終身可行寧有外於此哉
一言者一字也終身只是一生行是體行服習意行之即行此一言子貢此問是
欲得箇要切實工夫做去其恕乎正答一言人莫患自私恕字去私心而擴公理
也一恕字正終身做不徹的工夫其恕乎是實深指點語作沉吟思索者非不欲
二句是解明一恕字八個字仍講如一字方妙不欲勿施先所施者必己所欲以
所欲施人自然終身行之無窮恕本於忠極於仁但此是論一言不必夾入說
吾之章全旨○此夫子欲挽斯民於三代之盛意以直字作骨下節推原上節
吾之節○子曰天下未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惡者固未嘗
不稱之以示戒然但如其惡而止若稱之而損其眞則毀矣吾於誰而毀乎善者固
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但如其善而止若揚之而過其實則譽矣吾於誰而譽乎即
或有所譽者亦必驗諸天姿察其志向將來可不負所許者然後譽之耳是譽且無
之而況於毀乎
毀譽與是非不同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兩誰字不止作兩無字看有一
一毋亦無可指名之意如有二句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毀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
爲譽矣見得推究無譽不及毀者蓋聖人善善長惡惡短有先褒之善無豫詆之
惡只首二句已盡一章之意如有二句不過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之見譽且無
之況於毀乎仍是無毀無譽意下節亦只就無毀譽之故而推明之
斯民節○吾之所以無毀與譽者何哉誠以斯民也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
民也蓋民心本直是非之實本不可相欺三代之於民善善惡惡皆因民心好惡之
公以行之刑賞舉錯皆無所私曲以枉其是非之公我今安得不以三代之待民者
待之而妄生毀譽也哉
此節承言所以無毀譽之故民字即士大夫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直道而
行指三代之君所施於民之賞罰說註三代之時時字內即有君字善其善惡其
惡兩其字指民而善之惡之者則君也緊要在所以二字上見民心是本直的故
三代之君因必以直道而行時有異而民無異故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是身上小疵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
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
失矣然猶有不莊者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
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
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是事上小疵 動之動民也猶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
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
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徒觀其小則失大
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必求乎大則失其小 此言
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
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

夫子只是法三代三代只是因民心須知聖人非因民心不可枉故不敢有毁譽也其爲此言者特以見人之善惡自有公論雖欲毁譽而有不容枉者矣

吾猶章全旨○此歎世風日下意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

吾猶節○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我生之初已非隆古之時矣然猶及見夫作史者或聞見未眞則闕其文而以疑傳疑未嘗執已見以自是也有馬者或彼此相假即借之人而忘物我未嘗挾所有以自私也此等風俗猶爲近古今則執已自用慳吝自私如闕文借馬者何人哉不意人所見所聞升降若此也

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物與人共固是厚道史闕文則後世不至以訛傳訛而枉是非之公故亦爲厚道朝有信史野有淳風皆人心近古處二者皆驕吝之事即此推之世道衰微可見

巧言章全旨○此爲聽言處事者戒上亂字是淆亂下亂字是敗亂

巧言節○子曰理出於至正而守之於已者德也是非原有定理彼巧言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聽之則聰明爲其所眩心志爲其所移適足以亂德而已有所爲而圖於已者謀也謀大事者能忍乃濟使小有不忍而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則或以優柔養奸或以輕躁速禍適足以亂大謀而已聽言處事可不戒哉

言是他人之言德是已之德不重他人巧言重已之聽巧言上理有所得從而守之曰德巧言使人昧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忍者含忍不發之意不忍謂小仁小勇病在小字婦人匹夫是說小不忍的樣子一是不能忍其愛而無果斷之才一是不能忍其忿而無含弘之度亂德是聽人之言亂謀是自亂其謀巧言在人小不忍在已而聽謀總在我者惟知言則不至亂德有養氣則不至亂謀

衆惡章全旨○此見好惡不可以徇衆而在察字正所以定取舍之極故着兩必字

衆惡節○子曰視人者借豎同在羣情之公而核實尤有獨精之辨有人於此衆皆惡之所惡宜公矣然寧無特立獨行而不合流俗者乎必加察焉眞見其可惡而後惡之可也有人於此衆皆好之所好宜公矣然寧無同流合汚而取悦流俗者乎必加察焉眞見其可好而後好之可也

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有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方眞是當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爭正 與不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看求是对計傢者言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衆與公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衆亦未嘗公論然惡或太刻好或過情故必察若全說無論無過便非語氣註私字指衆言蔽則我爲衆私所蔽然衆不可盡謂私故曰或察者詳審之謂非疑衆言正從衆惡衆好察其人可惡可好之實得其實則從衆亦非徇即違衆亦非矯必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必察者或事若不善而其情則可取或事若已善而其情則有害或特立而爲衆所憎或同俗而爲衆所悅兼此數說方盡

人能章全旨○此專以弘道之任責人兼聖凡言弘兼安勉言下句只反足上意

人能節○子曰道者立人之極人者載道之器道與人本不相離然人心有覺加以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具於吾身用昭於天下由修齊治平極而至於參贊位育都是人把這道理發揮出來蓋人能弘道也若道體無爲倘人不用力而欲聽道之自然以致人於高明廣大之域決無是理也道豈能弘人乎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

此道字兼人倫日用并參贊位育說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如知得盡行得到便是體於身而有光輝發越之盛推於人而有盛大流行之勢充之以至天地位萬物育以盡斯道之功用皆人爲之也弘字中地步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但云人能弘道人猶或萎道之亦有功於人復加非道弘人句令人當下便有警惕正亦加一鞭策也人外無道人即道之所寓道外無人即人所以爲人之理人心有覺故能字道體無爲故非字

過而章全旨○此深責人不能改過也本文是謂二字詳將不及改四字俱極危悚

過而節○子曰有過須急改若過而不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這便叫做過矣可不儆乎

兩過字上淺下實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直過言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詳能改復於無過一層特補說不重

吾嘗章全旨○此爲徒思而不學者發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

吾嘗節○子曰吾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索

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皆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全爲輕諫者戒 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鋼境而發隱無容心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問得警醒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

大理豈乎其行益矣然懸空思索不免危殆而無可憑據究之無益於已不如好古敏求即事求理以盡致知力行之功爲有實得也學其可已哉徒思者可以返矣

終日終夜是久不食不寢是專無益不如須體註勞心必求遜志自得二句甚思只懸空思索便要人理終無自得之處學則依本子去做勉勉循循優游涵泳故有自得之妙益不益只在自得不自得上不如學亦不是廢思爲學是不如思而進之以學也遜志謂遜順其志是耐着心力寬綏去做與那一思便要得者迥別

謀道章全旨○此爲分心利祿不善用謀者發作三轉看首句統言君子爲學之功學也句申言君子有得祿之理末句徵明君子無求祿之心雖三轉只是一意貫下君子謀道是專目不謀食總食爲道中本有而君子只是憂道不憂貧也

謀道章○子曰君子之圖維於念慮者只在求得乎道而已至於食則有所不暇計甚於食之得與不得不繫於謀與不謀如耕本爲謀食而餒在其中矣學本爲謀道而祿在其中矣求者未必得得者不必求人亦何用營營謀食爲哉然學雖有得祿之理而君子之心卻只見道不見祿終其身唯憂道之不得非爲憂貧而欲假此以得祿也其立心之純有如此

首句重謀字末句重憂字謀以事言憂以心言總是謀的主意謀是憂的工夫道字兼知行謀中二句頂不謀食意指出得失不關謀求以破其隱含夾帶底謀食之食以餒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句自是引喻言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在其中蓋以學有得祿之理也又恐人錯認此意卻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說憂道不憂貧句以追到心事大說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憂道自必去謀道不憂貧又安得謀食繳首句力分謀道不謀食兩項關一不得雖不言貧其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究不得自附爲君子也

知及章全旨○此言修德之全功也分三頭兩腳看知及而能仁守是德之人本莊涖以及動禮是德之小節見於身加於民者越精淺工夫越細密欲人由已至而求其未至也朱子謂此章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爲完備而其要以仁爲重知及之者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

應得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便有歸過季氏意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誅首惡 與平聲○冉求爲季氏聚

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文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敬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
知及節○子曰學必盡善而後稱全德焉如學問功深凡修己治人之理明於心而
知及之矣然必力行其所知而持之久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苟持守勿堅私欲間
發則向所知而得者終不爲我有也雖知之何益乎此知及者必貴守以仁也
知是學之始事及是見得到處守如何用仁須看註私欲間之句只是無私力行
之謂仁守是究竟此知者關頭尤難故本文加一能字仁不能守之猶云不能仁
以守之非已仁而又不能守也得字就知之所得說言所知者終非我有也
第二節○若知既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德成於己而大本立矣然學內外合一者也
苟於臨民之際容貌或未端不莊以涖之則民褻其居尊之體而無威可畏適啓民
之慢而已此有其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此節是由內及外不莊如衣冠不正瞻視不尊便是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
少懈於念節生須是逐時照管令鍊隨不開纔是檢身工夫周密處
第三節○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涖之則形於身者無可議矣然學本末兼
該者也苟於化民動衆之間不能有秩有序而合乎天理之節文則禮誰未孫使民
敬而不能使民化猶未爲盡善之道也蓋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其可不勉哉
此節是由本及末動非感動之動是鼓民的意思如教民孝 教民弟便是禮字歸
在民身上說如教民孝弟之禮其隆殺差等各有節文使彼不俱合乎義禮而併
合乎義禮之節文此方是王道之極至處知及仁守是講學莊涖動禮是爲政朱
子謂爲學者雖未及乎爲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動禮不能也爲政者
雖不專於爲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爲臨政之地矣
小知章全旨○此言觀人之法大小並用以盡天下之才知受殊觀以辨天下之品
小知節○子曰觀人者當別其爲君子小人君子立乎其大若只把小事看他則才
藝未必所長惟看他擔當大事處安國家定社稷皆其材德所優爲益不可以小者
知之而可以大者爲彼承受也小人大節本無足觀若以大事相託彼器量必不能
堪然略其大而取其小則一官一事未必一無所長益不可以大者爲彼承受而但
可以小者知之也用人者辨別可不精而任使可不當乎

欲先用事故云 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是非了然數語已太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明委過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暗分過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不能者當如此 是不能而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此君子小人只就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上論大如經邦定國
之猷小如兵刑錢穀之事知雖屬我受雖屬彼兩可不可緊着落在觀人者身上
有偏長薄技者一句兩相比較一以見君子小人俱各適於用一以見君子小
人不可乖於用也不可小知玩註未必二字蓋君子亦有不遺大小者但能之不
足爲長不能不足爲知耳此非以才德分大小夫兼才德言小者特技藝之末耳
註君子言才德小人言器量者言才德方搭得任重字言器量方搭得淺狹字
民之於仁章全旨○此勉人爲仁意上二句言仁甚切於人以緩急較之而見其當勉下
二句言仁無害於人以利害較之而益見其當勉要爲喚醒愚民故就生死上說
民之節○子曰人知水火所以養生而不知仁尤爲生生之理是民之於仁之切也
不甚於水火乎況水火雖能食人或有時殺人吾見蹈水火而有死者矣仁則天之
尊爵人之安宅未見有蹈仁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註自四句尚未是甚於水火下但守轉出已物身心兩層纔見是甚處水火吾見
二句註加一況字身思進一步意然只據常理而言若殺身成仁當別論
當仁章全旨○此爲學者知仁而不勇於爲者發
當仁節○子曰功夫要放爲仁上看之於仁承當之以爲己任則勇往必爲雖師亦
無所讓焉人奈何不知所當而若有所讓也亦傷甚矣
當是擔當節註任字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顔子當之仁爲
己任曾子當之這仁字是指大處雖做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自家做不
得是師長可做底事不讓者猶程子所謂不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一般獨曰
不讓於師者蓋師是己推服爲不可及而甚讓之者也猶且不讓其擔當可知
貞而章全旨○此明君子處事之道本領處全從精義之學得來
貞而節○子曰人固貴於持守然須見理明而不易者謂貞有執見而不移者謂
諒君子則審夫事理之宜凡義所當行則往直前義所當止則符古不變精明果確
唯歸於至當而已初未嘗不顧是非而硜硜執一己之小信也此君子所以善處事也
貞與諒皆是固守意分別全在一正與不正上正字從擇字來
事君章全旨○此示人以純心事君之道事君兼言是會舉任之輕重說

不止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卽上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節意只此是指二子見不可仗咎于季氏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因理屈而論妄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欲則又憂

子孫

貪利只由此

丘也聞有國

事君節○子曰人臣於事君之事必皆兢兢業業以求稱職至於食有常祿則不必計及事君之義乃純忠若一心圖事一心計祿是懷利以事君矣豈純臣之道哉事曰其事食曰其食皆分內所應得的然急公而不急私精神全注所事上看敬字專一則食自後矣後謂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也

有教章全旨○此君子大道爲公隨才造就之意類謂氣稟有清濁習染有邪正

有教節○子曰人性染於氣習因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雖欲使人皆復於善而後已賢智之類挪而教之愚不肖之類引而教之何嘗分類於其間哉

有教便沒個類了非真無類有而不計也主一概容受說無類自教者立心言註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亡人皆可復於善乘說到人復於善處

道不章全旨○此示人當慎其所與謀也本文只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謀意在言外

道不節○子曰天下必道同而後可與謀也苟人品有善惡之殊學術有邪正之辨是道不同矣道不同則趨向既分意見自別善而正者固不能爲惡與邪者謀惡與邪者亦不能爲善與正者謀也豈相爲謀哉人當慎所謀矣

道猶路指人所趨向言道不同者甚多註如字類字本活善惡謂君子小人以人品言邪正謂吾道異端以學術言

辭達章全旨○此示人以修辭之法蓋爲常時求工於辭章者發也

辭達節○子曰辭所以達意也意未達必求達意達則可已矣何必以富麗爲工哉

辭字讀在經世與明道之辭辭之大者也他如使命之往來朋友之贈答皆是求有不期於達者也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千古命辭之法也

師冕章全旨○此見聖人卒不容已之心行不容矯之道直於天地有缺處補其生成之化有堯舜猶病處既其立達之精神老安少懷莫不皆然苟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記者悟得無行不與之意故摹寫宛然

師冕節○師冕來見夫子夫子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階也使之知而升也方其至席子則曰席也使之知而坐也及衆皆坐定子則歷舉以告之曰某人在斯位某人在斯位使之知同坐者姓名便於酬答也夫子之與瞽言者如此

寡與貧只不如不均不安不和之所當患甚較**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必至乎傾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和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根不患來　上節不貪利于內此**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不貪利於遠**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修文德**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不均不和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幷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師冕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歷歷告之卽此見聖人之於道眞如化工肖物無絲毫欠缺所在子告之曰以下十字作一句讀是攝記之辭

子張節○師冕既出子張問曰夫子與師言委曲如此豈亦有道存於其間與言之處客斷道與一問不是疑其非道正意其必出於道也

曰然節○子曰然道之所在也古者瞽必有相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不足異也卽此以觀則聖人動靜語默始無往而非道矣

玩一固字見道本當如此我特盡其道耳但聖人雖說得十分平常卻正是因物自付之妙內註盡其道是正旨尹註盡其誠是就聖人心上說要之無不盡其誠斯無不盡其道無兩層

季氏章全旨○此以大義沮權臣伐國之謀首句作案下分三段看夫顓臾一節已斷盡顓臾之不可伐夫子欲之三節因求諉過於季氏故以失職責之而若其過不可辭今夫顓臾至末因求爲季氏文過故以飾非斥之而責其憂非所憂但通章俱是而責冉求其罪季氏處都從責冉求語中透出

季氏節○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魯國之附庸也季氏貪其土地將伐而取之書將者謀已成而事未舉見猶可諫止也然將伐二字已定季氏罪案

冉有節○時冉有季路來告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敢以告之夫子伐顓臾事想冉季之心亦必有不安處故來告孔子蓋以微探其可否也

孔子節○時冉求比季路尤爲用事孔子乃獨責之曰求無乃爾實爲謀之過與過謂贊助伐顓臾之過也無乃字與字正是切責之辭

顓臾節○求亦知顓臾乎夫顓臾昔者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方之祀且茅土受之天朝則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況附庸於魯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季氏伐之是蔑先王之命爲邦域之擾搖公室之衛也果以何者爲出師之辭而伐之哉

夫顓臾三字提起主祭東蒙則非私對竊據在邦域中則非敵國外患社稷之臣則非季氏私屬雖分三段重昔者先王句提出先王把大名分壓倒他邦域二句看且字是字却相承說下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非季氏當伐以分言季

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자子孫言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正所謂傾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屛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伯亂端伐自天子出振乾坤者天天子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者在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巳

氏二字正說方與不可伐有別何以伐爲以字是出師之名此句方揷入註三層
意社稷是魯公之社稷故猶言公家顓臾爲魯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於天子
宜非諸侯所得臣者然觀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知
是實爲公家之臣矣註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中本戴記爲說也孟子謂周公封魯
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欲之節〇冉有乃諉咎曰此出自夫子之意我與由二臣者皆不願有此舉也
歸過季氏爲自家出脫曰吾二臣非牽扯子路
周任節〇夫子折之曰求子安得諉其責哉昔周任有言曰爲人臣者能展布其力
則就其位若力不能展便當知止引去譬如瞽者全賴相扶持而後免於顚危苟傾
危而不持顚仆而不扶則何用彼相爲哉此周任之言也今汝果不欲便當諫諫不
聽便當去乃坐視其過而不爲扶持亦將焉用汝爲哉
通節俱周任之言上二句就臣說是正意下三句借相瞽者而反言以明之陳力
就諫諍說持危扶顚即陳力之意四字有淺深危未至顚故持之使不顚顚則旣
踣須扶起之持之扶之所謂相也引此段只是就二子所處而言其道之當盡爲
下節不得諉其責張本
且爾節〇且爾謂吾二臣不欲此言差矣比如虎兕已入於柙而致令走出龜玉已
收在櫝而致令毀壞此非典守之責而誰歟汝旣爲季氏之典守尚欲諉其咎與
此節承上不能者止說言旣不能止則不得諉其責也首句過字是言過與爾是
過誰之過兩過字不同虎兕二句俱是借喻虎兕出柙比季氏踰越紀法龜玉毀
櫝比季氏顚覆王章誰字暗影由求本文且就虎兕龜玉說正意在言外見
今夫節〇由有復設辭以解之曰季氏欲伐顓臾非有他也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
近於費邑國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陵之患今若不取至於後世必爲
子孫之憂伐之豈得已哉
此冉有爲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一憂字生出下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句註
餘辭二字是主然亦可見云云是推說
求君節〇孔子曰求季氏之欲伐顓臾本是貪其利而子乃云爲子孫憂君子正疾

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
此不在諸侯陪臣可知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無可議也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〇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事故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欲以利子孫豈田部以微其子孫夫音扶〇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〇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

夫舍曰欲之不言而必為之飾辭以文其非者也求之所去正君子之所疾矣
君子疾夫十三字作一句讀此欲之與上欲之不同故註特解曰貪其利欲之是
季氏欲爲之辭之字指季氏舍曰爲辭則冉求也註利郎土地之利其字指顓臾
丘也節○我觀季氏非爲子孫憂也特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人民
寡少而患無上下之分不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失上下之心不相安夫所以當
患不當患何也蓋均則上下之分定君享公賦之入臣有采地之供不患貧自然無
貧均則上下無猜而和了和則君有公家之民臣有私家之民不患寡自然無寡均
而和則君安於臣而無所疑忌臣安於君而無所倚嫌自然無傾覆之患矣
聞字貫兩節是所聞的道理不必定指言語有國暗指魯君有家暗指季氏有國
有家已自不貧寡貧寡特因患而見耳故曰不患下二句着一蓋字只是申明上
意上只言均安貧寡下添出和傾二字蓋和卽寓於均安固倂及之傾不止於貧
寡故究言之均以分言和以情言安以勢言不均極易緊要不和不安皆由此起
玩註意重均字串下猶言國家最怕個不均既均則無貧而和矣無寡而安矣寧
有傾覆之患哉無貧寡見各有其有無傾乃世世子孫長享其有之謂均以田祿
言貧亦以田祿言故曰均無貧也和以人心言寡亦以人民言故曰和無寡也既
均則和既均和則自安矣既安則傾覆之患何自來哉故曰安無傾也上以均屬
寡而此曰均無貧上以安屬貧而此曰和無寡安無傾者語氣錯綜只依本文不
葛藤方妙此節泛引註季氏六句勿入講
夫如節○夫均和安如是則內治修矣內治修則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不服但
益修文德以懷來之不勤兵也及其旣來則撫綏以保全之不利其人民土地也所
聞有國有家者其道如此
上節是內治在均安此節是外治在文德相連看夫如是指均無貧三句說卽所
謂內治修也此三字一截照註補遠人服句故字方轉得下此遠人泛言下遠人
方指顓臾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言卽忠信仁義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
非兵戈禮樂也文德非至此始有修字有分外整頓意來謂不負固或內附或外
屬皆是來在彼以來之在我以字有力安者安之不擾見不利其所有意文德非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
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 益有日進不自覺意損有日退不自覺意
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
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
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
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心向天理則日增其所未能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 心向人欲則日損其所固有
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
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真爲來遠人而修但來遠人實不外於修文德故單來對他伐顓臾說此二節雖先泛論正是深曉季氏處

今由節○今由與求也其相夫子外而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內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修向治而使之均和安以守之也

此下方就伐顓臾說今字對聞字皆反上二節而言也兩不能須頂上相字不能來是不能相之以修文德不能守是不能相之以求均安顓臾本在邦域中以不屬季氏故亦曰遠人分崩是四分公室離析是家臣屢叛本文二句雖是平說語氣却側下見不但不能來且不能守以起下節蕭牆之憂正一步緊一步

而謀節○而乃謀動干戈於邦域之內不治內而治外不以德而以兵曰是爲子孫憂也吾恐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之遠而在蕭墻至近之處也可無戒哉

而字緊承上節轉下謀字內分明有由求之與謀在註不均不和只承分崩離析者於蕭墻之憂爲切故不及修文德

天下章全旨○此通論天下之勢勢以氣象言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存乎勢也上是因有道而及無道下又因無道而思有道全是欲挽今而進於古意

天下節○子曰天下之勢因乎道天下有道則治世也世治則體統嚴乾綱正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七征九伐掌之司馬皆自天子出而其下莫敢干此久安長治之道也若天下無道此亂世也世亂則名分乖君權替侯國輒變禮易樂專征擅伐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矣夫禮樂征伐本天子事也自諸侯出則於理已逆諸侯既可僭天子則大夫亦可僭諸侯大約十世鮮有不失其柄而爲大夫所奪者也自大夫出則於理尤逆大夫既可僭諸侯則陪臣亦可僭大夫大約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而爲陪臣所奪者也以陪臣之微而操執國命則悖逆愈甚喪亡愈速大約不過三世鮮有不者其柄而爲他人所奪者也凡事違其常者必不可久如此

有道無道須以天子爲主天子以道建極而臻修齊治平之極致便是有道權歸天子只是有道中一事耳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便謂有道也章內四則字甚緊正見勢隨道轉之意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補蓋以爲之五世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養之有素則無此失不能然者則隨時覌察尤爲切要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

只是道心常爲之主而隨時以正其人心之偏

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三此無甚字蒙上說也國命謂國之命令亦卽是禮樂征伐變文言國命者旣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爲侯國之事而非復天子之器故但曰國命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德自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者此章戒失權者正此意也

第二節○此惟天下無道故耳如使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且不敢擅權又何至下替而政在大夫哉不在大夫而陪臣可知矣

當時大夫專政列國皆然故獨以大夫爲詞單說大夫便上該諸侯下該陪臣不在云者由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來而陪臣益可知矣此與下節天下有道四字各提端說非相承語

第三節○天下有道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在上者無失政則庶人順治從王亦無私議於下矣吾安得而生於其世也

此因當時列國之政皆不免於庶人之議而言兩天下有道下皆要補自天子出諸侯大夫僭竊可以權正之庶人不能以權相制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此節比上節是進一層意註上字指天子言章意重在有道故連連提喝此句講此二節須得夫子感慨企慕神情始得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

祿之章全旨○此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段而言上是論其理此是指其實

祿之節○孔子曰我魯自文公薨宣公繼立而國之賦稅不入於公室於今已五世矣直公以後閱一世季武專政而政下逮於大夫於今已四世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已寖微弱矣然則上下之分其可僭乎哉

此專重在大夫言祿去公室政便在大夫故註只云有失其政失政雖自宣公者其時只襄仲廢嫡專擅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猶不至十分竊柄自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政權遂歸掌握專政斷自武子始故據其實而曰五世四世五世就君言四世就臣言定公五年桓子爲陽虎所執微自是實事故夫子正就已然而歎之註謂當然者蓋據其所已然而信其當然也洪氏謂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一次字非言其造乃言其區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宜大而大者必微微雖未至於失已幾幾將失矣三矣字太息之詞附考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襄仲公子遂也惡太子即子亦視其母弟也

益者章全旨○此言取友之當慎乃損益之資於外者

益者節○子曰凡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之友有三有損於我之友有三三益者何貴益無諱者直也我友之信實相示者諒也我友之多識前言性行者多聞也我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日廣益矣三損者何威儀修飾者便辟也我友之阿順柔媚者善柔也我友之習於口給者便佞也我友之友便辟則無聞過之益友善柔則無存誠之益友便佞則無多聞之益損矣三益爲常情所敬憚三損爲當情所狎昵交友可不知所勸懲哉

益者損者作益於我者損於我者虛說不必作現成人看下六友字作交字是我去友他與下章樂字一般直就言論上說諒就立心制行上說多聞就學問上說直與諒不同諒是樸實而無柔邪的人直者而折人過是曰是非曰非多聞是博古通今註聞過則貞有所聞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誠明道大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三者有薰陶漸漬之益有嚴憚敬畏之益有興起慕效之益非僅一端竟也便辟三句重下一字便則辟之就業則柔之工便則佞之巧辟開張也是標炫意便辟者作俯作仰迎喜迎怒衣冠進止踖甚都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不直善柔者工於媚悅無所執守故曰不諒便佞者徒以口舌動人全無實過之實故與多聞友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兩矣字有日受其益日受其損而俱不自知之意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下三樂亦然

三樂章全旨○此見好樂之當愼乃損益之發於中者

三樂節○孔子曰人情孰無所樂而樂之有益者有三樂之有損者有三益者何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人有善言善行則樂稱道之而不啻

不學民斯爲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道理只在日用不思則昏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忿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見聞相符可慰者淺探吐南反○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口出諒多聞皆益友也則樂多集之以爲友如此者節禮樂則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於內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於外道人善而欣慕愛悅則爲善之心日生多賢友而勸善規過有切磋觀法之助樂之不已自收其放心以進於道矣益矣損者何樂驕縱侈肆以爲樂樂安佚玩遊以爲樂樂宴逸淫溺以爲樂將見驕樂則長傲而不敬不和人欲肆而心德亡矣佚遊則怠荒而忌人之善賢者不樂告以善道矣宴樂則狎邪而懼親勝已與不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矣損矣人可不愼所樂哉

禮樂三件原是吾心固有故樂處直是意味無窮非在外强合以制吾樂其樂便不可以禮之制度其多寡隆殺自有箇分限節制樂之聲容具清濁高下俯仰疾徐自有箇分限節度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節禮樂兼內外說講明不置在心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在事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善字包得廣或善言或善行或大端或小節皆是道人善則口領心好在已亦將勇於從善賢友重在多字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聞誠明日進矣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道多一層三樂守一層遺漏一層不得驕樂兼言動後肆及峻宇雕墻之類說如此則蕩然規矩之外故與節禮樂相反佚遊兼放蕩閒適及博奕田獵之類說如此則不事進修見人之善惟恐形已之短故與道人善相反宴樂兼宴安酖毒及飲食聲色之類說如此則唯與小人現狎故與樂多賢友相反三損三益全在理欲之界上分惟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淸其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

侍於章全旨○此以詮時字作主躁則先時隱則後時瞽則不能相時以卑承尊則語無皆聽命於尊者而不得自由故獨言侍君子

侍於節○子曰凡人侍於君子之側其言語應對有三愆焉如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是時未可言也乃率爾妄言則謂之躁或君子之言問已及於我是時可言也乃緘默不言則謂之隱又或時雖可言也或君子之顏色不在而任意肆言則謂之瞽凡此皆由失其養故語默失宜可不戒哉

此君子兼德位說五言字但屬侍者言有及長及首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卑

閔冉之徒蓋能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矣語蓋古語也 闇見不得可慨者深
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顔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 四馬 **死之** 說到死所以灰象富者之心

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說到名所以鼓怠情者之心

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 私心

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當言也此只是無心失理之病故曰愆蓋由平日無治心之功臨事無識幾之習所致

三戒章全旨〇此明以理御氣之功

三戒節〇孔子曰君子以理御氣其戒有三三者維何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則戒之在色勝之以理而情慾不流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忿則戒之在鬭勝之以理而有忿必懲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則無所希而身家之念重則戒之在得勝之以理而見得思義焉君子隨時知戒如此

戒兼平日頭警臨時嚴制二意兩及其字俱從少之時轉出三戒當徹終身不是到一時戒一件但隨其時之易流而最甚者防之註以理勝氣范註時志帥氣然志有善惡理無不善故主理說且范註說志氣二字亦混

畏聖全旨〇此見君子存理之功上節重下節輕通章以一知字爲眼目

畏節〇子曰君子所敬畏而不敢忽者有三畏彝物則之理付於人者謂天命君子惟恐不能全盡天理而一言一動常如上帝監臨一般其所畏一也大人是之不人命之人君子則尊崇其德位而致敬盡禮尊之以爲師表其所畏二也聖人之言載有何典有易明宣天命之理君子則偏服其謨訓而誦說闡揚不敢少有違背所畏三也所謂三畏如此

畏非畏懼是隆重而無敢忽易意天命即仁義禮智之天理指賦畀之初言故曰命非泛指於穆之命也畏天命者戒謹恐懼不敢失墜意存心養性正畏天實事知是畏的根苗若不先知造道理何由知其可畏註故照下節提起說大人德生四重乃天命之所存而行可法者聖言典謨訓誥乃天命之所發而言可則者畏大人便有欽崇則敬之心畏聖言使有篤信力行之意三畏處名不同而同一謹凜之心三畏雖平然通章重畏天命句須照註以天命爲主

小人節〇若夫小人則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滅理狥欲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不識義理而於大人則狎視之於聖人之言則戲玩之而無所忌憚也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敬肆如此

有異聞乎（亢音剛〇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鯉退而學詩（着眼在又獨立上）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鯉退而學禮（着眼斯字）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到底是私心）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〇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〇邦（綱領有二意一意見待妾不得以上僭）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惟知得道理拔做事少差錯心便惕然不畏天命由於不知故補由知字註不識義理二句指下二句說故狎與侮亦得頭不知天命來即憚大人而不省其德便是狎即誦讀聖言而不從其教便是侮上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便見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註於上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哉

生而章全旨○此第氣質之等示人當人學以變化之也有企望之意有儆惕之意

生而節之子曰人之氣質各有不同有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而自知此理者是氣極其清質極粹乃氣質之最上者也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學而後知此理者是氣質雖清粹而不能無蔽是次於上之氣質也又有始不知學直待困窮拂鬱然後發憤學而後知者是氣質獨多清少駁多粹少又次於上之氣質也若到困窮拂鬱猶不知務學以求通是氣質昏濁之甚偏駁之極也斯為下矣學者可不儆乎

四等俱主氣質言生知是本來清明純粹不待乎學學知雖不如生知却非有所激而自然者由則因有所不通乃激而學之以求通是困困以勉學非以困為學也至同一勝困如何一求通一不求通自是在昏濁駁雜之不甚與其甚處見得學不學少氣質為之也三之字指義理言次與又次俱是次於上等不甚懸絕惟困而不學方為下矣玩斯為二字極有味聖人自是專論氣質然欲人勉學以變化之意則在言下故圖公引謝註以足其意

九思章全旨○此君子思誠之功

九思節君子曰君子思誠之功有九視便要思明而不為亂色所蔽聽便要思聰而不為好聲所惑色便要思溫而暴戾之不形貌便要思恭而惰慢之不設言便要思忠而心口如一二便要思敬而表一無適疑便要思問以解其惑忿便要思難而以懲見得便要思義而不苟取君子於此九者隨事致思故持己接物諸合乎理也

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所為氣質註欲蔽相三者所蔽蔽思明思聰正欲去其蔽蔽而求得其理非法法足得分明聽得分明便言聰即也微是蔽於外塞是蔽於內聖人不足而得而此云思謝氏所以有求至於欲容則無時不省察之說思在動時恐欽于靜時工夫朱子所以有平日而養本原須戒懼慎獨而無須刻處夫

一以見夫人不得下替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之說未思以前必先致知以辨別其是非朱子所以有閒時不思是我理臨事雖
思而已無及之說思不是空思想存疑所以有作爲亦在其中之說九思恐雜然
並進朱子所以有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之說九思恐無次序存疑所以有視聽
二句爲綱蔡氏又有前六思存心治身之要由已而出者當思後三思明理克己
之功由外而至者當思之說君子終身恐不盡於九思新安所以有隨時隨處各
致其思非但九者之說

見善章全旨○此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業俱全之人抑揚重下節

見善節○孔子曰學期於用世非徒自潔其身已也有見善而好之切如有所追而
不及者然則表裏皆好而惟恐已之不得乎善也則不患其不爲矣見不善而惡之
嚴如以手探湯者然則表裏皆惡而惟恐已之或陷於惡也則不患其或爲矣此惟
知至意誠者能之求之於今吾見其有此人矣考之於古吾聞其有此語矣見聞之
相符固如此

善不善只就自家所欲爲之善所欲去之惡說註眞知是推原好惡之誠處不是
解兩見字兩見字輕不是知至意誠之士但知獨善無用於世此一種人亦是據
當世道時人只是其量未充滿但見其得力於本體上多覷體用俱全之士不無
優劣耳其實求志達道只此種作根基此節亦不得輕看

隱居節○大槩已有餘而經世不足其學猶未大也若夫方其窮而隱居志在致君
澤民與將來事業皆一一講求預備於已及出而行義則將平日抱負都設施展布
而不負生平之志此出處隨時體用全備之學也稽之於古吾聞有此語矣質之於
今未見有此人也聞與見之不相符乃如此今之學者先其好善惡惡之量而進於
求志達道之域勿使聞於古者不盡見於今庶斯吾之厚幸也夫

志達俱以堯舜君民事業言求字有工夫不但講明經濟兼要全備天德達是擧
而設施之以展蘊其胸中底蘊也志與道原合一求其志即求其道故註曰守其
所達之道達其道即行其志故註曰行其所求之志行義是出仕以行君臣之義
對隱居淺淺看方與達道二字不重復既一也字有不勝慨慕願見意前一節是
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川也後一節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指尺木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循禮非見貨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遜其辭是不惡無所詘

是嚴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用全而爲六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未見之分與誠於好惡底充底去便是思
達道底子夫子兩下提來並說言下便有欲其由潔已以進於經世之意
齊景章全旨○此勉人修德意齊景夷齊只借作樣子上只叙事下投詩以證之
齊景節○大人亦貴有德耳富貴貧賤原非所論也昔齊景公撫有全齊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乃召道有虧節身死之日民已無德可指而郡之焉雖富貴何益乎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貧賤極矣然而芳聲益著雖死猶生民到於今尚稱美之不置焉雖貧賤何損乎
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係於富貴貧賤也以齊景對夷齊就貧富相懸上說有馬千駟只是富之極餓亦只是貧之極非以死節論也死之日到於今正相對一則垂死而泯一則千載如生稱之正稱其舍富貴而甘貧賤與詩詞相合德字是通章眼目稱之內亦有上句德字下亦祇以異與之於其德也
其斯節○小雅我行其野之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蓋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制行之異其斯景公夷齊之謂與上下古今豈獨景公夷齊爲然哉
與與富對即上德字意如云有德者自不同於人耳馮厚齋謂六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益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
陳亢章全旨○此見聖人大公之心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亢始疑其有異終悟其爲遠總是私意未忘耳
亢節○陳亢問伯魚曰情莫親於父子子亦有獨得所聞而不同於羣弟子者乎
私子人之常情疑聖人亦不免故用亦字
對曰節○對曰鯉未有異聞也猶憶一日子嘗獨立鯉則趨而過庭一子一鯉可以有異聞之會也子但問曰汝嘗學詩乎鯉以實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人貴能言而恒自學詩得之蓋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其爲敎溫柔敦厚學之者心氣和平則無急躁之失故能言如不學詩而欲溫文爾雅吐詞爲經無以也鯉於是退而學詩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世以習爲性故辨〕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

獨立趨庭因亢異聞之問舉個可以異聞之時來說耳非鯉此時亦想有異聞也
他日節○他日又獨立鯉復趨而過庭使有異聞不得於前日亦可得於此時矣子亦但問曰汝曾學禮乎鯉以實對曰禮未學也子因曰人貴能立而恒自學禮得之益禮有經有曲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學之者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其爲敎恭儉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故能立如不學禮而欲非禮勿履卓然有守無以也鯉於是退而學禮

一節只平平敘去無異聞只在言外得之

聞斯節○由今思之鯉之所聞於子一是學詩一是學禮不過斯二者而已

問斯二者隱然見是夫子雅言弟子共聞意

退而節○陳亢退而自喜曰吾問伯魚以有異聞者一耳而所得者有三聞詩之當學聞禮之當學又聞君子之推其子而遠之而無所獨異也亢何幸哉

聞詩聞禮不是前此不曾聞只是聞此而益知詩禮當學意亢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邦君章全旨○此見正名定分之意春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爲大人故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邦君節○夫子寓正名之意曰夫婦自有一定名分況邦君之妻其稱謂豈可苟焉已哉邦君聽政於外夫人贊之以理內治故邦君稱之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在君前自稱曰小童謙言幼無知識不敢與君敵體也國人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治內同君之尊也此稱謂之正於本國者也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言其寡德而忝爲小君從君之謙也鄰國稱之亦謂曰君夫人以其爲一國主母稱之與本國同也此稱謂之正於異國者也稱謂之間截然不紊如此

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君稱之一句又是下二股綱領兩自謙俱輕下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俱重君夫人猶云君王后也

陽貨章全旨○此見聖人待權臣不惡而嚴上因貨欲見而據理以待之下因貨屢諷而據理以答之上節序事下節序言

陽貨節○陽貨欲孔子來見己孔子義不往見陽貨乃瞰孔子之亡而饋以蒸豚欲

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惡人下移　聖人上移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故邑人皆弦歌也

言其能行

夫子莞爾而

致孔子往拜而見也孔子不得不往拜而其本心實不欲見於是亦時貨之亡也而
往拜之乃不期往拜而返與貨遇之塗
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也不往則失已之禮往則又墮彼之計彼以瞰亡來我
亦瞰亡往據道理合當如此
謂孔節○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我與爾言道德治世之寶也苟懷藏其寶而坐視
國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世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問曰時者
有爲之資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每失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子曰智者熟察事
機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爾如知此今日月一往不返年歲不爲我
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子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爲有心之
譏夫子若爲無心之答不激不隨之道如此
上兩段譏孔子不得爲仁智便含有當速仕意了日月逝二句則明白露出日月
逝是指數前頭歲不與是計算後頭二句重下句上兩不可只是據理答之不肯
在自家身上將仕一將字活甚既不輕絶之亦不輕許之也此句不必引迷邦失
時說若引說便自認不仁不智了雲峰謂此一事也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
之妙欲見而遠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
非中也逃諸塗而避之則絶之已甚非中也理之屈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
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絶物而亦不苟同愈雍
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爲時中之妙也
性相章全旨○此是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也善惡相遠當時皆歸咎於性故
夫子云然欲人愼習以復性也相近多主好一邊說相遠多主不好一邊說
性相節○子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雖氣有淸濁質有純駁然以其未涉人爲之
初而言則淸而純者固可以爲善濁而駁者亦未必便惡彼此相去未爲大差固相
近也其所以善惡之相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習於善便爲聖賢習於惡便爲愚不
肖於是始相遠耳善惡之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人可不愼所習而徒諉之性哉
朱子謂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
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且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
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見主治者當以道教君子小人
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
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喜其能信幷勵門人
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
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
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
郎浮扶幼息

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是也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若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陳新安謂人之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具受此理性者心之所具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屬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乎氣質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亦帶言氣質之性也饒雙峰謂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所謂習相遠者朱子謂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汚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張南軒謂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唯上章全旨○此因上章意說未盡故又就相近中指出不移之一種來

唯上節○子曰人性不甚相遠則天下皆可移之人也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爲上智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者唯此善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但世間極智極愚之人常少而可善可惡之資最多此變化氣質之功在中人所不容已也

上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此就中摘出懸絕者言上知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惟爲氣質埋沒了故不移唯字重唯上知不移則凡未能上知者可危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有一爲慨嘆一爲激發意本文是說不可移註是說不肯移故置圈外

武城章全旨○此見爲治當以道化民上因其以道化民而喜之不因其以道自信

以意見度聖

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乃一變至道意

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 心存乎五者則念不雜而心德常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 存以五者施之事則行不滯而事之理常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得分体用明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而嘉之無非欲以道易天下意禮樂者道之大端弦歌者禮樂之一事
武城節○子游宰武城夫子之乎其邑而聞弦歌之聲蓋下有善俗由上有善教也
弦歌弦而且歌謂以琴瑟和歌也註禮樂不專指弦歌弦歌特禮樂中一事耳弦
歌只是樂兼禮說者能和必由於有序樂本離不得禮也
莞爾節○時夫子喜見顏色遂莞爾而笑曰割雞之小焉用牛刀之大爲蓋謂其以
大道而治小邑深喜而反言之也
此是喜之極而因爲戲辭曰字連莞爾而笑作二句讀惟下句即在莞爾而笑時
帶出所以爲戲所以爲喜君笑是笑言是言則下句乃譏之之辭非戲之之辭矣
子游節○子游儼然正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在上之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
慈祥之德而愛人在下之小人學道則有以生其和順之心而易使也夫子言君子
小人皆學道各有所益如此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敢不教以禮樂乎
君子小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在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敬武城之君子小
人也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
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子游只說學道註以禮樂二字貼之者總只一個
道頭做仁也得與做義也得即與做禮樂也得不過隨地異名耳
二三節○子因偃二三子而言曰二三子偃學道之言誠是也予前者割雞之言特
戲之耳豈是據截其績毋疑於前言而謂邑小民寡爲可忽也
二三子一呼亦有望其嗣以道濟天下之意學道二句本夫子之言今自偃言之
故曰偃之言註嘉子游篤信帖是也句解門人之惑貼前言句朱子謂一身有一
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
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公山章全旨○此見聖人欲與周道之意
公山節○公山名弗擾字子洩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費邑以畔
以暵召夫子夫子欲往應之其意蓋有在矣
三桓執政挾君專制擅權此時有能創三桓之黨振積弱之權則布紀綱而成治
功東周可爲非虛語也弗擾固畔黨然於以賢公室爲名其舍是聖人實有反惡爲

耳在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
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
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
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以己之身外視
不入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
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
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德之盛自有過化存神之妙首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曰白乎涅而不緇稱神變化之机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
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
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
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

善之心況今變起金容勢有可東使聖人而為之規畫處置必將扶危定傾反政歸會奏均和之效免復敗之憂矣其欲往自具有一付經綸也

不說節○子路不說曰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而為此無益之行也已字一作止字看玩其意只是說天下之大與不能行夫子之道而無所往安必能行之於公山氏乎二重在不能行道二故下示以吾道無往不可有為之意

夫召節○子曰弗擾召我斯其召意豈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委我以國政而用我者吾其為復文武周公之道而為東周已乎奈何未之而遂已也上二句指公山言玩如有二字下二句當推開泛說其字乎字是決詞乃自在而兼慨想之意東周對西周言吾其為三字分明以己配著文武此何等壯懷為東周要看註一道字只且欲復文武成康之治非必謂革命也曰東周者周自平王東遷建都於東使夫子得行其道將使周道復興便做成個東周了故註謂興周道於東方非謂興周道於魯

子張章全旨○此示子張為仁之實功只重能行一句茲寬句是列五者之目不侮五句舉能行之效言之自考也

子張節○子張問為仁之道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不可有一虧缺之處有一間斷之時若能行五者於天下而無往不然則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五者之目子曰所謂五者心不偏而恭心不蕩而寬心不偽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心之存所當力行者也誠能行則必有效焉恭以持己則有可畏之威而人自不敢慢矣寬以容眾則有容人之量而有以得乎眾心矣信則人都依靠著我而無所疑貳矣敏則所為無不成就而動必有功矣惠則感我之恩者莫不竭盡心樂為我使矣五者之效如此故能行此五者則仁豈外是哉

五者是求仁之功不是仁之目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作一句註心存理得在本文仁字內卻都解在能行之五者下蓋欲得無適不然意因必哉解方明耳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偏之天下為仁也註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心存理得串說理不外心心存則理自得人纔放肆窄狹欺詐怠忽刻薄此心便為私欲所間耳失去了如何能為仁故必莊嚴則心不放肆含弘

磷緇也（不磷緇而不往便是匏瓜）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只是傳聞便欠）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條目）女音汝下同（要他靜）○蔽遮掩也**居吾語女**（思）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喻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任私意而失了直而自便是蔽）

則心不狹孚誠實則心不欺許勤敏則心不怠忽慈愛則心不刻薄此正存心之功也到得心無不存則自能隨事常理而仁矣不侮五句不重敦土蓋必如是然後爲能行若不到此處則其恭寬信敏惠猶未盡也猶言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使以自考一般至者以恭居先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放縱而寬信敏惠自有不能已者張敬夫於謂恭其本也

佛肸章全旨○此見聖人有入世之操濟世之用意

佛肸節○晉室微弱政在六卿趙簡子與范中行相攻其邑宰佛肸因據中牟之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其召而見之

此亦欲往者蓋有感於其一時尚善之心耳

子路節○子路阻之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凡人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佛肸以中牟畔是親爲不善之人而夫子欲應其召是辱身而黨惡也將如之何

如之何正惟恐其受浼之意

然有節○子曰汝謂不善不入此言於理誠然我嘗有此言也然此特爲堅白不足者言之耳獨不曰天下有至堅者雖磨之而不見其薄乎獨不曰天下有至白者雖染之而不見其黑乎我之志操堅白自處固已審矣彼雖不善焉能浼我哉

然是然其不可往之言見君子固當潔然自守有是言是說向日嘗有此言見由之引述不誣而不曰字從上言字轉落乃極論之詞見常理之外又有個通權達變之法蓋所云不善不入特爲堅白不足者言堅白既至又不可以此論矣堅白

此聖人之道德磨涅磷緇等字但是借作影語本文只說自已不受磷緇而變化他人之意亦在其中子路以公山之召恐其無益夫子謂我固隨在而有功佛肸之召恐其浼已夫子謂我固無往而可浼涅註染皂物謂染黑那物是黑色

吾豈節○夫旣不能浼我則我可往矣可往而不往是不知變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於一處而不能飮食爲世間無用之物已也由何見之執乎

上節言可往意已明此因示以人已當爲世用之意與上文不枯着上節言世不能浼已此節見已當爲世用

六言章全旨○此見人不可不好學以成其德上六好字是淳慕善之名色下六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 字有深造工下 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志勵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行當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喜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氣平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倫紀修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見聞廣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

字只是究竟善言之義理

六言節〇夫子呼由而問之曰人之偏於所向者有一件好處便有一樣遮蔽蓋有六言而六蔽隨之汝曾聞之否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曰由未之聞也

蔽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節〇子復命之曰居吾語子六言之蔽

此因由起而對故詔之以居且欲其沉靜以爲受教地也

好仁節〇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無蔽如仁美德也而所以用其仁者有理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愛所蔽將至可陷可罔而失之愚矣知美德也而所以通其知者有理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知所蔽將至窮高極遠而失之蕩矣信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信所蔽將至期必固執而失之賊矣直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直所蔽將至徑情急迫而失之絞矣勇美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勇所蔽必將肆行無忌而失之亂矣剛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若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剛所蔽必將輕躁妄動而失之狂矣夫六言節有六蔽如此甚矣不可不學也由其知之

六言都各就力行上說不好學便是欠了致知工夫學凡考之師友求之典冊皆是六蔽在不好學之後其蔽也愚言有所蔽而愚不是爲愚所蔽也下做此愚非昏愚是過於厚而不知重輕蕩非放肆蓋用知不在正經道理上如老莊之流也賊謂傷害於物兼人已說害人如我只欲誠實不欺遂不諱人之惡以致人不克自全害已如尾生之行便是絞是語言過於急切如證父攘羊之類勇就作爲果敢上說剛就本體堅強上說亂爲不顧故至於亂自家堅強故只躁率而已躁率乃輕舉妄動之意與志大言大之狂不同朱子謂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二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

小子章全旨〇此備言學詩之益以見不可不學也興觀是有益於身心羣怨是有益於性情邇之二句是有益於人倫多識二句是有益於學問句句要跟學來

二南是治家爲之則遡到本原上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〇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只要言礼言楽者討出根本來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〇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〇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小子節○子曰詩之爲教有益於人大矣小子何不學夫詩於以玩其詞求其意乎
學字有玩索體驗工夫若徒口耳誦讀亦不見下面許多益處
詩可節○夫詩何以當學哉詩所言有善有惡善者感發善心惡者懲創逸志學之
而吾心好惡之機可以觸而興也
一詩字貫下七句本文雖無學字而學字意已在其中句句須將學字點入與觀
羣怨是人心四可以是詩之理註志意是學者志意感發却是詩能感發
可觀節○詩所載有美有刺美者於以見其得刺者於以見其失學之而我身得失
之辨可以反而觀也
詩之所美所刺與其人所自言皆有個現成得失在我則因其得失以考見自已
兼兩層說卻重自已一邊與全節與字倒看
可羣節○詩之叙述情好也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詩固和而不流也學之則
可用以處羣矣
和而不至於流正是處羣之道詩人本如此學之亦自可如此下句倣此
可怨節○詩之發爲悲怨也則責望之中猶有忠厚之思詩固怨而不怒也學之則
可以處怨矣
怨本非宜亦有至情所不容已者如婦之不得於夫子之不得於父之類但非忠
厚爲本而又氣象和平則激而成怒矣怨而不至於怒只是怨之常理而已
邇之節○且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之道遠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之道莫不備
載於中學之則可以爲忠臣爲孝子而大倫克盡矣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拈煞君父如關雎言夫婦棠棣
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父子君臣大倫中之大者
多識節○至於情景所感或因鳥獸以起興或託草木以寓言其中稱名不一取類
至煩學之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多矣詩之益人如此小子可不學哉
詩原非爲鳥獸草木詠也故曰緒餘乃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如此可見益人處
無窮藉極蓋本末以見何莫學之意此與上節俱跟可以二字說
女爲章全旨○此下伯魚以修齊之業重上句下二句只反言以見其當爲也二南

（可惕可戒）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
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　○子曰鄉
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
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
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
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原無意二行的）
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
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欲人痛絶之）
往行以畜其德道
聽塗說則棄之矣○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與平聲○鄙夫（兩患只是惡）
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
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見其一不可）
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

乃文王修身以齊家而化行南國之詩伯魚雖無化人之責然身不可不修家不可不齊也

右爲節○子謂伯魚皆詩三百篇皆所當學而尤切要莫如周南召南蓋二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女當爲周南召南矣乎誠於此講誦玩味身體力行則由近及遠便無往不通矣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不知修身齊家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其猶正墻面而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況遠而天下國家乎女何可不爲之也爲不但誦習謂會之心而體之身也此句乃訓辭非問辭三而本是齊家之化而修身爲之本故總曰修身齊家之事修齊道理人人所同爲之者看他所以修齊者是如何而已之修身以及齊其家者卽以是爲則也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見者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未得況其遠者乎可見知行相須之義正墻面而立倒用文去會云正面對墻而立也

禮云章全旨○此因世之言禮樂者專事玉帛鍾鼓故特爲探本之論

禮云節○子曰禮樂有本有文玉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非玉帛固無以爲禮然特假玉帛以將之若遂以玉帛爲禮也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金鍾革鼓樂器之大者也非鍾鼓固無以爲樂然特假鍾鼓以宣之若遂以鍾鼓爲樂也彼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必有存於玉帛鍾鼓之先者矣

兩云字因人以此爲言而欲使之繹思其義意敬者在中之禮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未也和者在中之樂本也鍾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未也無這玉帛鍾鼓便無以爲禮樂玉帛鍾鼓自不可說壞玩乎哉二字亦非盡情抹殺乃是若詰問若喚醒令他於玉帛鍾鼓中隱隱體會出箇敬與和來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要之心便可包事只以敬和二字爲主禮樂之末節所該甚廣玉帛鍾鼓特舉其重且大者言之耳

色厲章全旨○此譬飾貌者亦有爲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有位之大人言也

色厲節○子曰凡人行不可飾名不可盜今有人焉色尚嚴厲似確然有守毅然有爲矣而其內柔荏目於利而怵於害實則無能守而不敢爲也此等人貌與心違譬

不美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子曰

古今比說便有升降之感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

是嘆氣習當論氣原氣數也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諸小人中就如穿窬之盜一般穿窬盜物於人可畏人知此人盜名於人可畏人知其心一其事類也可恥孰甚哉
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內荏而外爲威嚴其心總是要瞞人取譬穿窬只在外餙欺人上見得小人中種類甚多穿窬之盜是就小人中指出故復自猶

鄉原章全旨○此嚴害德之防

鄉原節○子曰人看德者爲君子悖德者爲小人不難辨也推有鄉原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人將不知有眞忠信眞廉潔矣此理反被他混亂斯乃德之害也
註謂鄉者鄙俗之意便見非士君子公論之所在原者不立異於人故人人都道他好德指正理言賊德只是害理勿作白賊賊人看一鄉皆稱原人人便謂德只是如此反把正理看做不是豈不爲德之賊如盡已則謂之忠以實則謂之信此方是忠信他却外面裝飾假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人遂以此爲忠信邪正經的忠信反看作不是忠信這忠信之德便被他害壞了也

道聽章全旨○此儆人蓄德意

道聽節○子曰人之實心爲學者苟聞善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爲實得於已若有所聞而只在口中談論此是入耳出口之學譬如方道聽之而途中便與人說了如此則雖聞善言不過資口說而已何能有諸已哉是德之棄也
道是眼下路塗是前面路謂纔這裏聽得到前面就說了只形容入耳出口略無停待意善非不可說也徒資口說便不把當事如何能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故謂自棄其德此德字以義理之得於心言與上節言正理者不同

鄙夫章全旨○此夫子發鄙夫之心以戒事君者慎所與也患得是其情之始患失是其情之終無所不至是其情之極說盡鄙夫之情狀而不可與事意自見

鄙夫節○子曰君子窮視其所處達視其所與彼鄙夫者庸惡而無忠義之心陋劣而乏剛正之節豈可與之並事君也與哉
庸謂凡常以品言惡謂傾邪以心言陋謂偎瑣以識言劣謂昏弱以才言開口說不可與便教事君者當早辨而嚴絕之庶不至失其所與而身與國俱受其敗也

其未節○例以不可與也鄙夫知有已而不知有君所有家而不知有國方其稚位

古人畏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奪字乱字要字便見其可惡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就教人說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欲求不待言實際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此當体認所以行生處

之未得也儳儳焉汲汲然惟恐不得之爾曲盡其圖謀之術及其權位之既得也保惑保守護顧然惟恐或失之而曲盡其保固之方蓋惟自便其身而已耳

四之序指權位患得之言必欲得之也非徒患不能得而已故下緊接既得之一句歸宿夫止知有保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一念逼成耳迴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還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安得不患

苟患節○夫事君而苟有一患失之心則凡可以保其得而免其失者亦何事不可爲哉小則卑汚苟賤大則篡奪憑陵皆生於患失之一念而已而可與事君也哉

患得患失原是一條心腸非患得時尚不肯無所不至也但此時位卑權輕驕諂傾險之術猶可言也至患失時則位尊權重得爲便爲故無所不至此又其勢使然耳煞一矣字多少慨嘆正爲與事君者提醒南軒謂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遂致至此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

古者章全旨○此即氣習以驗風俗之衰言人不但美德不如古即疾亦不如古以見其可慨之甚也次節即是中上節

古者節○子曰凡人氣質偏駁者則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雖有三樣氣稟偏駁之人然皆質在自然本眞猶未甚鑿也今則淳者日入於澆厚者日趨於薄非三疾之人或者也没有了

疾是氣禀之偏亡是習俗之染疾失其眞如人有本病又變生他症也或者有不敢決然之詞蓋不忍其亡而又若慮其亡之意

古之節○何以見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者此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不拘小節肆焉而已若今之狂也則不顧禮義縱放於大閑之外而流於蕩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矜嚴者此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圭崖岸有稜角不入以非非廉焉而已若今之矜也則逞其剛狠與人取忤而流於忿戾就不是矜了是無古者矜之疾矣古之人有資禀魯鈍者此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眞徑行自遂直焉而已若今之愚也則反用機關挾私妄作而流於詐全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之疾矣不亦深可慨哉

一狂矜愚疾之名也肆廉直疾之實也蕩忿戾詐肆廉直之流也肆廉直是狂矜愚

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不而指其失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而使之自悟正是若教處孺悲魯人嘗學主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本來面目所謂氣質之偏者朱子謂肆廉直三字皆是美惡二意若蕩忿戾詐便只有惡無美此全是習染於人欲與氣稟之偏無涉蕩忿戾詐雖就今人名爲狂矜愚却不是狂矜愚了故曰或是之亡肆與蕩全在小節大閑上分別廉是側邊廉隅如立崖岸露圭角但只是守已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已之是較人之非意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强作機械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而已矣三字總上三項以致慨惜之意

惡紫章全旨○此聖人嚴利口之防以上二句引起末句觀下用一者字輕重可見

惡紫節○子曰天下邪每易以勝正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出其艷冶足以眩目人遂以爲朱不如紫矣故惡紫爲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靡足以悅耳人遂以爲雅樂不如鄭聲矣故惡鄭聲爲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否本有定論乃利口之人巧辯捷給惑亂人意能使人主舉動失宜用舍倒置而邦家以之覆矣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有國家者可不痛絶之哉

紫色天艷人見紫而未免厭朱朱之色便爲所奪了鄭聲淫哇聽鄭聲而未免厭雅雅之聲便爲所奪了所謂以不正勝正也利口變亂是非卽惡利口恐其亂信意王與奪朱亂雅樂對覆邦家又推出一步不與奪朱亂雅樂對邦家治安全在用正人行正事今利口顚倒是非則所行非正事消混賢否則所用非正人故覆辨朱紫雅鄭以耳目具耳目者皆能之猶未爲難惟利口則當辨之以心人主苟非自正其心烏足以辨之哉

予欲章全旨○此見聖人一身無非是教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全要人從聖人躬行處體認道理不必專求言語之內末節只言天理發見流行如是見道不假言而自顯耳援天明道非援天明已

予欲節◑學者多求聖人於言語之間而日用躬行之實有所不察子乃發論曰道雖以言顯而顯道者不必盡以言予今而後始欲無言矣蓋欲學者求於言之外也

聖人因教人而有言言字不可說壞但專在言語上求卻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理看得道理不親切了故欲無言欲無言不是言不能盡只是不消說得盡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一不盡惟其無一不盡所以不消說

亦只向外面說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直呼他良心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麤衰旣葬疏食水飮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全欲他自己認出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

子如節○子貢自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所傳述者正以其有言也今夫子如不言則小子何所傳述焉

天何節○子曰予以道必待言而傳曷不觀諸天乎今夫天冲漠無朕何嘗有言哉但見春夏秋冬往來代謝四時如此其行焉飛潛動植囙物付形百物如此其生焉此皆天理流行之實自然掩藏不得天何嘗得於言哉而予何疑也蓋聖人一動一靜無非道之發見學者默識而自得之不必盡求之言也

此節只說道不待言而顯說天即是說道兩天何言先虛後實行是流行不已之妙生是生生不息之機行生非即是天理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全是一團太極之理發見流行處兩焉字是自然而然之妙正見無往非是不待於言也天理即元亨利貞妙道精義即仁義禮智妙道就靜處看精義就動處看一動一靜四字正與四時百物對說此只朗道無不在不消已之言不是喪已無不發也若說天不言予亦不言是援天以自況了非夫子口氣蔡氏謂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下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優焉乎造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

孺悲章全旨○此聖人於不屑教誨中曲行其教誨意化工在一使字

孺悲節○孺悲求見孔子想當時必有得非處故夫子不欲與之見而托疾以辭之然猶恐其以為直疾而不悟也俟傳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歌使悲聞之而知其非疾蓋所以警而教之也

辭以疾絕之也使聞之悟之也絕之者義也悟之者仁也將命者是夫子遣人使聞使孺悲聞之也

宰我章全旨○此啓宰我以仁親之心一仁字最重數安字正與仁字相反夫子只要感發他一點良心故反覆言之

宰我節○宰我問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則以予觀之禮貴變通但期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乎

君子節○夫喪之不必三年者何也蓋居喪即不得習禮樂夫君子三年不習禮則儀節疎曠而禮必壞三年不習樂則音律廢他而樂必崩三年之有妨如此

个不安的本心來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仁字对安字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不能安之根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

此禮樂只就儀文聲容淺淺看崩壞只是生疎了輔氏謂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廢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於玉帛鍾鼓之問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節○若以期年而言穀之舊者既沒新者又登而物候爲之一變鑽木取火木既更而人亦改而天道爲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盡矣我不用以止乎

二節雖分三年有妨應三年句期年可止應期已久句然總是申期已久一句意

舊穀二句見食物一變鑽燧句見用物一變期可句總承說按木皆有燧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那燧以取其火故註云取火之木非取火於木也改火非止改一火是五火已改一周亞兼四時言之附四時取大法五行春行爲木榆柳色青象木也夏行爲火棗杏色赤象火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象土也秋行爲金柞楢色白象金也冬行爲水槐檀色黑象水也周禮司爟氏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不是民家常用之火此亦參贊化育之事

食夫節○宰我欲短喪其心固已忍矣夫子特醒之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禮也今子說期年可止只是期年之後使女就舍疏食而食稻粱釋衰麻而衣文錦於汝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曰安則昧其本心之良矣

食稻衣錦是指期年之外說註解止至小祥[redacted]見蓋宰我既說期可則期年之內已知不可食稻衣錦矣始食菜菓則期年外尚未可食稻練冠縓緣則期年外尚未可衣錦

女安節○夫子責之曰凡人不爲期年之喪只爲心不安耳女既安於食稻衣錦則任女爲之矣君子居父母之喪哀痛迫切設使之食旨而不以爲甘設使之聞音樂而不以爲樂設使之不寢苫枕塊而居處於內其心必不即安惟其心有所不忍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也今汝既以爲安則何不可爲乎

首是兩爲字俱指食稻衣錦不爲爲字亦指食稻衣錦不是指食甘聞樂居處女字與君子字相反言仁人君子所不安者而女安之也何等敬惕三不字皆以心之不安說食旨三句是成語不必將食稻衣錦配入講

宰我節○及宰我既出夫子復深探其本而斥之曰人未有不愛其親者宰予何其

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危之情之所以敎之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是血氣子曰君子義以爲上以理馭氣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尙上之也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尙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惡对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愛說惡所以全其愛若一味愛便是細頭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能免於父母
之懷抱故喪必三年以少盡報稱之情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於父母
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豈獨無三年之
愛於其父母乎今謂親喪可短何其薄親之甚哉
不安於食稻衣錦者出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予之不仁
緊跟上安字來此句以下總是感發他一個仁字三年二字中已含一懷字在下
有只重在然後免三字三年之喪所以爲通喪者正爲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也未
句冷冷詰問令宰予自思自悟直無容身之地提醒處全在此須知宰予悶極不非
有年之可計只爲宰我吝惜此三年故夫子以三年立說
飽食章全旨○此示人以心之當用意
飽食節○子曰凡人生之德業必當勤心進修而後有成若但飽食終日優游自安
而一無所用其心將神志昏惰日流匪僻難矣哉其人也不有博與奕者乎雖非所
當爲之正然爲之猶賢乎已而不用心者甚矣人之不可無所用心也
所用心如進德修業之類心是活物有用則有所主若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
惟者難矣哉見長惡之可畏借言博奕非啓人博奕之端不過假彼以甚此耳語
勢乃歸重上一截
尚勇章全旨○此君子以理制氣之學
尚勇節○子路好勇故問夫子曰在天下事者存乎勇君子尚勇否乎子曰君子惟
以義爲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義所當爲則奮然必爲義所不當
爲則毅然不爲而血氣之勇非所尚也蓋以血氣爲勇則無一而可者使在位之君
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逆理犯分而爲亂矣使在下之小人徒知有
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兇暴爲非而爲盜矣勇可尚乎哉
義以爲上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爲上只一合義而勇自在其中上節無
以血之意下二句正言徒勇之害以明君子尚義意上兩君子以德言下者子以
位言爲亂以逆理言爲盜以肆欲言皆從無義以制之來
有惡章全旨○此見聖賢同一維世之深心夫子所惡是顯悖於理者子貢所惡惟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
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
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
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賜对갑子說
此三者是假托然兼訣認亦不妨
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
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
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
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
此二項人所忽畧以爲易者
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隷下人也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

假托於理者與夫子之惡凡人世經行執己不循道理之事皆所必絶由子貢之
無九人世是機用察不由本心之事皆所必絶
有惡旁○子貢欲觀夫子之所惡以驗己之所惡故問曰君子於人無所不愛不知
亦有惡旨子曰好惡人之公心君子豈無所惡一惡專喜稱人之過無仁厚之意
者一惡身居之位而旁訕君上非毁尊長無忠敬之心者一惡尚勇之人徒恃其勇
而不知禮讓至於犯上而作亂者一惡果敢之人必不明理執迷好剛窒意而[illegible]作
者凡此皆人心所公惡故君子惡之也
君子暗指孔子亦了教愛字說來稱人惡是與人無相干而好稱之若者言職或
揉用人之稱不在此一字下流只是下位勿泥流字居下說上之短已不是況本無
可訕而訕之勇無禮節好勇不好學意蓋屬血氣果敢就作事上說勇有禮以節
云之則不暴果敢有學問以用決之則不窒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
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亦士攸軋為惟果敢而窒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
果敢而窒是不度理勢自心窒塞不進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必見窒南軒謂君
子惟其愛人故薄者惡之惟其順德故逆者惡之惟其循禮故凌犯者惡之惟其
達義而貴行者惡之此惡不善之公心也
則也節○君子因問曰賜也亦有所惡乎子貢曰賜之所惡者一惡本無聰物之明
乃伺察人之而靜而自以為智者一惡本無兼人之勇乃凌人傲物而自以為勇者
一惡本無正直之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為直者賜之所惡如此而已
亦字對君子說來三項皆似德亂德伺察為知非明覺自然故害知好為夏犯非
奮發有為故害勇攻訐為心非順理無私故害直此不但自長其不善之心且不
免有害於世故可惡
唯女章全旨○此論御臣妾之難蓋人於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
提出來人使人知所以養之之道
唯女章○子曰天下唯女子與小人最為難養可以言之蓋常情於此兩等人非過
於寬則猶過於用嚴使過於用恩狎昵而近之彼更爽恩恃愛不遜於我矣使過於
用嚴疎斥而遠之彼便失其所望怨恨於我矣近之不可遠之不可此所以為難養

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未至當勉已至當悟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著其跡之異　表其心之同）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死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入）

也意之可不盡[illegible]其道乎
難[illegible]難待難養不在女子小人在我所以待他者難也二句連君方見其難此難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畜之則○有以弭其易怨之意莊涖以持己言慈畜以待下言二者正不近不遠之中道須並行而不悖始得

年四章全旨○此勉人及時進修也世亦多晚而進德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

年四節○平曰人至四十乃是成德之時前此年富力强正好加勉若於此時而猶有過惡見惡於有道君子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亦終於此而○可不惜哉

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志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斷也無聞只是無善可稱見惡則更下於無善可聞者此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乃謂有可惡之寔而得罪於能惡人者耳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也已二字是嘆惜之詞終旣訓止則已字不當重看

微子章全旨○此夫子原心之論上節是敘下節是斷三人之行不同孔子卽其位揆其時而原其心以爲同出於憂君愛國之仁也死者之爲仁無可疑大意似爲微箕而發

微子節○昔紂無道微子帝乙元子知紂不可諫遂引身去之以存宗祀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紂囚之因被髮作狂而爲奴王子比干亦紂之諸父也直言諫紂紂怒剖視其心而死

去奴死之先後諸說不同當以註爲斷朱子謂微子帝乙長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以已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去之非便歸周只遯於荒野抱器歸周在克商後箕子比干同是諫紂但箕子逢紂怒未甚止囚以爲奴比干逢紂怒甚故剖心而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央意不去）（此所以央竟不枉而亦去）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便無信任尊敬之意）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死總各就自已力量權一時事勢爲之佯狂受辱在爲奴後非正解爲之奴也附
考微子名啓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微畿国曰名食采於此故曰微子子爵爲
紂卿上數諫不聽而去及武王克殷微子抱器歸周復其位至周公誅武庚乃求
微子代殷後國於宋箕子名胥餘紂叔父食采於箕故曰箕子極諫不聽因之作
狂鼓琴今至今傳箕子操武王克殷訪箕子陳洪範封於朝鮮而不臣比干亦紂諸
父見箕子諫不聽爲奴乃陳先世艱難伏於象魏之門三日不去紂大怒剜其心
孔子節○此三人者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行各不同孔子原其心而斷之曰殷
有三仁焉微子之去非忘君也以身存先世之統爲殷去也箕子之奴非懼禍也以
身俟吾主之悔爲殷奴也比干之死非沽名也以身挽社稷之墟爲殷死也迹雖不
同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一而已矣謂之三仁何愧焉
不曰忠曰義而曰仁者忠義尚是一偏仁則心德之全乃表裏粹然而無疵者也
惻怛指憂君愛國言曰至誠惻怛者只是惻怛出於至誠非有所爲而爲也此指
愛之理說然不拂乎愛之理便是全其心之德盖愛之理是用心之德是體觀其
用而體卽在是也且只就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爲之
當理無私亦可見矣
柳下章全旨○此只重兢兢守道一不重戀戀依君爭直枉一不爭去就耳見和而介處
柳下節○柳下惠爲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或諷之曰子旣不用如此何不去而之
他或者有以見用乎惠曰我之所以屢黜不用者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隨人
且大抵世人皆好枉惡直若我守直道以事人則到處爲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三
黜若我肯枉道以事人卽魯亦安其位又何必遠去父母之邦乎此可見惠之和而
介矣
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稱士師三黜屢黜也直心卽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意直枉
寬說不專旨諫諍刑罰直道四句正反抑揚曲折蘊藉神情在焉往何必數字士
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
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爲介惠迹料天下不容直
道便是他不棄處然本章自重和中有介意不重不恭意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簡侯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譏其不隱 往者不可諫 望其急隱 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明當隱之故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尙可隱去

齊景章全旨○此見聖人去就不在禮遇之隆殺而在道之行不行也
齊景節○昔孔子適齊齊景公與其臣議待孔子之禮以孔子魯人也卽借魯君所以待三卿者爲例曰魯有三卿季氏最貴我今要把待季氏之禮待之似乎過厚則我有所不能若把待孟氏之禮待之於禮又簡有所不可就中斟酌當以季孟之間待之庶其可乎旣而又曰彼雖賢者我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齊本爲行道旣不能用其道則禮節亦徒然耳故遂行而返於魯焉
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孔子之辭不是面語孔子待字指爵祿言所謂不能以當時受制於田氏必力有所不足勢有所難行處故季孟之間屬厚一邊說孔子之行但以不能用而行耳非以其待之薄也當時富強莫如齊夫子所以願仕景公與子語而說之晏嬰忌而阻曰累世不能彈其學此公謂我老而不能俟也上旣有待孔子曰下又有一曰字則知先實禮隆後卻不用明是兩截事這中間自有晏嬰之阻一段說話在

齊人章全旨○此聖人見機之明意
齊人節○魯定公時孔子爲司寇齊人懼其爲霸因設計以餽女樂以惑亂其心季桓子受之於是魯君臣皆荒於聲色怠於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故孔子行蓋禮貌衰則去也
女樂之歸魯君相皆有之獨言桓子受之者當日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他旣自受又爲魯君受之也三日不朝兼君不視朝臣不往朝言方用賢而受女樂是簡賢三日不朝是棄禮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魯郊又不致膰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但去魯之意本在受女樂特託膰肉以行耳故記者不及膰肉朱子謂齊人之謀固欲以女子爲間於魯之君相使阻敗其所爲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然孔子之去直以其無致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附考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其霸魯而并齊將致地犁鉏請先沮之選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 孔子下欲與
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
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
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
耦耕過問必迹自別
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
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
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
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味厭治
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
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
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事子路曰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遂行作猗蘭操將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以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楚狂章全旨○此見聖人接引楚狂皇皇爲天下之心也一狂字是通章定案上節告語殷勤下節神情冷落是知守身之常法而不知聖人體道之大權也

楚狂節○昔孔子至楚楚狂士接輿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以爲德之盛也今何時也乃出見於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然斯往之事雖不可諫止來者之事尚可以改圖趁此之際可以止矣可以止矣我觀今之出仕從政者岌岌乎危殆而難保矣況未仕者可不隱乎接輿知尊孔子矣惜乎其趣之不同也

楚狂楚之狂士接輿是人名接輿歌而過非迎接其車輿歌而行過也下孔子下下字非因輿字生來說鳳卽是說孔子二个可說鳳又說孔子連稱鳳兮鳳兮卽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意在內無道不隱便是德衰鳳兮二句譏其不隱往者四句諷其速隱旣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旣許其去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殷勤重複末句見已從政者尚危殆未仕者何必出而欲從政乎趣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節○孔子在車中聞其歌聲意其非常人也因下車欲與之言出處之意而挽之以共濟也彼乃疾趨而辟之竟不得與之言此自以爲是而不欲聞聖人之論也欲與之言大約是言其不可已之意趨而辟者欲孔子味歌中之旨不欲使已聞下車之言也着一不得字有令孔子情致索然黯焉神傷之意春秋類多隱逸者流其一種高風恬致瀟灑塵俗之外自有不可泯沒者故記者詳於論之夫子於此諸人惓惓接引低徊而不忍去亦覺諸人別自有味正不得概加貶詞

長沮章全旨○此見聖人以道濟天下之心重一易字誰與易不與易兩相呼應長沮專譏夫子桀溺兼譏子路沮之言微溺之言顯末節反溺之言亦以反沮也

長沮節○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而行適遇長沮桀溺兩人並耕於野孔子經

二句隱士宗旨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人兼君民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遂其所耕之地不知渡口所在使子路問津焉

接輿書是楚故沮溺不復書蓋皆楚人也沮溺與荷蓧丈人皆不知姓名者曰長沮曰桀溺記書者加之以名耳沮者阻而不出也溺者沉而不返也沮溺以其近水故名之卽從水接輿以其迎車故名之卽從車迷津常事出於無心不對沮溺有意相識耳

夫執節○時子路往問夫子代子路執轡長沮因指夫子而問曰那坐在車上執轡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長沮素聞孔子之名乃曰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對曰是也長沮遂非之曰問者不知知者不問既是魯之孔丘他無一處不到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問我哉

聖人之行蹤與尋常不同故先問其人再問是魯孔丘者彼素聞魯有孔丘恐此或同姓共名故又須審一審乃可反唇相譏知津之語蓋必不然孔子之周流而故託此以拒之也一是字換知魯之孔丘是耳申極熟心中極厭直鄙彼哉彼哉之意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衆流語此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亢傲語失其旨矣

桀溺節○子路以長沮不答又轉問於桀溺桀溺曰你是誰子路曰我是仲由桀溺素聞孔子弟子有仲由者因問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也桀溺遂責之曰子從孔丘周流不已豈謂天下猶可爲耶吾看今之世道愈趨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反舉一世而皆然矣若要易亂爲治易危就安將誰與爾轉移之乎且女之師不合於此又往於彼是避人之士也爾與其從避人之士奔走而無成豈若從我避世之士優游而自樂哉語畢遂耰而不耳亦不告以津處

長沮與子路問答桀溺必聞故不問孔丘而但問子路滔滔以下一譏夫子救世之難一譏子路所從之非要之譏子路正譏夫子也滔滔訓流而不返有日甚一日之意言人趨於惡不復返而爲善國日趨於亂不復返於爲治也兼人心世道說誰字兼君民說言天下皆亂誰人任用誰人服從把與你變易以字卽把與之意且而二句不是教子路從他辟世只說他不該從夫子辟人人字狹世字廣耰訓覆種蓋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也

而乘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心道詞促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大畀植杖光景止子路宿殺雞爲蓋爲拱立所動也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急子招隱濟世之仁也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通節主腦

子路節○子路遂行而以二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嘆息曰彼謂避人不如避世則必不在人間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除是鳥獸異類不可與之同羣若斯人者固與我並生並育同一氣類吾不與之爲羣而誰與哉他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爲天下無道故欲出而變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則丘無用我之變易而我豈樂如此栖栖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諒我之心矣

行告兼二人言憮然有身世無窮之感鳥獸二句反辟人二句見辟世之不可爲天下一句反滔滔二句見易亂之不可已惟世不可辟所以滔滔之天下當轉而易之語意上下相承接斯人之徒亦兼君民說天下有道不用變易正切轉天下無道故欲易之意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爲但無須變易耳上三與字作相與之與看下與字作用字看斯人之徒二句見聖人一體萬物之心天下有道二句見聖人擔當世道之力

子路章全旨○此以不仕無義句爲主下皆申明之長幼之節五句言丈人忘世之非君子之仕至末明自己用世之意無非惓惓行道不徒曉丈人也上章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見聖人出處之義

子路節○夫子自楚反蔡子路從之偶相失在後斯時子路心急足遑亟徘徊瞻顧間適遇一丈人荷蓧而來而子路遂迎而前曰子曾見我師夫子乎丈人曰當今之時稼穡食力時也汝於四體則不勤於耕於五穀則不辨其類而徒然從師遠遊顧來問汝師夫子於我吾安知行路之人誰是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若示以動四體分五穀而於子路之問置若罔聞矣

丈人老人也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尚未想及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之爲人通稱子路亦未暇計及子見夫子乎一問須想出他一種急遽情形唐突口氣來

拱立節○子路見丈人年高而語異知非常人遂悚然起敬拱手而立

拱立所以致敬註隱者二字且勿露

止宿節○丈人見子路改容相待亦爲感動遂留子路宿於家殺鷄造飯以款待之且介其二子出見序長幼之禮焉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此一截見丈人不當忘世）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此一截見君子志在用世）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葢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狥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

止宿句佳頭雞黍見子皆止宿內事此丈人以禮接子路處君謂不以歉敢而樂
躬耕可食父子可親便是暗譏冷刺反失當日慇懃厚意
明日節○未幾而明日矣子路追及夫子以丈人責己之言相待之禮告於夫子子
曰觀此人言詞禮貌如此非農家者流殆賢而隱者也惜不明出處之大道耳使子
路反見之蓋欲挽之以共濟天下也及子路至而丈人已先行矣丈人誠隱者哉其
如君臣之義何
隱者言非泛常農家者流言外有惜其終於隱意故使反見以挽回之所授之語
如下文所言是也至則行蓋丈人逆知子路必來故先行耳
不仕節○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而言於其家曰人倫有五而君臣主義人若不仕則
是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爲尤大爾丈人昨使二子出見
是之長幼之節次既知其不可廢矣君臣大義知如何其獨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君
臣之大倫乎且君子之所以仕者豈徒爲利祿哉正欲行此以臣事君之義而使無
廢也若世衰難挽道之不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恝然耳丈人何見
之固哉
不仕無義一句提起且泛說下皆由明此意長幼五句責丈人之非君子四句明
君子之志長幼二句只是起下三句欲潔句緊帶上如之何其廢之說潔即不仕
亂倫即廢義也君子之仕就君子皇皇求仕之心言行義句是推原其心道指全
體義指一事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
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
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不遇皆當行的故行義不拘定在朝如惓惓爲世之心
而不昔已即是行義也丈人所以欲潔其身正以道之不行其彼意仕以行道而
不知正以行義故道雖不行而義不可廢也註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二句是正面
然謂之義以下是就自支深論一層乃餘意耳故存疑謂非爲義徇祿者是義
逸民章全旨○此見夫子不忍爲逸之意首節先紀其名中三節各述其行末節自
表其與不欲以逸自處也只閒閒說不以自己立諸人之斷案逸訓遺逸皆當
之季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逸民伯夷
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避世皆以爲高可以仕爲不可也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
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
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志高 行潔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抑遜于清 和而不流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
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
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
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
憂則行之中
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
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逸民節○記者因夫子論逸民之行而先紀其人曰古遺逸高尚之民可考見者有七人在商之季者曰伯夷叔齊虞仲在周之季者曰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者遺逸之意民者無位之稱七人中如虞仲之與夷逸朱張柳下惠之仕曾不盡無位也而皆以逸民槪之可見逸字是在他心裏說故無論出處不一而皆謂之逸曰聖人終身不得志者以行事言之亦與逸民無異但聖人之心則不安於逸也故論斷之後而自謂其異於是耳朱張不見稱於孔子而記者列之六人之中必當時夫子亦曾論及而偶遺之耳

不降節○之七人者高節雖同而制行各異子嘗斷之曰逸民之中有立志高尚而不肯少貶其志以屈於人守身清潔而不肯稍汙其身以徇於世其伯夷叔齊之爲人與隱身北海抗節西山豈乎不可及也其清而逸者乎
不隱不辱總是一事一以立心言一以制行言耳先下許語總指出其人想見一時神往想慕無窮之意

謂柳節○謂柳下惠少連之爲人和同混俗於人無忤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者弗恤矣乃其所言則合乎義理之次第而中倫所行則合乎衆人之公心而中慮與他人之降志辱身不同二子之制行如此而已矣其和而逸者乎
降辱跟上夷齊說來特比夷齊爲降辱耳非若他人之降且辱也他人之降辱人得而降之辱之惠連只不自求伸不自求榮直應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處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卽義理所在也中倫中慮正表其降辱中之善處見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非如世之一味潦倒者是亦尙志潔身之流也斯字指上二句其斯而已矣謂其所可取者正在此非謂其無他善也兩之字作合字解下節同

謂虞節○謂虞仲夷逸之爲人遯避地以隱身行未必中慮矣放其言而不顧言未必中倫矣然隱居退處以獨善其身而潔身不汙則合乎道之淸放言自廢以示不可用而經晦得宜則合乎道之權與潔身亂倫害義傷敎者異其放而逸者乎一
此節亦從上節生來隱居則行未必中慮放言則言未必中倫然中淸中權具合道理的淸權故註皆以合道釋之身字猶隱字來猶言身之隱也言故爲放縱以

之以跡言惟以道爲可也孟子曰孔子可
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
之法者多矣然淸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
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
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 二道字之事倡之 大音泰○
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師魯樂
官之長摯 一倡羣和同此遷徙之心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其名也

合人廢廢字亦然須放字來道雖以致用爲貴然時不可出則獨善其身特立於
汚一之世而合乎道之淸道雖以正言爲常然經不可守則詞雖詭正不失乎月
惟之宜而合乎道之權但只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要說得太好只在他逸民羣
寫便是按夷逸不曾仕虞仲雖爲勾吳長然採藥荊蠻隱時居多放言無考但觀
其斷髮文身則放言可知
我則節○七人高節如是是其有不爲者若其心之有所不可也其有所爲者皆其
心之有所可也若我則異於是事所可則從而可之未嘗先有可之心事所不可則
從而不可焉未嘗先有不可之心可與不可葢不存乎心也我其爲逸民否耶總之
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所以去就出處皆合乎時中焉
我字對上七人看異於是言所行另是一樣不可說成誇巳抑人口吻七人各有
可不可不必分孰爲可孰爲不可其可處在逸其不可處在仕以其同爲逸民也
註引仕止久速言正與逸字對針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或文當泒全以合其意不
一分析以求其義夫子之心當可則可而不以可爲工故曰無可當不可則不可
而不以不可爲主故曰無不可此只在仕止久速上論兩無字以心言不以事言
若事自當有可不可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
此事有可有不可矣須知聖人只是精義入神變動不居所謂無可無不可者順
理隨時而不以巳見膠定卽無適無莫之意如可止則止未嘗執着要自是無可
可仕則仕未嘗執着要處是無不可聖人葢有不忍爲逸者所以異於逸民也
太一章全旨○此以伶官不安於僭越而去國見魯之衰也太師何提綱適齊適
蔡適秦是避地入河入漢入海是避世其避雖不同而去亂之心則一也
大師節○夫子正樂之後樂官不安於三家之僭越而皆知去如太師名摯者則去
而適齊是去僭之倡也
前只云大師魯樂官此云樂官之長對下其屬言也太師與夫子共事故不忍雅
樂下移於私室乃先棄其職而去以下諸人之去皆太師爲之倡也
亞飯節○太師旣去則羣工能安其位乎但見掌亞飯之官名干者則去而適楚掌
三飯之官名繚者則去而適蔡掌四飯之官名缺者則去而適[illegible]所適之國不同

適秦飯扶晩反繚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
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入於河鼗鼓擊者方播鼗武人於漢鼗徒刀反○播
叔名河河內
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少師陽
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
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
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
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
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
賊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哉○此章欲道先訓意卽一變至于道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亦猶太師去魯之心也
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不言初飯者此章所記僅八人
耳魯之樂官寧止於此今特就去國而適與入者記之不必以無初飯爲疑也
鼓方節○又在擊鼓之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於河內
播鼗節○掌播鼗之官名武者去而入居於漢中
少師節○少師名陽者與擊磬之官名襄者去而入居於海一雖所入之地不同亦
猶不師去魯之心也噫樂官去而樂存因夫子正樂之勳然而魯其衰矣
入有一往不返之意較適國之情更深魯未樂崩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然去
身之高此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抑出處之義而能去亦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章全旨○此述周公開國之訓君子二字提起下親親任賢念故使能四字看
皆忠厚開國之道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意也
周公節○昔魯公受封之國周公訓誡之曰立國以忠厚爲本忠厚之道在乎親親
任賢錄舊用人而已蓋親乃一體所分者必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
至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係以爲安危者必也推心以厚其托欠在以展其才不
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有功德於民者必也官其賢者其不
賢者亦不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才各有短長必也因能授任不强其
所不能無求全責備於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忠厚之道也汝今就封可不勉行之
以培國家之本哉
不施兼內不弛並意外不弛儀文慇慇惓惓不合解體意大臣不信用則怨然不
是怕怨方用他故舊或先朝碩德或本朝元臣不棄則有以酬先世之德而亦足
以奬後起之勳魯公封國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此故一即親賢之世好者耳勿
看作功臣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
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周有章全旨○此追嘆周室人才之盛重周有二字見八士之生非特一門之慶實
邦家之光也記魯末賢人之隱遁而終以周初賢人之衆多有傷今思古之意
周有節○記者謂賢才之生關乎氣運昔我周盛時有一母而生八士焉其初乳者

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季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 周字見氣運之隆培養之厚 **夜叔夏季隨季騧** 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曰伯達伯适其次曰仲突仲忽其三則叔夜叔夏其四則季隨季騧夫八士產於一母而又皆有過人之德出衆之才多而且賢異乃是盛世之瑞也而今何可復得耶乳者產也蓋一母四產而生八子也周之人才不止八士此特舉其萃於一門生於一母者以見其尤盛耳此固國家氣數之隆亦由祖宗培植之厚

子張章全旨○此見士當立大節意

子張節○子張曰論人當觀其大節使有士於此見君父之危則委致其命臨難毋苟免也見則利則必思義之當取與否臨財毋苟得也於祭則思敬以追遠而致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愼終而極其思慕之篤士能如此則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內存仁孝誠敬之心大節無虧亦庶乎其可矣

士字提起致命如送這命於他不復爲我之有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可字亦只是僅可之意但味其字已矣字子張語氣在贊揚一邊耳若謂子張以此盡士之全而朱子以庶乎二字以補其滲漏則非也已字是語助詞不作止字看

執德章全旨○此示人弘毅之學凡志於道德者其人必以主張一世自任若不弘不篤則德狹道浮不足爲世輕重蓋言此以勉人也執字信字輕弘字篤字重

執德節○子張曰理得諸心謂德德貴於執而執又貴於擴充理所當然謂道道貴於信而信又貴於堅定若有人於此德得諸已乃器量淺狹纔有片善寸長便傻然自以爲足不復加擴充之功此是執德不弘道聞於人乃意念紛紜一遇事交物誘便泛然失其所守不復有的確之見此是信道不篤夫執德不弘久之將幷其所執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篤久之將幷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雖終身爲學而道德總不爲我有世間有此人不爲多無此人亦不爲少一庸人耳何足貴乎

道德總是一理方其聞是理而未爲我有則謂道及其行是道而有得於已則謂德二句不必分知行執德以量言信道以志言執德弘者器量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個卓然底人執與信俱在心上說不弘是心上自足纔有片善便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以過亦不受不篤是初間雖見得或心上自疑或被人搖惑或移於是非或奪於利害皆是此雜託身道德之枝實於身心無所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處變立大　處常須思）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不弘篤者多欲以主張一世故提破他）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體認非大受之器直修之品故曰不足輕重有無ㆍ註以人言朱子謂弘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弘則確守一說或至於不通二者須互說不弘非無德只不能兼有衆德故曰德孤不篤雖求道亦始勤終怠而不能實有諸已故曰道廢此為學之道誠非褊心狹量膚薄氣弱者所能及也

問文章全旨○此論交道而見二子之語病子夏之病在有所拒子張之病在無所拒故朱子折衷以聖人之中道

問交節○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爾師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友之有益於己而可者方與之交若不可者則嚴以拒之我師論交如此子張曰可者誠宜與也而乃曰不可者拒之此則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於材德出衆之賢固尊敬而事之矣而至于庸常之衆人亦必優容之而不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固嘉美而褒之矣而至於一無所能者亦必矜恤之而不絕夫賢也善也皆所謂可者也衆也不能也皆所謂不可者也君子尊之嘉之可者固在所與而容之矜之不可者亦無所拒此吾之所聞也而何云拒哉且拒人者獨不反而觀我乎我果大賢與我自可尊於人何所不容固不必拒人我若不賢與則人將先拒我如之何我能拒人也子夏之言何禁示人以不廣乎要之子夏之論嚴而之待物之弘子張之論寬而非擇交之道惟以上古之心辨賢否以含弘之度待天下自無狹與濫之弊矣

問交子張亦見兩人議論必有相濟處可者與之二句自是慎交正理但說個拒字便一嚴峻故子張只駁不可拒之句君子尊賢二句且虛說所聞我之大賢五句正直破拒字之非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衆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只是泛泛包含矜則有憐惜之意惟人品不同故待之亦異四項雖是平說意重在容矜一邊蓋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未嘗不然子夏之與也我之大賢二句正明已不必拒人我之不賢二句又見已不能拒人人將拒我句輕只跌起如之何其拒人來朱子謂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疏之而已拒之則害於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子夏為門人言之雖狹而亦切子張之泛如何行得子夏之說自優於子張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乃相質正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太寬）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只由源頭上不得通融）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

小道章全旨○此重經世遠大之學意

小道節○子夏曰道無往而不在故雖百工技藝之小道亦足以濟民生而資世用必有可觀者焉然不過拘於一偏若推而致之遠大則恐有所窒礙而不通是以君子惟用心於修己治人之大道而於小道有所不屑為也人其可忽大而圖小乎

小道亦是聖人所作與異端不同但道理細小耳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可觀兼事理之所寓日用之所資說遠字恐只如大字對上小字言致遠恐泥朱子謂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也不為內須發盡心於大道之意蓋此章只重君子當務其遠大意不重排斥小道也

日知章全旨○此示人純心於學之功心無時不在於學故可謂好學

日知節○子夏曰人之為學未得而有因循之心既得而有遺忘之病皆不可謂好學也若有人於此於每日之間將理之未知未行者汲汲以求之然又恐其久而遺忘也於每月之間將理之所已知已行者時加溫習服膺而弗失焉夫知所亡則既有日新之益無忘所能則又有不失之功日積月累無時間斷可謂好學也已矣

日月非一日一月謂日日月月也知只是會悟考校無忘只是檢點記憶知與無忘皆以心言而功在其中知字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未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所能中但兼知能行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博學章全旨○此子夏示人致知以存心也四件只說致知之事仁在其中在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上見

博學節○子夏曰人皆知力行之為仁而不知致知亦可以為仁顧用心何如耳誠能博以學之多聞以廣其識使此心無一理之不明而又篤其志焉堅心以要其成使此心無一息之少懈切以問之以致其精詳而此心不失之疎略而又近以思之以反諸在己而此心不失之馳騖此皆致知之事非所以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此心有所收斂天理即此存人欲無由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有志於仁者勉之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知與物忘皆以心言而功在其中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皆於致知邊存心乃求也求仁之本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傳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博學是事事都要理會不肯只求一兩件便休篤志謂至誠懇切以要其必得不是泛泛的向去外面切問切於己者問也如就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的以考其身心致力之端近思是不騖於高遠程註說以類而推乃不跳紙望遠只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逐件漸次理會如這事理會透了又因這事推去理會四者本只是講學求說仁處方尋討個求仁門路常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仁是心德本常在腔子裏只不做切實工夫心便馳逸於外而天理不存矣四者步步返入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力行所以為仁四者乃力行之本註所存自熟即在心不外馳裏面不分兩層此章未及力行之事學問思辨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博學二句故以四件平說或以中兩而字合併上截看將篤志即粘學字切問即粘思字說或以博學作提綱而篤志切問近思為博學裏面細目說或以博學非泛涉故又要篤志志非徒篤又要切問問之於人又要思之於己作逐層串遞說理俱可通不得執一以求也

百工章全旨○此欲人篤志於學以造道之極而借百工以指示之上句是引起語不是譬喻

百工節○子夏曰事先明而後成如彼百工必居於官府造作之處則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為惟在於藝而不為他務所紛乃可以成其事而致極其精曲藝且然況君子之求道乎君子必盡乎學之功未知必求其知未行必求其行心一乎理而不為外物所誘乃可以致乎道而造乎其極有志於道者可不以學為事務哉

註前說重居肆與為學主用功言後說重成事與致道主立志言然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兩說相須所以必重前說者蓋百工終身用力則其事必有成君子篤志用功則其道自可致世間有學而不能致道者其弊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也若專心致志而久以積之斷無有不致於道者重看居肆為學目是要召學字須見專務意方與居肆應致字須見造極意方與成字應學不外知行道不外仁義學以致道則盡致知力行之功以造乎義精仁熟之域也

小人章全旨○此深為文過者儆重一必字在小人心術上看出病根

小人節○子夏曰過貴乎改若小人之有過必多方回護以掩其差巧計彌縫以掩

學指專心專力

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必字從自 或之心來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君子則事其常但發以恒情常之則見其變耳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信非為苟誠之地然欲成王伯勉民之力者則必以信為本 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其失恭其心全是私欲蒙蔽不肯認差所謂恥過作非心勞而日拙也
憚改是文過之根惟其以改過爲難故只得掩蓋遮飾過去改過庶可復於無過
文過則於過之外又添了一個自欺之過了故曰重其過

三變章全旨○此見君子中和氣象變者神妙莫測之意三變一時俱有不是儼變爲温温變爲厲也君子自得其常人自覺其變耳

三變節○子夏曰君子盛德積中其容貌詞氣得於接見之頃者有三變焉遠而望之則見其衣冠正瞻視尊儼然有威可畏焉儼然如此若示人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則又温和樂易藹然和氣可親也其温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聽其言論則又詞嚴義正是是非非確乎不可易而遽厲之甚也一接見間屢變而不可測如此

貌舉一身而言色是見於面者儼者手恭而足重温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儼而温剛中有柔也温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故曰非有意於變此君子即指夫子說

信而章全旨○此見平素當積誠以感動君民意重各段上一句兩下句反說以再申足之兩而後是緩詞兩則字是急詞總見信之不可不豫也

信而節○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必以誠意交孚爲本如動衆之事本非民所樂爲必平日至誠惻怛素孚於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之民亦諒其心之出於不得已而樂於趨事矣若未信於民而遽勞之事雖當爲而民不知其心則以爲虐下而病已也諫諍之言本非君所樂聽必平日至誠惻怛素孚於上而上信之然後不得已而諫諍君亦諒其心之出於忠愛而虛心聽納矣若未信於上而遽諫之意雖效忠而君不知其心則以爲賣直而謗已也

此君子指士大夫言上則有君下則有民者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故本文信字做人信之說誠意惻怛謂惻怛出於誠意也此是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口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以誠意孚安有以爲厲謗者乎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亟非爲勞諫避厲謗之術也信在使

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揔見大德當立 小德可畧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訊其所習者小 訊其所遺者大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三句言道之本末皆不可遺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言教者居 言學者有淺深之別

民諫君之先該括平日作事用心說非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也卽平時與民相信
亦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亦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
信卽是機權術數須知卽未嘗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勿論乎其常
則固以信爲主耳非謂未信皆不可使民諫君也

大德章全旨○此爲人務小節而忽大體者發全重上句一氣說下玩註則字可見
大德節○子夏曰大之爲學貴識其大若倫常出處大關節所係者一一皆盡其道
而不越乎規矩之外則於小小節自如動靜語默之微或小有出入亦無害也若不
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小廉曲謹之行奚足貴哉
下句因上句來若無上句則下句便有不得可字閑是規矩準繩毫不可越處出
入承閑字來出卽踰矣入字是帶說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葢道
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如何聽他出入得

子游章全旨○此見敎人當有序也以子夏之言爲主子游見本末不可偏廢子夏
見始終不可或紊本末先後字是通章眼目
子游節○子夏以篤實爲學故敎人先從下學用功子游譏之曰道有本有末今觀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習使令而洒掃習言語而應對習威儀而進退儀節庶乎可觀
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耳若本之所在則全未能有敎人者如何可如此哉
當卽當其事之當子游以洒掃爲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可知註
故云註解大學不訓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也子游正是欲本末並進之意
非要他舍末而專從事於本也
言游節○子夏聞而嘆曰噫言游謂我但敎門人以末而不敎以本此言過矣君子
敎人之道非以洒掃應對爲先而傳焉非以正心誠意爲後而倦而不傳焉但學者
有可告以本者有未可告以本者譬諸草木其類之大小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
之淺深工夫之生熟而槩舉本之高且遠者而强語之是誣罔之而已君子敎人之
道正欲成就後學而焉可誣也若夫由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正心誠意不分先後
而本末一時融會者其惟一貫之聖人能之乎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也子游譏我失
敎不亦過乎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聖人正對小子）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
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
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敎
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
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
槩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
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
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
子曰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
敎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
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
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
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
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
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

此節四層轉折只是兩截意首三句見教不可缺譬諸草木以下俱言序不可紊重序不可紊上君子之道道字就教法上說與下道字一樣不作心字看孰先孰字指末孰後孰字指本孰先傳孰後倦言本末俱是缺不得是就子游譏其有傳有倦之意而緊之亦即以起下二句也譬諸草木二語只就學者身上說而教之不可躐等意自見言草木有大小小者不與大者共培養學者有淺深淺者不與深者同教化故下接君子之道二句見本末固兼不可偏缺而先後又自不容紊也誣是誣之以所未至如聽之不知其味行之不得其方焉可誣正謂不可先本而後末也始只是末卒只是本有始有卒是有始便有卒言合下一齊都有不假漸次二句明先後一貫之難不重贊聖人只重惟字以見非學者所能故必須從始做到卒去圈外朱子列程子五條於先後以己意發明程子之旨於後益程子前一條明君子之所以為教正當日子夏立言之旨後四條言本末當不寓於末即以見小者近者之所以不可不先傳也故曰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云朱子謂酒掃應對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形而上之理也事之大小固不同然理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大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苟徒恃其小而即謂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則失之遠矣酒掃應對其源頭即天命所在也習乎此則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真純而理之大者遠者固將由是而漸進也故曰貫通只一理本末二字從本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雖然有分但只是一本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酒掃應對是其然精義入神是所以然酒掃應對只是敬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苟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途而聖可至爾故曰便可到聖人事豈一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以聖人自居也哉學者之病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即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

仕而章全旨○此見仕與學當各先所重也兩句平看上句重仕為已仕者言下句重學為方學者言兩優字不同上優字謂退食之暇下優字謂學成之後

仕而節○子夏曰出仕則以盡職為忠為學則以藏修為主事各有所專也故凡已

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二則字俱兼先字後字之義　優有餘力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仁以用意言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此仁以存心言　堂堂容貌之盛

學而出仕者必當夙夜匪懈先盡其居官之事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而後從事於學以考證其設施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矣未仕而爲學者必當朝夕黽勉先盡其務學之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而後許及於仕以宏施其抱負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矣可見仕學不可偏廢而凡當審所重也

當仕之時則仕爲主而學乃其餘當學之時則學爲主而仕乃其餘故註重前一層資仕者深驗學者廣是我出言外意觀然字可見重讀優字見註中前解之妙急讀則字見註中後解之妙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以行道致治致君澤民爲事學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爲事故曰事異推其餘意上句蓋爲仕而不學者言下句蓋爲學而不仕者言朱子亦謂恐或兼有此意也

喪致章全旨○此子游有激之言亦是崇本抑末之意

喪致節○子游曰世之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眞情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但於哀痛之心推之以至其極而止矣何以文飾爲哉

致即致知之致推之以至其極也喪以哀爲本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而止二字見外之文飾全不足尚意考之禮記子游亦曰考究喪禮者此因人多事末忘本故言之惜語意抑揚有弊耳

吾友章全旨○此規子張以務實之意

吾友節○子游曰吾友子張之爲人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爲者彼卻爲之是難能也然少誠實惻怛之意未免心馳於外其於仁則未也

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故曰未仁爲難能大抵皆務外所爲此句只於稱美之中而寓譏諷之意故下用然而一轉非自揣難能處爲未仁也蓋未仁自該得大了他既少誠實惻怛則全體虛僞雖不爲難能也未仁

堂堂章全旨○此欲子張斂務外之意而求諸內也此堂堂以貌言上難能以才言

堂堂節○曾子曰朋友所以輔仁故必專心於內者然後可彼此相助而爲仁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唯致飾於威儀修整其容貌而已其馳心於務外自高如此以之爲己必無受善之誠以之爲人則無箴規之益人固不能輔他爲仁他亦不能輔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與父同心同德不着一毫己見

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唯惟得而得易喜七常

人爲仁甚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不是贊詞只堂堂便難與爲仁二句一氣說容貌之盛全是修飾而然與威儀不見者不同專在容貌上修飾便是務外而修飾必極其盛便是自高人必近重看已方可老實工夫去爲仁若務外自高則於己無体認省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爲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下一與並字二意都該

吾聞章全旨曰此指親喪以感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其本心也

吾聞節曰曾子曰吾嘗聞夫子言常人之情未有能自盡其心以至其極者也求其能自盡而不容已者必也於親之喪乎蓋子於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況居喪又人道之大變雖此時則哀痛迫切發於至情乃能內盡其心無一毫之勉强外盡其禮無一毫之欠缺也苟有不能自致者能不惻然感動乎

自字對勉强說致字訓盡其極見是人情之眞不假着力處與致中和致字解不有人指常人中人以上凡事豈能自盡若常人惟親喪爲能盡雙峰謂乎字有感動人意親喪人所當自盡而猶有不能如此故寓微意以感動之若只說人人能自盡便無味註眞情所不能已主自然說君註主當然說故置圈外

孟莊章全旨曰此述繼述之孝以示訓全重心之不改上

孟莊節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事生事死雖足爲孝然猶可能也惟不改父所用之臣與父所行之政是眞難能也蓋莊子之父獻子賢而相魯其所用乃賢臣所行乃善政莊子不以已私而悖父德宜夫子獨美之哉

其他可能此句非是抑他只形起下難能以見其爲眞孝耳不改要看註有賢德二字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爲魯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而莊子年少嗣立不以自私而悖父德故夫子獨美之人情多惡老成而喜新進作聰明而亂舊章非眞見先德之可師未免奪於浮習故難能處不但不忍忘親亦且不忘先德須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亦當改若不改則是成父之惡耳惡得爲孝

孟氏章全旨曰此勉陽膚以恤刑之心重哀矜二句黃氏謂得情而喜則大刻之情或一溢於法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中

孟氏節曰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治獄之道於曾子曾子曰當今爲民上者自失其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敎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人須有此羞惡之心方不爲惡

惡居之惡去聲〇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喩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過兼將勢無心說

更平聲

〇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〇公孫

養民教民之道以致百姓情意乖離各相爭訟非一日矣爾寡數犯法雖在民而所以致之者在上治獄之時如或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念其迫於不得已陷於無所知而哀憐矜恤之勿謂我能得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必平而士師之任無忝矣

道即所以使之教之者使字內兼養意不日養而日使不專是養也如漢武用兵四夷隋煬征遼東致民離而去也亦使也民散非散之四方只不親不遜意該以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六字釋故字情相維繫則不忍離義相維繫則不可離惟其散也故或迫於不得已日犯法或陷於不自知而犯法註犯法也三句常在民散之下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也當是得其犯罪之情而以明察自負止能更之所以醜也哀矜正與喜字反對而勿喜三字定上哀矜肯哀矜是以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而哀矜之迫於不得已應使之無道陷於不自知應教之無素哉疑犯罪既由失道若止於哀矜空空何益盍士師所同者刑故移下一層說知哀矜則亦仁人君子之用心矣

紂之章全旨○此非爲紂分疏特借紂以警人意重下二句

紂之節○子貢曰古今言不善者必歸於紂其實紂之不善亦不至如人言之甚也只因置其身於下流之地遂爲衆惡之所歸耳是以君子常自警省不肯一置身於下流之地正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惡皆歸焉不然與紂爲徒寧禁惡名之不集哉

不善該得廣是字謂天下歸惡之實居不流便是不善天下之惡皆歸便是如是之甚歸字正與居字應惡居下流是自警自戒之意

君子章全旨○此見君子不諱過而能改過也上二句虛下正見之

君子節○子貢曰人不能無過但小人有過必欲掩護而彌更改若君子或有無心之過譬如日月之食焉方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復於無過人皆仰之夫過而人皆見一日月之暫晦也更而人皆仰一日月之旋復也日月非久食君子豈久過者哉

首二句提起該下兩層說過與更指君子見與仰俱貼人日月之食意專過也明白而無掩飾復於無過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如日月之食句是一過必

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人師人故有常夫子師道故無常 識音志 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 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此節至矣身分已明而世人訛錯之出亦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夫宗得其門

子張

致之意非無損於明之意日月纔食必復其明君子纔過必更其失過與更俱
注更一邊說
衛公章全旨○此言仲尼之學無常師也公孫朝意只問子有常師子貢因明其無常
師答意只歸重末二句為學之間分明在典故名物上索解故子貢也以就見聞
上說未暇論到道統去疑
衛公節○衛大夫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於禮樂制度之類無不周知果何所從
學而然耶
焉學是問從學何師學字即師字當作活字看
大武節○子貢曰學必有師師必有常獨夫子而有不然者彼烈聖相傳之道其淵
源始無具論但以文武之道言之如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至今未墜於地甚在
人宗其人而賢者識見宏遠則記其綱領之大者其人而不賢者識見淺近亦記其
節目之小者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其在人者如此夫子於賢者學其大於
不賢者學其小亦何所不學乎無所不學則無人而非師矣而亦何常師之有子謂
焉學是以學有定在而師有常主矣豈知夫子之無不學而無不師者哉
此道字只說定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說未墜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
不在人未墜於地則在人賢者三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從賢者二句生來
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通謨訓指言語功烈指事為禮樂文章
指政治人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并大廟中祝史亦是賢是才智穎達的不
賢只是才智少劣於賢者非是不好的人大如周禮所載之大綱小如國語所載
之條目焉學是疑其有常師焉不學是明其無常師正兩下針鋒相對處須知此
學字非聖人全體之學此道字非聖人全體之道蓋道之全體精微則聖人固無
待於學而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矣所學在道道字宜納入學字中不得並提
武叔章全旨○此明聖道之難窺譬之宮牆以下無一語指實說蓋喻體也
武叔節○叔孫武叔語於大夫於朝曰人皆推尊仲尼自我言之子貢之聰明才辨
殆賢於仲尼也
子貢大段只在明辨果斷通達事務故動得人故武叔云然然○中雖是推尊子貢

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不可毁 何傷 不知量意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毁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推遜其師也 為恭敬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先責子禽

意中却是貶緊仲尼也
子服節曰子服景伯不足其言而以告子貢子貢曰人之造詣淺深各別譬之內宮
與外墻賜之墻也不過及肩而已墻卑則室淺不待入其門也但從墻外窺之凡室
家中一物一器之好莫不畢見矣
譬之宮墻句包下子貢夫子說朱子謂古人宮外只是墻無今人廊屋墻是周環
於外懸空者非卽爲屋之墻室家之好淺看如明辨之才通達之識便是宮墻二
字須提出屋字與墻折說乃明蓋室家宗廟百官都在宮裏分別不關墻事惟宮
有不同故墻有高卑墻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墻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
夫子節曰若夫子之墻高有數仞墻高則宮廣苟不得其門而入於宮之內則其中
如宗廟禮樂器數之華美百官威儀蹌濟之富盛皆不得而見之豈猶夫室家之好
之可易窺哉
數仞升止說墻高只說裏面被遮却了宗廟之美喻道德之光輝百官之富喻道
德之充盛二節俱就宮墻借言兩墻字明頂室家之好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俱
指宮裏面所有者說
得其節曰今之人不過宮墻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人哉武叔正不得其門
而入者也他於聖道之美富未嘗見其謂我賢於仲尼亦何足怪乎
上不得其門只帶言之尚未屬人此得其門方實指人說然亦既指天下人了方
着武叔不說其言之誤反說其言之宜最妙
仲尼章全旨曰此見聖道之高不可毁
仲尼節曰叔孫武叔又毁仲尼子貢曉之曰人自有意我卽用毁亦無益也仲尼道
德之盛原自有不可毁者在也蓋他人之賢所造雖高不過卽陵也有賢之出於其
上者猶可得而踰也若仲尼高視千古直是日月也自生民以來誰得超其上而踰
之焉不可踰則亦不可毁矣人雖欲毁之以自見絶於聖人其何損於日月之高乎
祗見其不自揣已之分量也毁何爲哉
首句泛就武叔說見毁亦無用次句方就仲尼身上言足他人之賢者五句正言
仲尼之不可毁只就仲尼說人雖欲自絶三句正見無以爲也方就武叔說他人

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
次說夫子身分合全体言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
爲也故曰不
就不可及中抽出一節言之欲其以節
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
引也謂敎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
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
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晩年進
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
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
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指古來羣聖賢以道德言而踰字雖帶着邱陵日月亦俱要就各人所造上說發日月只貼至高一邊不必泥入至明意何傷於日月此日月字卽借貼仲尼說不知量正深斥州仇處

陳子章全旨○此見夫子神化不可及意重不可及節未節不過就十節抽出言之正如其德不可名言成功文章而已非以德業言看

陳子節○陳子禽聞子貢詆武叔之言乃謂子貢曰子只是務爲恭敬以推遜夫師也以實論之仲尼豈眞賢過於子乎

豈賢只是尊子貢下是貶聖人

一言節○子貢曰凡君子評論人也出一言而當人便以爲智出一言而不當人便以爲不智智與不智係於一言不可不謹也今子之言亦不智甚矣

知不知就品別人物上見一言曰二字重愼字正跟一字來

不可節○子豈以夫子爲可及耶不知夫子之德生知安行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其不可及也正猶天之不可以階級躐跡而升也知登天之難則知夫子之不可及矣及且不可而況於賢乎

之字也字是想像指點之詞不可及全在下句內見天只是一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跡故亦猶之階字卽思勉意階如善信美大皆有階級可循至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不可階而升須知夫子生知安行合下是不思勉而從容中道非必由大而後至於化也夫是以無迹之可尋無途之可至而爲生民以來所獨絕此節專以德言下節方說到業上去

得節○惜也夫子窮而在下其德未見之設施耳使一旦得邦家而治之以其盛德發爲大業其感人動物之徵正所謂養以植立之而民生斯遂教以引道之而民行斯從立之之固而安養以綏之使之恒得其所而民斯愛戴而來附道之之深而鼓舞以動之使之日新其德而民斯丕變而和協其德化感人之速如此將見其生也衆立道綏動之化者莫不尊親而人皆榮之其死也懷立道綏動之化者如喪考妣而人皆哀之其德化入人之深又如此此皆盛德之所致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如之何其可及也此正所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隨時處中不滯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不疑 氣去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中外先道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只是當理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只是端本

此引商書

此節正申明上節之意因子貢識淺故即盛德中指出大業之可見者示之蓋業本於德即業可以見德也所謂一字直貫下六句帝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立之養也道之教也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綏則培養深厚此立尤深道只引之使就道動是鼓舞作安此道尤深四斯字極重正見感應神速意榮是人榮之與下哀字對看此二句又頂上說故註另解在下立道綏動聖人感之之妙立行來和天下應之之速蓋天之德不可形容即生物而見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感人而見神化之速上節不可及是德之神化此節不可及是業之神化但德之神化難知而業之神化可見故從德中拈出言之非乎分德業也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之化

堯曰章全旨 此歷叙堯舜禹湯武之事而總斷之見孔子之授受不刻乎二帝三王之道也前八節歷叙其事末節統論其道總以中字作骨

堯曰節 昔堯將禪位於舜其命戒之詞曰咨爾舜曆數之統天實屬司之今爾德當天心則知曆數在爾躬矣然與命豈易承哉蓋天下之事莫不各有恰好的道理爾惟心無所著凡處事度物一一準乎無過不及之理而信能執其中則四海蒙休天位可常保矣苟或不能執中則政乖民亂將四海困窮天祿亦永絕矣可不戒哉

堯曰咨句爾舜句帝王相承其世代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之有先後故曰曆數曆數在躬以德當天心上見非若後世讖緯之說也允執句是叮嚀之詞中只是恰好的道理在政事上說尤重在真個執得執與守不同中無定體必隨時處中以合乎事物當然之理方是信能執中四海句承不執中求四海困窮而天祿永終見天之視聽在民也此只以帝位屬之尚未即以天子位即位在堯崩後

舜亦節 舜之後有禹舜之禪位於禹也亦以此辭命之無他道也

舜命禹雖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然首二句只是見中之當執第三句正指出能執工夫來三句只完得允執厥中一句故以一亦字包括之

予小節 禹之後為湯湯既放桀而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謂於帝曰予小子履敢仍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尊大之后帝今夏王無道得罪於天我當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天之臣也我用之而不敢隱蔽此有罪有德皆簡在上帝之

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 務民之急務 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 商紂天眾也 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欲伐紂非武王之私意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 陳紀 上 稱 **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

心或誅或賞我敢私意於其間乎我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旣爲天子其責尤重矣朕躬若有過舉是朕自致之不干萬方事若萬方小民有過犯法是我統御乖方所致其罪在朕躬此其告諸侯之詞也

此節總是旣伐桀而告諸侯之詞上六句乃是追述說下四句則就當下說也簡在句雙頂上二句是推出不敢赦敝之由簡如天檢點數過一般上有罪指施爲過當言下有罪指不能改過遷善言四語雖平重末二句請命之詞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責在於已

周有節口湯之後爲武王武王克商而有天下他務未遑先有大賚之典大賚是富之也而非盡人而富之也惟仁厚有德之人是富焉其賞善之公如此

此下四者註者叅詞收拾或舉其詞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節節要見俱是反商政意紂爲天下逋逃主小人得志而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武成大賚是泛指散財發粟事註本大賚字所自出釋之即援云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而又證以詩序錫予之說則賚乃大封於廟之義大賚句尽虛說而下句正大賚之實也其解明與書義不同據或問謂賚屬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便爲諸侯者也其說亦與註合但饒雙峰林次崖俱謂大賚是溥濟天下之窮民善人是富又加厚天下之良民專取書義而兩層分說脉說多士之雖與註背亦可從

周親節口其初伐紂而誓師之詞曰紂雖有至親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之多仁人同心同德之爲可恃我之伐商固有必克之理況紂毒痛百姓百姓卭有罪過厚不干百姓事乎旣奉天救民其責惟予任之而在予一人矣伐商其容已乎其伐暴救民之果如此

上節在旣伐紂後此節在初伐紂時記者錯舉如此上二句見奉天伐暴有必克之理下二句見奉天救民有難辭之責一是伐暴一是救民正誓師大綱領處

謹權節口及天下旣定之後於權量則謹定其規則而輕重大小無復參差於法度則審酌於時宜而禮樂政刑無復混淆於官職則修舉其廢墜而百司庶府無復曠閒由是法紀所須在在遵守推之而凡四方之政無有壅遏而不行焉武王之以義

宗往聖 樊前賢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統合治 說音悅口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口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口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尊者奉若神明屏者視如蛇蝎 子張曰

正天下如此
[illegible]有五銖兩斤鈞石也量有五龠合升斗斛也權以知輕重量以量多寡謹之有
紺之中正使較若畫一意兼在官在民皆言法度包得廣審是斟酌其因革損益
而一歸於義理之中也廢官是廢有之官爲紂所裁革者重新修復使官名職其
事而庶務咸理也四方之政行就上三句推廣言之猶曰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行
是王政施之於四方不作效驗看
興滅節○前代帝王之後其國已滅者錫茅土以興之使復有其國世已絕者取旁
支以繼之使不絕其祀將公侯擯棄而爲逸民者舉之而復其位由是德意所感合乎
天下之公心而天下之民無不翕然而歸心焉武王之以仁感天下如此
有人無土曰滅有土無人曰絕興就本支說繼就旁支說分兩樣看註合解者以
帝王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武王封黃帝後於薊封堯後於祝封舜後
於陳封禹後於杞封湯後於宋封逸民註則釋因復位雖竟說亦可三項總是理
當如此武王只順理爲之非爲收拾人心之計天下歸心亦是天理上感動於民
不自知也上節紀綱嚴肅條然一統規模此節恩澤周徧藹然太和氣象
所重節○至所最重民事者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故定田里之制以厚民
生定喪祭之禮以教民孝則養生喪死皆無所憾矣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如此
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不言五教者以三者固教之本也五教即五倫也
寬則節○合而觀之不外寬信敏公而已人君以天下爲度惟寬以御衆則天下知
吾量之有容而民心愛戴矣人君以至誠爲本惟信以布令則天下知我誠之足恃
而民心倚付矣人君不可以怠荒乘也惟厲精圖治而敏焉則百度振舉而事功有
成矣人君不可以偏私雜也惟蕩平正直而公焉則事皆合宜而人心悅服矣此四
者皆治天下之要術堯舜禹湯文武交修而並用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也
各句重上一字恭寬信敏公只是講所當爲得衆等乃效之自致帝王固無心也
蔡氏謂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
[illegible]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
先後之分天理當人心者皆是道也豈空虛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五者雖美然務名求成俱非全美故必不費等方得純然無間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
謂惠而不費 大財人事植節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
亦惠而不費乎 時不違義不害力不竭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 兼仁
而得仁又焉貪 心持身從政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敬則心不恣 不違仰不愧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術不淫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儀不忒度不徙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體不乖 焉 於
虐 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殘酷非仁
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慢令有司非信

從政章全旨○此記夫子論政之道以繼帝王之統一尊一昇法成昭然不名詐之
從政節○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政之美者有五○尊敬而恭
行之政之惡者有四必懲艾而禁絕之取舍當而治道舉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有惠也及民矣却不損己之貨財而不費亦勞以使人矣却○得
人之歡心而不怨欲易至於貪君子雖欲已所取而不失之貪泰易至於驕君子雖
泰然自得而不至於驕威易至於猛君子雖威以臨民而不至於猛五美之目如此
從政不作爲大夫只泛作爲政純然無疵之謂美有妨於治之謂惡尊五美見衆
美之必兼屏四惡見惡之必除君子二字貫下五句此只舉其目豈之且虛說
尊全在五個而不字上見惠勞是施於人者欲泰威是存於已者
何謂節○子張曰施惠於人必費矣子曰何謂惠而不費夫子因備舉五美之實告之
曰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雖就民自有之利而經理撙節以利之分我所有以
與之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心未不欲勞民不得已擇可勞之事以勞之以佚道使
民又誰怨也欲在外物則失之貪若乃吾心之德欲仁而得乎仁非有取於人也又焉
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以無敢慢之心處之競業之餘自有安舒之態
而非有心於矜肆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整齊其衣冠嚴肅其瞻視容貌儼然
人自望其德容而畏之而非暴厲以淩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五美之當尊如此
斯不亦字乎字又字俱指點之詞民之所利如乘天時因地利盡人力皆是因自
曰利之曰許名經畫之政在擇可勞兼民事與君事言如稼穡築屋不得已而數
池泉木行師御寇之類仁指在已者言蓋治已爲治人之本皆從吾心固有之仁
則須事接物自無私而當理矣衆寡以人言小大以事言無敢慢總是敬心純一
不參一毫抹殺衆寡小大差等也接人應事與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
威使人畏則猛君子但知持已而人自畏之故不猛儼然屬君子身上承正尊
然泰自敬上來何病之有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裏面有誠字在凡作
學求五美中內外兼該本末畢舉天德王道合而爲一矣然當以欲仁爲之本
四惡節○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爲人上者欲民爲善須素教之教之有德乃可加
刑若乎素未教而遽殺之則殘酷不仁謂之虐欲民遷善須先成節而後可責其成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 亓義

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破趨避之惑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識立身之方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窮理之用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

功若先時不戒而輒考其成則急遽無序謂之暴有所徵求於民必先期出令而後民知奉公若敬意慢令於前却乃刻期於後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有意害民謂之賊至於有功當賞或先或後為之以物與人也乃出納之際如遲疑吝惜而不果則是有司為人守財不得自專之所為也豈為政之體乎四惡當屏如此

上三段急迫之惡是不仁下一段寬緩之惡是不智不戒僧屬無心故曰是慢令即是有意故曰賊猶之是說前後總是要與的出納謂出此納彼正言與也吝今是猜嫌疑慮之意比上三惡雖亂然亦極害事

不知命全旨○此示人以當知之要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人則在人者無遁情雖分三平却有次第三知字一層進一層

不知節 ○子曰學修君子大端而以知為要凡生死壽夭貧賤富貴禀於天而一定不可易者命也知命則安分循理而為君子究若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行險徼倖將喪其所守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且何以為君子乎

此命字指氣數言註添一信字是確見得利害不容趨避惟道義自安之意為君子是方做君子的根脚以趨向之始言是方分別君子小人途路也

知禮節 ○禮為持身之具故必檢攝威儀而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品節度數無詳明檢察之功將進退周旋茫無定則耳目手足惶惑失措而欲卓然自立難矣

禮以節文言即日用間持循者是也本是扶策人的物事故可以立註卓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據註立字只指外面說但無以持躬則匪僻之私亦因之而易入則內面的德性不能堅定自不消說了

知言節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惡斯人品之高下可知也若不知言則衆言淆亂漫無折衷得失無由而分邪正無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知此三者則天人物我之理洞察無遺而看書處世修身之道備矣

知言者是知其所以言直窺他心之隱微處此惟格物窮理者能之知人之邪正則在己之從違不謬亦切務也註君子之事備與本文君子不同知天則利害不仕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己知禮則義禮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三者乃為學切要之先務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故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redacted]